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者踏在雪堆裏。他們只有一個目前的希望，就是趕快走到山腳下的人家去，他們想在那裏也許會得到一點溫暖，一點休息。

他們口裏噓着氣，用手拂拭臉上的雪花，時時把紅腫的手放在嘴唇邊吐熱氣來溫暖牠們。用盡了他們的力量，沒有一點遲疑，沒有一點留戀，一種嚴肅的思想管束着他們。他們毫不憐惜把那已經弄得像樣的，濕漉漉的雙腳往泥溝裏踏，在泥溝裏推動。一個人跌倒了，旁邊的同伴就拉起他或她，說兩三句鼓舞的話。小孩走不動了，或父親就牽着他的手走。張公是這隊裏最老的人，他差不多不能動腳了，就由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兩個年青人挾着他走。他一路上發出

低微的咳嗽聲，但前面的人卻不會聽見。

他們只管往前走，沒有吵鬧的聲音，兩三個緊靠在一起，或者一個緊跟着一個，這樣成了一個長列，在白的雪地上慢慢兒走着，天空更加暗淡起來。夜在張牠的網羅了。而山脚下的人家却突然在眼前消失了。原來眼睛騙了他們，路還很遠，轉一個灣一個樹林又擋在他們的前面。

樹林並不很密，裏面還有一線光亮，地上却成了一個泥沼，大家的脚都有些兒膽怯了，但他們並沒有別的路。於是他們鼓起勇氣進了樹林，依舊是一長列，人數是五十多個，環境却更困苦，更艱難了。

他們的眼睛開始模糊起來，他們看不清楚脚下的路，他們看不清



楚兩旁的樹，他們看不清楚前面的景物。風刮着他們的沒有保護的臉和眼睛，風震聾着他們的耳朵，風透過衣服割着他們的身子，泥濘黏住他們的腳，他們差不多忘記大腿下面還有什麼東西了。他們祇有半個有感覺的身子，但他們卻沒有叫出『休息』的聲音。半年來的經驗使他們變得很嚴肅，很沉重了。沒有吵鬧，沒有叫號，他們沉默地走着，就像是送葬的一行列。樹林裏並不是完全靜寂的，脚步声，腳在泥濘裏雜踏的聲音，印在每個人的心上。他們嚴肅地甚至帶了一點恐怖地聽着那聲音。他們絲毫沒有想笑的心思，也沒有寬鬆的心情，他們很明白這時候他們是在掙扎，是在生活，而且還覺得祇要他們稍微疏忽一點，周圍的情形馬上就會改變一個面目，那面目甚至會是十分

可怕的。他們不敢想像，然而單是「在他們所已經受過的一切以外還有更可怕的情景」這一個念頭就夠折磨他們了。

天完全黑了，小孩的哭聲打破了衆人的沉默，哭的是另一個年青的寡婦孫二嫂的四歲的孩子！從前是那麼活潑可愛，但是如今却瘦得像一個小猴子，連哭也哭不出大聲音，也就像一個猴子的哀叫。這聲音打在衆人的心上，有些疼痛了。

「寶寶，不要怕，娘在這兒……」女人的苦痛的顫抖的聲音無力地在空中飄着。

「火，火！亮……」先是一個孩子的聲音，接着許多人在叫。但是火柴被雨和雪弄濕了。於是聽了短時間的吵鬧。並沒有誰在

抱怨，却有些人相撞了，也有人滑倒在地上，發出叫痛的聲音，或者叫別人拉他起來。

他們似乎進到一個地洞裏面了，沒有一點光亮，黑暗包圍着他們。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身子以外就是什麼情景，祇有那風，那雪是誰都可以感覺到的，鼻子凍得麻木，手也腫了，耳朵痛得難受，身子抖着，腿也抖着，卻也沒有一個人停着脚步，沒有一個人讓疲倦和痛苦征服了自己。每個人摸索地走那不可知的道路，誰也不會想到休息和安慰。誰也不會疑惑地問自己：爲什麼要繼續向前面走？前面有什麼東西等候着我們？

「火，火！亮！……」還有人在這樣地叫喚。然而風太大了，雪

也太大了。

『走罷，我們走快一點，沒有亮也要走！』一個雄壯的聲音在人羣中響起來，那是鐵匠馮六的聲音，這個高大的壯年漢子，他的聲音壓倒了一切。

『好，』兩三個人答應着，過後就沉默了，然而在每個人的心裏都起了同樣的回應：『走吧。』

依舊摸索地走着，每個人用盡了力量，咬緊了牙齒移動着脚步，不知道前面還有幾多路程，也不知道後面留下了幾多路程。每個人都祇有一個念頭：掙扎——走。沒有誰想到自己，也沒有誰覺得自己是孤另另的一個人，從同伴的脚步聲和呼吸聲裏，他（或她）得着了安

慰，覺得自己是在一大羣人裏面，那一羣人和他（或她）是同運命的，他們決不會躺下來白白餓死在地上，他們一定會做出一件事情。

依舊摸索地走着，不怕風和雪，不怕黑暗和泥濘，不怕疲倦，他們有的經驗太多了，共同的困苦像一根帶子把他們縛在一起，使他們把每個自己寄託在衆人中間，消失在衆人中間，在衆人那裏得到力量來忍受未來的更大的困苦。而且他們也知道除了這個，他們就祇有死亡。

「看，前面不是燈光？快走！」鐵匠馮六的聲音又響起來，依舊是十分雄壯，壓倒了風和雪。

「是啊，那燈光，」每個人在心裏應道。然而在前面並沒有燈光。

孫二嫂的孩子哭了，她緊緊抱着他，旁邊另一個人挾着她的一隻手膀走。在後面張公公已經不咳嗽了，也沒有人注意他，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兩個人挾着他走，却不會留心他的身體漸漸地僵硬了。

風更猛烈地刮着，打得樹木發出了尖銳的長嘯，許多枯葉繼續落下來像人的手一般輕拍着一些人的肩頭，然後落進了泥溝裏。雪不停地落，而且變得更大了，在黑暗的樹林中也瀰漫了棉絮似的白點，貼在人的臉上。每個人身子變得硬了，腳變得重了，冷氣包圍着他們。祇有心還是熱的，在這時候心還在說：「走吧。」

「他死了！張公公死了！」長毛小王忽然驚叫起來。

一些人停了脚步。

「喚他，大聲喚他！」一些人叫。

「張公公死了！」另一些人悲聲叫。

「張公公！張公公！」紅鼻陳三在喚，長毛小王也喚，還有兩個人喚。

「冷了，全身都冷了，就像一塊石頭，」長毛小王悲聲叫道。他的聲音是響亮的，衆人聽見，他的話就像一塊石頭壓在大家的心上。

「怎麼哪？我們怎麼好？……」孫二嫂沉默了半晌，忽然發出這哭聲，一面緊緊把她的孩子抱在懷裏，她覺得孩子也不動了，但是他並沒有死。

後面一些人在說話。在前面走的鐵匠馮六聽見了孫二嫂的哭聲，

他粗暴地說：「走啦，我們趕快往前面走啦！看，那燈光！」

「走啦，走啦！站着是不行的！燈光！」一些人大聲回應道，可是誰也不能夠說出自己究竟是否看見了燈光。

「好，我們就把他扛起走吧，到了前面再說，反正不能夠把他扔在這兒！」長毛小王看着紅鼻陳三鼻子說。

「好，」紅鼻陳三短短地應了一聲，於是兩人扛了那冰冷的屍體走了。

死！這個字像電光一般掠過了衆人的頭腦裏！

「死，媽的，老子還有氣力，不怕牠！」鐵匠馮六用手拍着胸膛，趕走了那一剎那間的不愉快的思想。他的聲音依舊雄壯，但和先



前已經有些不同了。他的腳變得沉重起來，要拔起牠們也有些費力了。這時候彷彿有一個低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說話：『死……死在前面等着你……』他打了一個寒噤然後回答說：『走啦，媽的！』

燈光，每個人都彷彿看見在前面什麼地方有一個微弱的光亮，每個人都在心裏想：『不遠了。』大家用了最後的力量掙扎地走着，懷着一個希望：短時間過後一個溫暖的世界就會到來了。然而時時有一具僵硬的屍體橫在他們的眼前，擋着他們的進路；夜也變得更加寒冷了。那燈光只是在他們的心裏，祇有一個幻象。他們就向着這幻象走。

『呀！……我們迷路了！迷路了！』木匠阿四忽然驚叫起來。

一個沉重的石頭打在衆人的心上。他們覺得恍然明白一切了。不錯，固然這是一個大樹林，但是爲什麼他們走了這許久還走不出去呢？他們顯然是迷失在樹林裏面了。沒有燈光，沒有指導，祇有黑暗，祇有風和雪，祇有寒冷的夜。情形是很可悲慘的。

「我們怎麼好？我們怎麼好？……」係二嫂驚惶地叫，把她的孩子抱得很緊，却不知道那孩子已經凍得僵硬了。

「我們怎麼好？」趙寡婦拉緊她的九歲的孩子，叫他緊偎在她的身邊，她也在叫。

「我們怎麼好？」另外的幾個婦人也這樣叫。都是絕望的聲音。  
「走啦！往前面走啦！」鐵匠馮六像沒有感情似地粗聲叫起來，

他的聲音依舊是雄壯的，壓倒了別的聲音。饑餓在他的心裏叫，他聽得見，但他不去注意。他的唯一的念頭是：他還有氣力，他不怕什麼，他要走，他要和這一切掙扎。他想：「我們是五十多個，我們有手有腳，大家連結在一塊兒，一定不會就輪倒在地上白白地餓死，凍死，我們要做出的一件事情來救自己。」什麼事情？他現在還弄不清楚。

「走啦！」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也在後面叫了。他們兩個扛着張公公的冰冷的屍首，就像扛一塊石頭，手有些疲倦了，饑餓在肚裏燃燒，但心還是不肯屈服，他們嚷着「走」，他們努力移動脚步，雪和水泥浸進了他們的破爛的鞋襪。腳在雪地上差不多要凍僵了。

「也應該愛惜自己的腳呀！這也是父母養下來的，」平日不多說話的鄭大毛這時候痛惜地叫了。「像這樣瞎着眼睛走，走到天明也沒有什麼用處！」

「有什麼辦法呢？樹林裏又沒有歇腳的地方！地上這樣濕，能躺麼？」木匠阿四絕望地回應道。

「我走不動了，我覺得下半個身子已經不是我自家的了。」趙寡婦苦痛地叫起來。她不覺得饑餓。但是她的九歲的孩子却在旁邊叫了：

「娘，我肚皮餓！……餓。」

人羣中還有兩個小孩，一個是十一歲的小姑娘，一個是八歲的男

孩，他們也用緩慢的聲音來響應他：

「我餓……」

餓，每個人都聽見這聲音，每個人都聽見饑餓在肚裏叫。孫二嫂的孩子不覺得餓，因為他已經死了，但孫二嫂還把他緊緊地抱在懷裏，像一個活人。她不知道。

「不要叫，過一會兒走下山，我們就有飽飯吃了，」趙寡婦拍着她的九歲孩子的肩頭，改變了語調對他說。

「乖乖的，你不聽見趙大嬸的話？下了山就有飽飯吃！再忍耐過一會兒就好了。」吳大娘用溫和的聲音安慰她的八歲孩子。

「婆，爲什麼我們就該沒有飯吃？……沒有房子住？受凍挨餓

呢？……婆，我……」那個十一歲的小姑娘懷着滿肚皮的疑惑，斷續地問她的祖母沈老娘。

「笨孩子，這是天災呀！」這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毫不思索地用回答打插了她。

「天災？」幾個人在後面疑惑地問自己。許多人都聽見了。

天災，這是怎樣的一個名辭！這時候許多的人吃着飽飯，住着溫暖的房子，不做一件事情，而他們這一羣人却迷失在風雪打擊的樹林裏，找不到一個歇腳的地方，找不到一點充饑的東西。別人說這是天災，他們不能夠承認，他們不能夠相信。他們分明地看見別人拿走了他們的東西，燒掉了他們的房屋。不錯，他們也看見整天落着雨，堤

決了口灌了水進來，淹沒了田地，但是人家很早就用了修堤的名義在他們那裏拿去了錢，他們相信人家，却不知道那錢用到什麼地方了。別人說這是天災，他們不能夠相信。又有人說他們是壞人，所以應該受罪，他們在路上親耳聽見過。這是多麼不公道呀！——鐵匠馮六起初疑惑地想，後來憤怒地想，他覺得心燃燒得更厲害了。他捏緊拳頭伸出去像要和什麼人相打，然而一片雪花冰冷地黏到了他的手背。還有許多人也是這樣地想着。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也都這樣想，他們埋下了沉重的眼光落在那已經沒有了人樣的張公公的屍體上，雪堆在那上面微微發亮。他們不能忍耐地問自己：爲什麼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就應該遇着這種慘死？他們不能夠回答，也沒有別人來給他們一個回

答。「這是多麼不公平道呀！」彷彿有什麼人在他們的耳邊說了。他們咬緊了牙齒。

「就沒有一個歇腳的地方嗎？」我實在走不動了，趙寡婦沉默了一會兒又這樣叫了。

「還要走多遠？還要走多遠才有飽飯吃？娘，我肚皮餓……」幾個小孩這樣問他們的母親。

「我走不動了？歇歇吧。那燈光，爲什麼燈光就沒有了？」木匠阿四哀求似地叫道。

「我不願意再走了。我會活不過今夜晚！我怕我就要死在路上了一！」許久不說話的周老爹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鐵匠馮六說。和他接



近的人覺得他淌了眼淚。

鐵匠馮六把頭抬起來望着頂上露出一段天空，天空是深沉的，黑暗的。一些白的雪花在他的頭上飛舞，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臉上。「死，死就在前面等着你，」一個低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說。他的臉上起了一陣拘攣。他沉默了半晌，別人不知道他的心裏在想些什麼。忽然他張開了闊嘴發出響亮的聲音：

「長毛小王，你說！紅鼻陳三，你也說！」

「走啦，我們不能夠躺下來等死的。我們還有氣力，人數是這樣多，五十多個，怕什麼！」兩個年青人差不多齊聲說，這時候他們忘掉了一切，忘掉了黑暗，忘掉了風和雪，甚至忘掉了他們所扛着的那

屍體，他們只有一個憤怒的思想：『這是多麼不公道呀！』

『還有你們呢，說呀！』鐵匠馮六又說出了幾個人的名字，

『走啦，大家在一塊兒，五十多個，還怕什麼？我們有的是氣力，便是該死我們也要走到死的時候！那些人差不多說了同樣的話，沒有一個人單想到自己。』

別的人沉默了。孩子們也嚷着要繼續往前走。

『那麼我們就走吧！』鐵匠馮六用了沉重的聲音說。過了好一會兒他又加一句：『我相信夜快就要完了。』

在他們的周圍依舊是黑暗的夜。

腳步的聲音比先前響亮了。這時候還有一點吵鬧和騷擾，但過後

就沉寂了。大家不說話，不叫號，各人用了全副精神來走路，來和風和雪掙扎，好像每個人都明白這是一場最後的鬥爭。

黑暗壓下來，寒冷包圍過來，風像一些鬼在他們的頭上怒號，風像一把刀割着他們的全身。泥濘拖着他們的雙腳，饑餓燒着他們的心。一個低的聲音在他們的耳邊說：『死，死就在前面等着你。』

沒有叫號，沒有吵鬧，沒有眼淚，沒有恐怖，他們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腳上，在泥濘裏不停地移動。他們不知道自己走得怎樣地慢。

雪已經住了，然而情形還是一樣地沒有希望。前面是黑暗，後面也是的。他們不知道已經走了幾多路程，也不知道還要走幾多路程，更不知道是否還迷失在樹林裏面。黑暗依舊是濃密的，就像這黑夜永

遠不會天明，這路程永遠不會完結。

於是疲倦又來拖他們的身子了。幾個人忍不住發出了嘆聲。

「走啦！」鐵匠馮六用了一種野蠻的力量在和那疲倦鬥爭，他粗暴地叫起來。「趕快走，前面就是村莊了！」其實村莊是在他的心裏，那村莊是特別美麗的，那裏照耀着陽光，許多人唱着歌在莊田上，在店舖裏作工。那些人帶笑地歡迎他們讓他們吃飽飯。他走進一家鐵匠舖，拿起一個大鐵鎚，向着一塊炙熱的紅鐵打下去，好傢伙！火花四面濺。……

「趕快走，趕快走，

不到死，不能休。

我們有的是膽子，

我們有的是氣力……」

他用了粗暴的聲音和山歌的調子唱出這幾句話，他覺得身子比較先前要輕鬆了一點。但過後他不禁又想：這是多麼不公道呀！

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兩個接着唱起來，幾個孩子也唱了，後來大部分的人都唱了，聲音自然是疲倦的，而且是不和諧的。但是大家都感覺到這時候從什麼地方來了一股熱氣。

在許多人的眼前那美麗的村莊出現了。這幻象鼓舞着他們。使他們忘了黑暗，忘了困苦，忘了疲倦。他們永遠唱着剛剛產生的簡單的歌。……

於是天亮了。沒有風。樹林留在後面。在他們的眼前是一片白皚皚的田地，雪在地上發光。一個美麗的村莊躺在他們的腳下，許多家房屋被雪蓋着，兩三家連在一起，分成了許多堆。左邊一條路上走着一連串的鄉人。一些人家的屋頂上冒出了灰黑的煙，從雪堆裏冒出來直往上爬。另一些人家裏送出了雄雞的啼聲。

他們望着這村莊嘆了一口氣，淌出眼淚來，

「我們又算過了一夜了，」木匠阿四感動地說。他回頭看他的同伴。

孫二嫂坐在雪地上低了頭搖着她懷裏的死孩子在哭泣。趙寡婦假着他的兒子在路旁昏睡了。沈老娘抱着她那孫女倒在雪堆裏。吳大娘

大聲哭着那僵臥在她面前的八歲孩子。

一些人蹲踞着，一些人站着看那村莊。張公公的屍體橫在雪地上，幾個人站在他的旁邊。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抄着手挺直地站在那裏，口裏哼着先前的那首歌。

鐵匠馮六這時候正望着那村莊，他的眼睛裏發出一種異樣的光，似乎有一個特別的思想在他的腦裏產生了。他不再想：『這是多麼不公道呀！』却回過頭來捏緊拳頭，用眼睛計數了同伴的數目，安慰地自語道：『還是五十多個，有手，有腳，有膽子，有氣力。』於是他便微笑地對他們說：『我們往前面走吧，那村莊已經到了。在那兒我們一定有飽飯吃的。』

短 刀

一

他站在一個墳墓前面茫然地望着那窄小的石碑。許多隆起的土饅頭包圍着他。風在樹枝上怒吼，枯黑的落葉凌亂地躺在墳頭上。他只是一個人，孤另另的，穿着藍布短衫，腰間插了一把短刀。那臉是一個年青人的臉，可是上面已經現了一些憂愁的皺紋。臉上沒有一點光彩，身上也帶了不少的塵土，布鞋上面還黏了泥濘。這個年青人顯然是從遠地方來的。



『娘，我回來了』，忽然從他的嘴裏迸出了這一句話，他把嘴一扁，做出要哭泣的樣子，然而他並沒有哭，連眼淚也沒有淌。

『娘，這回我成功了。我不再到那邊去了。娘，你看我還是很壯的，你以後也不必再替我擔心了！』他用沉重的聲音說，接着他就咬緊了牙齒，這時候他的心正被痛苦刺着，他極力和那痛苦掙扎。他忽然把右手一動，從腰間刀鞘裏拔出一把短刀。刀頭是尖的，刀鋒還在發亮，刀葉上却已經起鏽了，一個短短的木柄，那上面刻着一個小小的人頭。『娘，我到底給你把仇人的血帶回來了，那仇人的血。你看這把刀已經起鏽了，牠已經沒有用了。這短刀，牠纔喝過一點兒人血就起鏽了。我用牠，這回還是第一回，也就是最末的一回了！』他用

指甲輕輕彈那刀鋒，嘆息說：『刀鋒也不像從前那樣鋒利了。』他又用手撫摩刀葉，把眼光注視在那上面，刀葉發出微弱的光芒，他注視着，漸漸地他在刀葉上看出了一個人的面龐，起初他認得這是自己的臉，過後他彷彿覺得他看見了另外的一個人一個女人，他不能自主地低聲說了一句：『娘，我看見她了，就是她……』他說到『她』字就覺得周圍的環境突然改變了。

## 二

一個燦爛的星夜。夜已經遲了，沒有人的吵鬧聲，只有遠近的幾隻狗的偶爾的叫號。一所立在小溪旁邊的西式建築裏還閃耀着電燈光，這是一所別墅。他已經在這別墅的周圍徘徊了幾天了，時間是在

夜晚和早晨，因為白日裏他常常被人像野狗一般地追逼着。別人不讓他挨近這別墅，他是孤另另的一個人，穿着一身短打，腰間插了一把帶鞘的刀。然而這一晚上他終於爬進了短的圍牆，並不經過那上了鎖的鐵柵門就跑進到別墅裏面了。

他用一種半勝利的眼光看那樓房，從白紗窗帷裏透出來的燈光在草地上微微抖動。他輕輕地踏着草兒走，不做出一點聲音，他的神經很緊張，憎恨在心裏燃燒，希望在腦裏閃耀，他暗暗對自己說：『這回是最後的一回了。』

草地上的情形，他知道得很詳細。這幾天來他就專門在注意這個。什麼地方是花壇，什麼地方有一棵樹，什麼地方是石階，他都記得很

清楚。他這時候並不遲疑地就走到一株柳樹腳下，這柳樹生長在洋房右面，柳葉正拂着露台，露台旁邊牆壁上長滿了爬壁虎。露台上抖着房間裏射出來的燈光。他先抬頭望了望露台，隨後又看看樹枝，於是他在兩隻手掌心裏吐了唾液，用兩手把這粗的樹幹合抱住，接連田力把身子往上面聳，真像一個猴子那樣地熟練，他很快地就爬到了樹梢，沿着一根枒枝跳進了露台，那枒枝是柔軟的，他一個不小心就給他把他往下面一摔，幸好他已經抓住了牆邊的爬壁虎籐，不會跌到草地上去，不過半跪倒在露台的欄杆旁邊，做出了一個響聲。這不很大的響聲卻不會被別人聽見。

他站起來，立定了身子，驚惶地在欄杆旁邊立了半晌，就走到窗

門前面，用一隻眼睛張望房間裏的情形。那個肥胖的仇人躺在鋼絲床上，發出連續的鼾聲。床前有一張小圓桌，上面放了幾個茶杯和碗，還有些藥瓶和別的東西。一些沙發，一些櫃子和靠背椅都空着，房裏就再沒有第二個人。

他的心裏充滿了快樂。他輕輕推那窗門，扭那門門，門跟着他的手開了，他便揭起白紗帷幔把全個身子顯露在這溫暖的房間裏。他昂着頭，一隻手握著腰間的刀柄，遠遠地就打量着床上的那個肥身體，正在打算怎樣來下手，於是他就像舊小說裏面的復仇英雄這樣，猛然拔出了短刀，用堅定的脚步向着床邊走去。

然而門開了，一個人的脚步聲打插了他。他驚覺地回過頭看。一

個年青的女人：粉紅色的衣服，時髦的打扮，一張鵝蛋般的臉，一對發亮的眼睛。他掉轉過身子把刀藏在背後，呆呆地望着那一張臉和那一對眼睛，忽然一個聲音在他的耳邊低聲說「她」！

女人也睜大了眼睛看他，那眼睛的表情起初是驚疑，後來是恐怖，她張開嘴正要發出叫聲，恰恰這時他把短刀從背後拿出來預備放回在刀鞘裏去，她看見了刀，以為是用來威嚇她，她便把嘴閉住了。但接着她又用顫抖的聲音問他：「你，什麼人？」臉上完全顯露了恐怖的樣子。

「我什麼人？」他微微地笑了，就把刀插進了刀鞘，用一種柔和的眼光看她。「周村紅樹柺的李青雲，你還記得我嗎？」他說着便向

她走去。

「不要來，不要挨我，我要叫的！」她忽然擺着手，恐怖地低聲叫起來，她的眼睛時而看他，時而又看那床上的肥人，那人睡得就像一口死豬。

他站住了，但他並不懼怕，他依舊帶笑地看她。他覺得他並沒有認錯。這分明是她，他從前的那個女孩。他記得有一回她受了驚嚇時就現出過這樣子。他於是溫和地說：「明姑，你就記不得你的青雲哥嗎？我們七年前還是好朋友咧！」他心裏還想說一句：「你本來答應過做我的妻子的。」

她驚疑地望着他，沒有回答。

他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些什麼，他並不失望，她却繼續：『自然現在我的相貌老得多了。但我就是紅樹榭的李青雲呀！我家和你家只隔了一個山坡。你娘在世時是很喜歡我的。你爺也愛我。你就不記得你爺嗎？他想你活活把他想死了。我就是你的青雲哥，鼻子下面左邊有一顆黑痣，從前有一次給你摘花跌了一交又把下巴跌壞了，現在還留着一個瘡疤，這都是你從前常常說起的。他先指着左邊臉頰，隨後又撫摩自己的下頷。他依舊柔情地望着她，等候她的回答。』

她的驚恐的表情消滅了。她對着他做個不很自然的笑臉，然後說：『喲，我記得了，果然是你。我的記性真壞。就記不起來了。』她並不走到他的身邊去。



「你現在還好嗎？」他溫和地問，他想她一定會對他說許多訴苦的話，他甚至準備用話來安慰她。

「很好」，她淡淡地回答。這回答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然而她的臉上的確現出滿足的表情。他開始覺得事情有些兒和他所料想的不同了。

「你來這兒做什麼？」她接着就問，她並不覺得這問話對於他是很奇怪的。

「來救你，把你救出去！」他熱情地說，他想她一定懂得他的意思。

「救我？救我幹什麼呢？我在這兒原是很好的，再舒服也沒有

了。」她驚訝地說，同時隱約地顯露了驕傲的神情。

他呆住了。他覺得也許他的耳朵把話聽錯了，但是那神情是很明顯的。正在遲疑間他又聽見了她的話：「你快點走吧，他會醒的，不要被他把你看見，他會以爲我——」她說到這裏就閉了嘴，做出要他走開的手勢。

他一時找不出話來回答她。這回答是很困難的，七年前洪水和兵禍把他們的全部財產弄光了。他跟着父母，和她們父女參加在一羣難民中間，漂流到了這地方，給那個肥胖紳士領着許多武裝村民包圍着。那些人搶走了他們的身邊僅有的一點兒東西，打死了他的父親和別的幾個人，搶去了他所愛的姑娘，那時候她不過十五歲，如今她却

是二十二歲的婦人了。他歷盡了無數的困苦，漂流了七年，埋葬了母親（他的父親並不是他親手埋葬的，他至今還不知道什麼地方有他的父親的墳墓，）並且在她的父親想念她想念死了以後，終於找着了，還找着了那仇人。他正預備利用這機會做一番舊小說裏面的英雄事業並且實現他七年來的誓願，如今她却反而遣他走開並不和他說一句思念的話。她不願意跟着他走出那仇人的掌握，她不願意他做這一件他渴望了多年的事情。這他不能夠忍受。他站在她的面前，看看她的沒有一點愛憐和感激的眼睛，想到那過去的事情，他只覺得全身的血往臉上衝，心裏有一股火氣直往上冒。他的耳邊響着一個陌生的『他』字。『他』，永遠是『他』！

「明姑，你不肯跟我走嗎？」他捺住痛苦，問道，兩隻眼睛釘着她的臉。「你就不想想這七年來爲了找尋你，我已經受盡了千辛萬苦，纔得到了今天的好機會！……」

「不」，她馬上搖着頭，她不聽他後面的話，就率性走到一把沙發前面，在那上面坐下了。

他想：「只有這個簡短的「不」字！」於是就痛惜地叫起來：「明姑，你肯一輩子跟着他，跟着那口死豬？」他掉頭把睡在床上的那人看了一眼。

她點點頭，遲疑了半晌，然後低聲說：「好，你現在可以走了。」

「明姑，你不記得你是怎樣被他搶到手裏的嗎？你早已經答應嫁

給我了！也許是他後來用花言巧語騙了你。他打傷了你爺，打死了我爺，從你爺身邊把你活活搶走。他是我的仇人，他也是你的仇人，你還說要跟他？」他走到她的面前熱烈地對她說了這些話，他彷彿又看了當時的可怕的情景。他的身子因了憤怒戰抖起來。

『你爲何不早來呢？……我現在嫁給他了，他待我好，我情願跟他，』她起初有些感動，但過後又恢復了平靜的態度，她知道，他不会害她，便不再怕他了。七年不是一個短的時期。那過去的事情已經被她忘得乾乾淨淨，他的一番話不會生出大的效力。

『嫁給他？那是他逼迫你做的！你不過是他的小老婆，他把你玩夠了時就會拋開你，他們那般人裏面誰個不是這樣！你還說他待你

好！」他忘了一切，生氣地罵道，他掙紅了臉把牙齒狠命地咬着。

「你這樣說？你走！」她的臉也漲紅了，顯然是她第一回發了怒。她那兩隻眼睛射出來驕傲的眼光定在他的臉上。

「你叫我走？你簡直忘記了自己的本性，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他差不多氣得要跳起來。他捏緊了拳頭想向着她的被絲綢裹着的身子打落下去，但他的眼睛一旦觸到她的驕傲的眼光，他又把拳頭收了回來。他依舊站在她的面前，不再說一句話。兩個人瞪着眼恨恨地彼此望了半晌。她的表情漸漸軟化了。

屋裏是靜寂的，除了那肥人的鼾聲。空氣很沉悶，時間過得很慢。只有那個肥胖紳士依舊睡在床上，像一口死豬。

他忽然把眼光從她的臉和眼睛上掉開，他覺得自己的憤怒已經逃走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跑來了另一種感覺。他只想流淚。他覺得一切的英雄事業對於他現在都變成沒有意味的了。他的心也軟化了。

「明姑，你多想一想。你不要老是這般倔強。我恐怕你將來一定會後悔的。他是你的仇人，你不向他報仇，反而願意跟他在一塊兒享福，這是不對的。我曉得你不是這種人，」他又用溫和的聲音對她說，臉上露着愛憐的表情，他想用他的道理去說服她。

「我爲何就不該享福呢？我不曉得什麼仇人不仇人。七年前的事情誰還去管牠！我完全忘掉了！一句話說完，我不願意跟你去！」她驕傲地對他說話，就像她是他的一位尊貴的女主人。

他的臉色漸漸變青了。但他並沒有失掉忍耐。他開始用祈求的眼光看她，好像想從她的臉上和眼睛裏找回來他失掉了的什麼的東西。

忽然他把嘴一扁，吐出痛苦的聲音說：『七年前你被他搶走的時候，你那麼悲慘哭喊我的名字，要我去救你，你就不記得嗎？……想想七年前你是怎樣對待我的？……我們常常躲在山後面一個廟裏玩，我摘了許多野花給你戴在頭上，別家孩子來欺侮你的時候，我總是像老虎一般地保護你。有一回你被學堂裏的先生罵哭了，我還在旁邊咬牙切齒地賭咒說要給你報仇，我故意和先生吵鬧，給先生打了一頓。後來放學出來，你一路上說着安慰的話，一面撫摩我的手，把我引到你家裏，分些你的點心給我吃，你說你永遠不會忘記我，……你現在還記



得嗎？」

她的臉色更變得溫和了，她注意地聽他說話，這時候她微微點頭，好像回答說：『我還記得。』她並沒有開口。她把頭低下來，臉紅着有些兒慚愧。

『後來你大了，我也大了，但是我們還是常常在一塊兒玩的，』他繼續說，聲音更柔和，兩隻眼睛死命的看着她，嘴唇邊留着一個微笑。『我每天放學出來總要走到你家門前看看你，有時你在門口餓雞，有時候你在河邊洗衣服，我站在那裏等你一會兒，我們就一塊兒翻過山，在三四月間我們坐在半山裏，摘些櫻桃杏子來吃。你還記得嗎？……』

『記得』，她低聲說，抬頭看他一眼就依舊埋下頭去，她不敢看他的眼光。

『有一回，我的親戚帶了一個姑娘到我家來，你就着急了，拉着我不住地問，那個姑娘是不是要做我的妻子，我和你開個玩笑，就惹得你哭了半天，後來我還給你陪了許多個不是……這些我都記得很清楚。』

她微微嘆了一口氣，却不開口。

『那時候我們都是很快活的。後來洪水淹了我們的村莊，大兵又來把什麼東西都弄光了。全村子的人，大家聚在一塊兒，成了一羣難民，到處漂流，找衣覓食。那時候你爺和我爺我娘看見我們兩個在路

上彼此關心的樣子，都帶笑說：「看，這天生的一對夫妻！」你有些害羞，但你的樣子却很高興，他們三個老人只有在這時候纔露了笑臉。」

他的聲音有些苦澀了。她慢慢兒抬了頭看他，她的一雙眼睛潤濕着，做了哀求的樣子，彷彿在說：「我記得，我都記得的。你就不要再說下去吧。」

「有一個晚上，月亮真好。我們住在一個村子裏，他們大家都睡了，你却起來穿起衣服拉我一塊兒出去。外面被月光照亮得就像在白天。我們兩個人手牽手地慢慢兒走到一道小河溝旁邊。你不往前走，你叫我跪下去賭咒，說我愛你要像下面的流水那樣永遠不斷。如

「你就通統忘記了？」他的眼睛淌了淚，他自己却不覺得，但是有什麼東西阻塞住他的咽喉，他不能夠再說下去了。

她默默地埋着頭，好像就沒有聽見他的話，過了半晌纔慢慢兒說道：『記得那些事情又有什麼用？……我的心早變了……』過後就蒙了臉低聲哭起來。

他癡癡地站在她的面前，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這個哭泣着的女人。後來他把手伸出去，腳也向前面移動，做出要抱的樣子，但馬上他又把手縮回了。他彷彿聽見她在說『不要接近我』的話。

忽然他把頭掉去看床上，那口死豬依舊躺在那裏。他的眼光在那個肥圓的頭顱上定了半晌。憤怒突然制服了他。於是他覺得身子微微

戰抖起來，心裏接連說着：『都是因了你的緣故。』他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抓開蓋着那身體的被褥，並不說話就把刀拔出來向敞開的肥胖的胸膛上刺進去，一股血馬上噴出來，他把頭往後一仰，就聽見一聲半夢半醒的哀叫，那身體在床上掙扎地翻動起來，他連忙用力按着他，又接連刺進了幾刀。他這時候簡直被激情佔有了，他殺人像在殺一口豬，沒有一點兒遲疑。他差不多要成了狂人。過後他把刀在那被褥上拭了一下，就插回到刀鞘裏去。手上還染着血跡，他也在被褥上揩了。

他回轉過身子，看見她向他奔過來。她恐怖地叫道：『你把他怎樣了？』

他不回答，却用那半瘋狂的眼光看她。她連忙跑到床前。「你殺了他！」她哭叫起來，就去拉着他。

『明姑，你跟我走！』他拉着她的手說：『我殺了他是替我爺報仇，替你報仇，也替我自己報仇。』

『我不跟你去，你這兇手！』她掙脫手，突然大聲叫起來，一面往門外奔去。

他追上去一把抱住她，一隻手蒙住她的嘴。她還在掙扎，他一鬆手把她摔倒在地板上。她還沒有爬起來，他就跑出露台一把抓着柳枝，沿着柳樹爬下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麼能夠做得那麼快。

沒有人捉住他。他彷彿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追他：『你這兇

他不停地拼命向前面跑。像一隻被人追趕的野狗。……

## 三

他依舊的孤另另一個人，在他的面前只有那些墳墓，他手裏拿着一把起鏽的刀，周圍是很靜寂的，除了風的叫吼就沒有別的聲音。然而他却說了：「娘，我和她說過那麼多的話。……她不肯跟我走，……她說她變心了，……她叫我做兇手！她愛那個仇人，她不再愛我了。……錢叫她變了心。娘，幸好你沒有看見她，她已經變了，完全成了和那個仇人一樣的人了。……我的刀並沒有挨她一下，刀是沒有用的，她的心已經變了。要叫她的心變回轉來，靠這刀是不行的。……」

娘，我現在不要她了。她已經不是和我一樣的人了。她叫我做兇手！

……兇手！……」

他突然把刀一擲，刀尖馬上就插在墳頭上。那個刻在刀柄上面的小人頭正對着他的臉。他兩眼發亮地說：「娘，你好好地管那仇人的血呀！……我要去了。我不再要這把刀了。單是一把短刀是不夠的，

她已經變心了。……娘……我以後不來了……我要向遠地方走了！那樣遠的地方，有高山的地方呀！……你現在就多看我幾眼呀！……」

他留戀地立了好一會兒，於是做出一個莊嚴的臉貌，毅然地掉轉了身子，走出墳場，進了一條窄小的土路。他慢慢兒走着。在路上他



並不會回轉頭來。

空的刀鞘掛在他的腰間。

## 還鄉

—

沒有一點風。連樹木也不作聲。六月的天氣熱得人快要透不過氣來。太陽高高地坐在天空裏，沒遮攔地把氣直吐在唐敬的白通帽上。炙熱的陽光燒着他的瘦長的身子。汗珠一點一滴地從他的額上滴下來，使得他時時摸出手帕去揩拭。他的左手提了一個小籐包。那乾燥的土地在他的疲勞的腳下喘息似地發出陣陣的熱氣。但他並不停住腳步，他祇願繼續往前走。

軍

將

這唐敬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有着一張橢圓形的臉，那已經被日光曬成了褐色，祇有一對眼睛是明亮的。他的眼睛看見的事情多着呢。這地方在他的眼睛裏並不是陌生的。那一塊一塊的稻田，那深黃色的土壤，那幾枝荔枝樹，那一條小河，都是牠們的老朋友。還有迎面山上的一座塔也沒有改變，塔下面就是他的家鄉，那裏他已經有六年沒有回去過了。

這家鄉似乎具有着一種可以制服他的魔力，把他牽引着向牠走去。過去二十多年的生活就像生根在土地裏一般，而且長出了株藤繫住他的心，雖然他飄過海，翻過山，雖然他在另一種環境裏度過了六年的光陰，但是他的心却還被繫在他的鄉村裏，那一株藤還緊緊地纏

繞着牠。所以他終於被拉回到家鄉來了。

他的身體經過長久的路程而變得疲倦了，但他的心却是快樂的。當他的腳踏在那熟識的泥土路的時候，土塊的香味一股一股地衝進他的鼻裏，他的全個身子，都因愉快而顫動了。這不是夢。他是從這鄉村裏出來的，現在又回到這鄉村裏來了。這鄉村的景物就像在展示他的一頁一頁的過去生活。他生長在這鄉村，而且他的血管裏也流着這鄉村的血，這鄉村好像在呼喚他。他的血因了這呼喚，而沸騰起來了。

他一步一步地逼近了那座塔。他看了塔上的五層的洞門。這塔，他從前時常爬到牠的頂上去。他的鄉村就在塔下面，翻過山坡就是他

的家。他記得很清楚。這一切似乎還沒有變更。甚至那些樹木也綠得和從前一樣。

他走到了河邊，就站在一株大榕樹下面，等候渡船。船正從對岸搖過來。有幾個鄉民坐在樹下歇涼，把擔子放在旁邊。情形和從前沒有兩樣。那些人的面孔也彷彿認識。他們帶笑地談着閒話，那話題他不了解，但他們說的却是他從前十分熟習的語言，他和這種語言已經隔離了六年，現在牠進了他的耳裏却變得異常親切的了。

在他的腦筋裏就慢慢地顯現了他的母親的胖臉和他的哥哥的三角臉。這兩個面孔對於他是很親切的。他快活地微笑了。他們決不會料到他今天就會到家，這是一定的！他在三四個月前曾寫信給他的哥哥

說要回家，但以後就沒有信息了。然而這事情會使他們高興！

渡船向岸邊靠過來。幾個鄉民和農婦急忙上了岸，另外幾個鄉民就走下船去。他擠在他們中間，站在船板上，看着船離了岸，不到一會兒功夫他的脚就踏在對岸的土地上了。

他現在到了他的鄉村了。一條曲折的小路可以把他引到家裏，這小路旁邊種了不少的葵樹，也有好幾株荔枝。纍纍的紅色菓子在綠葉叢中垂下來，這些荔枝已經熟了。他從前離家鄉也正是在這時候，荔枝熟的時候。

他在小路上大步走着，他已經轉了兩個灣，還沒有遇見一個人。但是他看見那碉樓了。那個高聳的白色的建築在他的眼前露了一個

頂，却祇有一個。他用眼睛找。也沒有看見另一個，他繼續走了一會兒，他却有些兒奇怪起來了。他親眼看見人們建築了兩個碉樓，那時候花去了的好幾萬元，還是由各家攤派的。誰都知道主持這事情的人發了財，却沒有人敢出來說話。兩個碉樓隔得很近，人走進這個鄉村，最先看見的就是這兩個碉樓，這兩個碉樓吸了不少的人的血，村裏的人不能夠忘記牠們。

無疑地碉樓是少去一個了。爲什麼？這疑團存在他的心裏。他走過一個小廟，廟旁邊有好些人光赤着身子在砍樹。一株榕樹已經被砍掉了，祇剩了一個光禿的根，那傷痕還很新鮮。另一株樹身上被砍了一個缺口，但樹還沒有倒下來，枝上的綠葉很新鮮，很活潑地搖動

着，沒有一點死的表徵。兩個鄉民拿着斧子輪流地繼續在砍牠。

他站在旁邊看了半晌，心裏又生出了疑惑，終於忍不住問起來；  
『朋友，你們把這些樹砍掉了做什麼用？』

鄉民就停了斧子，全都奇怪地看着他，好像都知道他是一個新從外面回來的人。一個人慢慢地回答道：『唐鄉長要在這裏造洋房。』

『唐鄉長？』他疑惑地唸着，他想該不是唐錫藩罷。

『唐鄉長，唐錫藩鄉長呀！』一個鄉民回答道，有些奇怪他連唐錫藩也不知道。

唐錫藩，他知道這個人。現在還是他在做鄉長！他在這鄉村裏做了好多年的鄉長了。他以前並沒有錢，現在却要造洋房了！



這樣一想，唐敬的心上那快樂的顏色就漸漸黯淡起來。似乎從這一件事情裏他看見了別的許多事情。他不再發問了。就一直往前面走去，他相信到了家他就可以知道一切。

路沒有什麼改變，他完全認識。在路上他遇見一些鄉民，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他們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他們都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他們。在比較僻靜一點的路口，常常有五六個鄉民聚在一起，帶着緊張的面孔，在低聲商量什麼事情。

他經過了碉樓旁邊。一個碉樓聳立在那裏，另一個就祇剩了座石。原來那一個是被拆卸了的。爲什麼緣故，他却不知道。

他走進了比較熱鬧的街市。猪在路上跑。石板道旁邊露了一段

溝，許多穢物，就堆在溝裏，被太陽整天曬着，就發出一股觸鼻的怪味。

變了！許多事情都改變了！在這個鄉村裏他如今完全成了一個陌生的人！唐敬不能不深切地這樣感覺到。

『喂，敬，是你？』一個粗暴的聲音衝進他的耳裏，他的膀子被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了。

他吃驚地注意地看那人，他馬上認出來站在他面前穿着一身香雲紗衫褲的漢子正是他的哥哥。唐義帶笑地望着他，接連說：『你回來了！你果然就回來了！想不到這樣就在今天！』

『義！你居然認識我！我倒沒有看見你！』唐敬高興地說，他緊

握着他的哥哥的手。

『我當然認得你。你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祇要我碰見你，你就逃不過我的眼睛！』唐義得意地說，笑容堆滿在三角臉上。他的眼睛和唐敬的一樣，是很明亮的。

『敬，你回來得正好！我正需要幫忙的人。我們這幾天鬧得正起勁！』唐義接着說下去，看他那神情，好像恨不得把他的一肚皮的話全都馬上說給他的兄弟聽。

『什麼事情？你在幹什麼事情？我問你爲什麼把那碉樓拆了一座？』唐敬對於哥哥的話有點莫明其妙，便急忙用這問話打斷了牠，這時候他又想起了碉樓的事情。

「碉樓？那是唐錫藩他們搗的鬼！他們說風水不好，定要把碉樓拆掉，又花了好幾千元！唐錫藩自己又賺了不少，丟那媽！」唐義說着，就把嘴張開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現在要造洋房子，」唐敬氣憤地冷笑說。

「豈但造洋房，他今年就買了兩個小老婆！」唐義說着，他的臉色就改變了，他把眉毛豎起，眼睛裏冒出火。「他把錢賺夠了！做了這麼多年的鄉長！這一次我一定要把他弄掉！我們正在和他幹！你回來得正好！」他說到這裏就在唐敬的肩頭猛然一拍。

「我們回家去罷，媽媽一定高興看見你。她很怪你許多年不回家。你就祇有這一點東西嗎？你的行李呢？好，把牠遞給我來提。」

他就從唐敬的手裏接過了那一個小籐包。

『行李還在城裏，現在又用不着，過幾天再去搬。』

鄉  
『不要緊，阿李的船每晚上開到城裏去，我叫他去給你搬來；你祇要告訴我行李放在什麼地方。』

這樣他們兩弟兄就並肩走過這街市，進到左邊的一個巷子裏去了。在他們的後面有一個短小的瘦漢子跟隨着，他們却完全不覺得。這漢子的面容很奇怪，舉動很謹慎，在腰間短衫下面突出來一件堅硬的東西。

## 二

73  
第三天是舊曆十三日，十五就是選舉鄉長的日子。早晨落了一陣

雨，過後太陽就從雲縫裏跑出來。天氣比平日稍微涼爽一點。

唐義和唐敬在家裏陪着母親吃飯了，大家坐在天井裏講閒話。時候不過十點多鐘。

忽然外面跑進來一個年青人，氣咻咻地對唐義說：「大哥，快去，他們在祠堂裏等你！區公所已經把——選舉籌備員派定了。兩個都是唐錫藩方面的人。」這年青人叫唐英。是唐義的同鄉兄弟，新近做了這鄉的小學校長。

唐義把眉毛一豎，臉色一變，猛的站了起來說聲：「敬，我們走！」三個人就走出了這個小院子。

祠堂裏已經堆滿了鄉民，也有些小學校的學生，大家胡亂坐着或

站着，氣憤地在談話。

『大哥，唐錫藩又把圈套弄好了！又是那兩個籌備員！每年都是他們！都是他一黨！我們一定不讓他這樣幹！』衆人看見唐義三個人進來，變得更加激動，有幾個人就這樣叫起來。唐義不過三十幾歲，但他們都習慣了稱他做大哥。

『這一次我們一定不肯再給唐錫藩做鄉長！我們一定要和他幹！』一個年老的鄉民站起來走到唐義的旁邊，氣憤地拍着自己的胸膛說：『這口氣我再受不下去了！我就看見他欺負了我們這許多年，大家都敢開口說一個不字！這一次我寧肯拼掉我的這一條老命！』許多口沫從他的口裏噴出來，濺了些到他的灰白鬚髭上面。

『這位叔伯的話不錯！我們這一次一定要打倒唐錫藩！』唐義大聲對衆人說。

『大家不要怕，大家記着：十五那一天不要放鬆！我們一定要他把選舉票給我們看，我們要問明白那個選舉他做鄉長！』唐義跳在一張供桌上開始說話。

『丟那媽！哪個肯選他做鄉長！』一些人在下面響應起來。

『大哥你要當心。唐錫藩在外面對人說，你反對他做鄉長，他會叫人拿手鎗打死你！』一個新從外面進來的鄉民走到供桌前面，帶着嚴重的表情對唐義說，聲音很大，衆人都聽得見。

『哼，他要打死我？』唐義在供桌上面冷笑起來，他却想不到唐



敬會在旁邊替他擔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會怕他恐嚇？」

「他敢動你，我們就先打死他！」好些人在下面同聲喊起來。

「各位叔伯，各位兄弟，大家記住，唐錫藩欺負我們，他一個人年年包辦選舉……」唐義的話。

「丟那媽！」

「我們先打倒他！」

「打倒他！打倒唐老虎！」

「打倒唐錫藩！」

「我們這鄉」共一百二十五里。我們這邊差不多佔了一百里，我們從來沒有選舉過他。他自己寫好了選舉票。出了佈告說我們選他做

鄉長，年年都是這樣！他把鄉裏的錢把持着，一大半進了他的袋裏……

……」唐義的話。

「不錯！他欺騙我們，」

「他和縣衙門也有勾結。前天他還請縣衙門的人吃飯。」

「丟那媽！他每年要送錢給縣衙門，都是我們鄉裏的錢。」

「他好舒服，今年討了兩個小老婆。」

「不錯，他做了鄉長以來，就發了財，他今年討了兩個小老婆，現在還要造洋房！他不耕田，不做生意。他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大家想想看！……」唐義的話。

「打倒唐錫藩！」

「打倒唐老虎！」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

外面起了一陣騷動，有些人正跑進祠堂裏來。

「什麼事？什麼事？」

「講演隊回來了！」

「我們的講演隊回來了！」

進來的是十多個青年，手裏拿着白紙糊的旗幟，有幾面却已經破爛了。每個人都是跑得氣咻咻的，臉上沒有一點笑容。有兩三個的制服上面塗滿了污泥，頭上臉上也都有。這些青年全是這鄉的小學校的學生。他們爲了選舉的事情，出去到各處講演，揭破唐錫藩的歷屆

包辦選舉的黑幕。

許多人驚訝地望着這十幾個青年，看見他們的這種狼狽的樣子，不知道他們遇着了什麼事情。一些人就發出問話，聲音嘈雜着，響成了一片。

學生們走到供桌前面，他們站在那裏，氣得說不出話來。裏面有一個用了斷續的語句給衆人解釋，但許多人聽不清楚他的話。

『好好地說，你們遇了什麼事情？』唐義大聲追問，他一頭都是汗，兩隻眼睛非常明亮。

『我們給唐錫藩的走狗趕走了！……』

『我們在講演的時候，他的走狗從樓上潑了許多污泥下來潑在我

們的頭上，身上。」

「他的走狗處處故意和我們搗亂，他們要和我們打架，我們人少沒辦法。我們纔跑了！」

幾個學生搶着說，他們很興奮，有一兩個還有點恐懼，有的就把制服脫下來，摸出手帕揩拭額上的汗珠。

這消息很使鄉民激動。「我們的講演隊給唐錫藩打了，給土豪打了！」有幾個人這樣地粗聲叫着，每個人都爲這事情氣憤起來。

「諸位叔伯，諸位兄弟，我們的講演隊給唐錫藩打了！他把我們一鄉的錢刮了去，還不許我們說話！你們大家以爲應該怎樣辦？」唐義圓睜着眼睛大聲叫。

『再出去講！我們再派講演隊出去講！』

『他一定會派人來和我們爲難，下一次一定還會比較這次更厲害。』一個學生解釋說，他的臉上帶了一點膽怯的樣子。

唐義的兩隻光亮的眼睛望着那許多激動的鄉民。唐敬的眼睛也望着他們，他和唐義不同，他還不認識他們的性格，雖然他是在他們中間生長的，他們的血管裏流着同樣的血，但他和他們已經隔離了六年了。這六年全是在另一個環境裏度過的。

『你們去！我們保護你們！』

『我們大家保護你們。不要怕，他們要打架，我們就和他們拼個死活！』

『我們大家一道去！丟那媽！看唐錫藩有什麼天大的本領？』

許多人爭着說，有些就拍着赤裸的胸膛罵起來。

『我們派幾個人去見籌備員，要他們把選舉的事情公開。我們要自己選舉出我們的鄉長，不要再像從前那樣讓唐錫藩一個人完全包辦。我們以前太不管事情了，所以唐錫藩的膽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

唐義的話。

『籌備員是唐錫藩那邊的人呀！他們不會給我們幫忙的！』

『我們被籌備員騙了好多次了！丟那媽！』

『那些野仔，他們祇會巴結有錢的人，唐錫藩每年都有錢送給他

們！』

衆人爭先恐後地表示意見。

『我們不要怕他們！我們人多，我們差不多佔了一百個里！我們拿點手段給他們看！我們沒有錢給他們。我們有拳頭，有氣力！』唐義在供桌上大聲說，臉紅着，他的眼睛裏冒出了火。

『好！叫那些野仔試試我們的拳頭！』

『我們就舉大哥，舉英先生，舉××舉××……做代表去和籌備員交涉。』

衆人一連說出了十幾個名字，後來大家決定了八個人，唐義和唐英是裏面的兩個。

衆人陸續散去了，一部分人保護着學生講演隊出去講演，唐義和



別的代表就留在祠堂裏面，他們應該馬上去找那兩個選舉籌備員。

『敬，你看我們的事情怎樣？唐錫藩這一次一定幹不過我們！』

唐義快活地說，他得意地微笑了。

『不過你也得當心，唐錫藩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唐敬關切

地說，聲音裏露了一點焦慮。

『怕什麼？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怪物！你在外面跑了六年，倒變得膽小了。你快回家去罷。』唐義說着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唐敬紅着臉，微微把眉毛一皺就走出了祠堂。在路上他還看見一些鄉民，他們四五個聚在一起，一面走一面激烈地談論着。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他們，他有些不了解。

鄉民的代表在城裏會見了選舉籌備員。又是那兩個老滑頭！每年都是他們！他們跑到這一鄉來沒有別的事情，不過在唐錫藩那裏吃一兩頓飯，拿一點錢。這倒是一筆好生意。現在他們又跑到城裏來銷磨光陰了。

軍 將

在一個戒煙室的坑牀上，煙燈旁邊，那兩個瘦漢子過足了癮，把煙槍放下，慢慢兒坐起來回答代表的要求說：『這事情很困難，我們不過奉了區公所の委派。我們是很公平的，並不敢偏袒哪一方面。……請燒一口罷。』那一個年紀較大的就拿起烟槍，裝出笑容來敬客。

沒有人理他，唐義扳起面孔紋說他們來這裏的使命，接着唐英和別的人也說話。

「我們很願意幫忙各位，不過我們是奉了區公所的委派。」籌備員時時拿這種官話來打插他們。

「我們奉區公所的委派辦理貴鄉的選舉事情，已經有好幾年了。年年都辦得很好，都辦得很公平。爲什麼今年就不行呢？一定是你們各位誤會了，或者受了別人的挑撥，唆使。各位請燒煙罷。」那個較年輕的籌備員臉上露了一個奸猾的笑，便又倒下去燒煙泡。

「我們要求公開的選舉，我們反對一個人包辦，」唐英捺着怒氣接口就說了。

『公開選舉，我們不知道。我們祇知道區公所要我們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我們祇知道每年都是那麼辦，今年也就該那麼辦。唐錫藩先生真是一個熱心公益的好人，他做鄉長，不就是貴鄉的大幸事嗎？我勸各位安心回去罷。』年長的籌備員說着，他的滿是皺紋的臉上勉強做了一個謙恭的笑容。

在代表中間早有人捏緊了拳頭却被唐英阻止了。衆人彼此默默地望了幾眼。唐義忽然站起來粗聲說：

『我們沒有錢送給你們，我們沒有功夫請你們吃飯。不過我們告訴你們；看你們有什麼手段對付我們。你們不顧我們的意思，要想辦好今年的選舉，我勸你們不要做這個夢。我們有好幾千人，你們兩個

煙鬼算得什麼！丟那媽！我們走罷！」

於是八個代表全都站起來往樓下走，剩了那兩個籌備員在那裏，氣得臉一陣青，一陣白。

代表們在路上商量着，已經決定了一個辦法。回到鄉裏他們聽說唐錫藩已經把選舉票全寫好了，就派人四處通知：明天到縣政府去請願，里長全都去，而且每一房要派幾個代表。

這晚上唐義和唐英幾個人在小學校裏差不多忙了一個整夜，唐敬也在旁邊幫忙。他們還製好了許多面小旗。

#### 四

十四日早晨唐錫藩正忙着佈置選舉的事情，他把手鎗和長銃全都

聚集起來，修理好，預備等機會來使用。他還僱了好些人帶着手鎗把守住他的房屋，又僱了些武裝的人看守着鄉公所。這鄉公所就是明天的選舉會場。

這樣佈置妥當以後，唐錫藩就安坐在家裏陪伴他的兩個年青的小老婆，等着他的客人下午來吃飯，客人是那兩個選舉籌備員和幾個依附着他的小土豪，他的同鄉兄弟唐承平也在裏面。

這時候唐義一般人却沒有一點動靜。他們那許多家許多里都是靜悄悄的。街道上也不看見那些平日活動的人。這使得唐錫藩那邊的人覺得奇怪了。他們不知道唐義那般人到了什麼地方去。

十二點鐘光景唐義兩弟兄在城裏出現了。唐英先到了那裏。汽車

站就是他們集合的地方，那時候已經到了一百多人，還有許多代表在陸續來，手裏拿着小旗。代表裏面年青的多，但也有年老的。每個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短打，有些人戴了白通帽，大半的人頭上却戴着斗笠。大家臉上的表情是很莊嚴的，他們知道到城裏來是爲了他們自己的事情。自然到縣政府請願的事在這城裏並不是第一次。今年正月裏擔糞夫爲了反抗糞捐就擔了糞桶到縣政府門口請願過。但是在他們××鄉的鄉民，這却是第一次。事情是很重大的，並不是一個兒戲。

時間還早，據說縣長要在一兩點鐘纔到衙門裏去。代表還沒有到齊，汽車站和街道上就已經顯得擁擠了。一部分的人便散開到附近茶館裏去，剩了一部分人拿着大旗在汽車站上等候着。

『怎樣不寫幾句打倒土豪劣紳的標語呢？』一個新到的學生看見那一面『××區××鄉公民請願代表團』的大旗，就發議論。

『不錯，我們應該寫些字罵罵唐錫藩，縣長看見也會知道我們大家的意思！』一個年老的鄉民響應起來。

『現在來不及了，』唐敬在旁邊解釋說。

『來不及？哪個說的？英，你就在這裏等着。敬，我們到茶館裏去寫。喂，把大旗給我！』唐義粗聲說，就一把去搶了大旗過來，叫唐敬跟着他，兩個人走進一個茶館裏。

唐義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來，唐敬也坐了。夥計來泡了茶。唐義就去在櫃臺上借了筆墨拿過來，高興地放在桌上，一面攤開大旗，指着



旁邊的兩處空白對唐敬說：

『你給我寫……先寫這裏……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還有唐承平的名字也寫上去！……好！這裏也照樣寫一句。……好，這樣就行了。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且看這次哪個厲害，我們一定要把他打倒！』他舉起茶杯，一口就喝光了，又斟了第二杯，一面把旗幟拿在手裏。

『唐錫藩不是好惹的，我們應該當心一點。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唐敬關心的勸告他。『據我看來縣長決不會幫助我們，他和唐錫藩一定早有了勾結。』

『這一層難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們要做給他看：我們是有力量

的，我們也不是好惹的，我們有這許多的人，還怕把唐錫藩打不倒，我就不姓唐！唐義興奮地說，他對於選舉的事情依舊很樂觀。「我們把縣衙門包圍住，縣長不答應我們，我們就不走，看他怎樣對付我們！」他又喝了兩杯茶。「走罷，」說着他就站起來。

他們回到汽車站時，代表們差不多到齊了。唐英看見他們回來，便叫人到附近茶館裏去尋找別的代表。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唐承平！」先前那個學生看見唐義的大旗上面的新字，就歡呼似地大聲叫起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唐承平！」許多鄉民響應地喚着這口號，借了這呼喊，他們的多年的怨氣也似乎發洩了出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喊聲像雷一般響起來。

好些過路人圍起來看，連這街道的交通也被阻塞了。這種事情城裏的人的確很少看見！

『反對唐錫藩包辦選舉！』唐英接着大聲叫起來。

『反對唐錫藩包辦選舉！』馬上就有許多人響應着。

『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唐義大聲叫道。他就把大旗遞在唐敬的手裏。

『大家排着隊走，三個人一排，不要亂！』唐英叫起來。

『明理，明善，你們都出來照料隊伍呀！』唐英繼續大聲叫着。

明理就是方纔說話的那個學生。唐英還叫出了幾個學生的名字。

『八個總代表在前面！』唐義一面叫，他自己就走到前面去！

『八個總代表到前面去！』唐明理接着叫道。

這時候到處都是人聲。在一陣騷動以後，這將近兩百人的鄉民請願的隊伍就開始有秩序地向着縣政府的街道走去，小旗動着，他們一路上喊着口號。

到了縣政府，隊伍就留在外面，讓那八個總代表進去接洽。

『縣長出去了！你們改天再來罷，』四個守衛攔住了唐義八個人，不肯放他們進去。

『縣長出去了，科長也好。我們至少要見着衙門裏面的一個人，』唐義說。

「科長也不在衙門裏。」

「科長不在，我們就在這裏等他。我們兩百人走到這裏來請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沒有結果，我們就不回去！」唐英扳起面孔說。但他的話也沒有效力。

八個人在門前站了半晌，沒有別的辦法。守衛絕對不開口。沒有人進去通報。唐英忽然走到隊伍那邊去，他在那裏說了幾句話。隊伍馬上騷動起來。小旗動着！喊聲響成一片。這聲音把守衛恐嚇着了。他們祇看見斗笠動，人頭動。喊聲又震得人耳聾。他們不知道來這裏請願的鄉民究竟有多少。

「如果你們不放我們代表進去，說不定會有意外事情發生，那

時候就該你們負責。你們看罷。」唐義指着那隊伍帶着莊嚴的表情對那些守衛說。

『好，我替你們去通報罷，』一個守衛遲疑了半晌就膽怯地說了。

時間似乎過得很慢。那守衛進去了許久還不見出來。等到衆人快要不能忍耐時他纔慢慢地走了出來，同着另一個差役。這差役把八個總代表帶進衙門裏去，就叫他們坐在外面的一個小客廳裏，科長在那裏接見他們。

唐義把呈文遞了過去，同時說了幾句話。

科長默默地讀了呈文，聽了話，於是微微一笑。圓圓臉，幾根鬍

鬚，人祇看他相貌，就知道他是一個滑頭。

唐英又搶着表示了意見。

『你們各位的意思兄弟完全懂得。第一層，把選舉延期，兄弟可以大膽代縣長答應。第二層請求撤換選舉籌備員就難辦到了。兄弟本來很願意給各位幫忙的，但是這一層關係太大，兄弟實在沒辦法，祇有等縣長親自決定。』他說話時，嘴邊永遠掛着笑。

『縣長什麼時候回衙門，科長知道嗎？』唐義接着問。

『不知道。說不定很晚。』

『不要緊，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唐義繼續說。

『我勸各位還是早些回去罷。等起來不知會等到什麼時候。』科

長的臉上老是笑容，這笑是有些做作的。

『不要緊，我們一定等。我們兩百多人到城裏來一次很不容易，』  
唐義鎮靜地說，表示着真正預備長久等待的樣子。沒有一個人表示肯這樣走開。

『好，我也知道各位很辛苦。我去打電話問問縣長，免得各位久等。』科長看見衆人不走，知道他們不是用一兩句話就可以騙開的。他自己終於也失掉了忍耐力，就站起來，收起了笑容走出去，留下衆人在客廳裏。

過了一會兒科長帶着笑容走回到客廳裏面，客氣地說：『兄弟已經和縣長通過電話了。第一層選舉延期，縣長說可以照辦。第二層撤



換選舉籌備員，縣長說，這不是他的職權，應該由區公所辦理，所以還須慢慢商量，而且衙門裏還要派人下鄉來調查，不過縣長的處置將來一定會使各位滿意的。」

科長接着又說：「唐錫藩已經把選舉票的數目和結果呈報上來，那裏面一百二十五個里長的名字都有，似乎和你們的呈文不符。

這事情衙門裏要派人調查後才可以斷定是非。」

「我們都還沒有投票，唐錫藩怎麼就把結果呈報了？這就可見他是在包辦選舉，他是在欺騙。」

「我們的里長都在外面，科長不信，請出去看看！唐錫藩的呈報一定全是捏造的！」

『唐錫藩每年都是用這種欺騙手段做鄉長的！』

代表們很氣憤，他們搶着說了上面的話。

『沒有事情了，各位回去罷。』科長就站起來送客。衆人祇得走出去。從進客廳到出客廳，他們就祇看見科長的謙恭的笑容。

八個代表走出衙門，把結果報告隊伍聽。大家商量了一會就決定解散回去。散開的時候衆人接連喊了幾聲口號。

唐義幾個人走在最後。他們還不會走到汽車站，就看見一部汽車從後面趕上來。這是縣政府的汽車，裏面端端正正地坐了一個穿中山裝的胖子。他不是別個，就是縣長。

『丟那媽！我們受騙了！縣長剛纔分明是在縣衙門裏面！』唐義

懊惱地叫起來。

『我不是說縣長和唐錫藩有勾結嗎？』唐敬搶着說。憤怒漸漸在他的心裏生長了。

『有勾結，我們也不怕。我們以後也會弄一點手段給他看！』  
次，我們不會再像這樣客氣的！』唐義氣憤地罵道。他對於自己的話似乎很有把握，

『我們不怕！丟那媽！看唐錫藩明天又有什麼把戲給我們看？』

唐英罵着就揭下他的白通帽，伸手去搔他的頭髮。

## 五

請願發生了效果。選舉停頓了。十五那一天沒有別的人到鄉公所

去。

唐錫藩早得到了縣衙門的消息。他的手鎗和長銃都沒有用了。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打擊！他坐在家裏和手下的人商量新的計謀。他氣得臉一陣紅，一陣青，一陣白，不時把手下的人責罵着。

在唐義這一方面鄉民非常高興。他們想：唐錫藩這野仔這次總算丟了臉，不會再有從前那樣的威風了。

下午唐義，唐英，唐敬都在小學校裏面，一個鄉民跑來報信，說縣裏派了一個公安局的督察來。

「好，叫大家預備好在祠堂集合！」唐義馬上吩咐那鄉民道。他們幾個人就站起來往外面走。幾個學生也出去通知鄉民集合。

唐義們走不到多遠，就看見督察迎面走來。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一身中山服，腰間插了一根手鎗。看那相貌還是不十分狡猾的人，這人姓何，唐義認識他。他們便走上去和他招呼過了。

『上峯派兄弟來調查貴鄉的選舉事情，兄弟先到這方面來，還請各位指教，』那個督察先露一個笑容，然後謙遜地說。

唐義回答道：『何先生，你眼睛看得清楚。這是我們一百多里鄉民的公意，我們幾個人不過做個代表罷了。何先生既然來調查，我們就陪你到各處去看看。』這樣說，不等督察回答，他們就把他擁起走了。

督察不知道他們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心裏不免有點膽怯，但表面上却極力忍耐住不表示出來。在路上他仔細地問了許多話，他們都

圍管過了。

走過兩三條小路他們就到了祠堂。祠堂門前的小塊空地上站滿了人，都是穿着黑短打，許多人把手叉在腰間，褲帶上插着手鎗，有的顯露了出來，有的却藏在衣衫下面。

黑的面孔，深黑的衣服，都帶着武器，不說話，等督察走近了時，他們就大聲叫起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

「打倒唐承平！」

「反對唐錫藩，唐承平包辦選舉！」

這些喊聲像千軍萬馬一般對着督察的耳朵刺過來。督察的臉色馬

上變了。他心裏懷着鬼胎，不知道這是什麼用意。他祇顧把眼睛往旁邊看，好像想逃走到別處去。

『何先生，你看這是不是公意？』唐義嚴肅地說：『祠堂裏面的人更多。我們進去看看。我們的里長都在裏面，你去問問他們是不是已經投了唐錫藩的票！』唐義的臉色和聲音都帶了威嚇的樣子。

『不進去了！我已經親眼看見了！這自然是公意。我很同情你們，』督察連忙搖手說。他的聲音有點顫抖。

『你不親自問個明白，何先生，你回去怎麼好對縣長說話？』唐英在旁邊接口說。

『我據實呈報就得了。我現在沒有多的時間。我已經看見，這的

確是鄉民的公意，」督察膽怯地回答了，轉身就走，一隻手摸着袋裏的手鎗。

過了好一會兒，在小路上督察看見沒有別的人，便低聲對唐義說：「你們也要當心一點呀！弄出大的事情來你們也應該負責任的。」

「那麼何先生也有責任！」唐義莊嚴地回答着了。

督察去了。唐義們回到小學校。

傍晚時分他們在小學校門前歇涼談話，兩個學生跑回來報告一件消息：

「督察沒有回城裏去。唐錫藩在家裏請督察飲酒，他兩個小老婆作陪，唐承平也在座！」



「那野仔到城裏去一定會說謊話！做官的沒有一個靠得住！沒有一個不想錢！」唐義恨恨地罵起來。

「不怕！我們不靠官！我們要做點事情給官看！」他一個人粗聲說着，就把手在胸膛上面接連拍了幾下。

## 六

第二天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唐義在路上遭了別人的暗算。那兇手放了三鎗，有兩顆子彈打進了唐義的身體。

鄉民把受傷的唐義擡到他的家裏。他的身子，路上滴着血。人是清醒的，口裏時時發出了呻吟。

這消息傳佈得很快。不到一會兒功夫，唐義的門前聚集了不少的鄉民。他們關心地詢問着，等候着唐義的消息。

在屋裏唐義躺在牀上，他的母親和妻子給他裹傷，傷是沉重的。胸膛上中了一彈，右腿上也有血，染紅了半個身子。那兩個婦人一面裹傷，一面哭。唐敬在旁邊流淚。

「你們爲什麼哭？我是不要緊的，」唐義極力耐着痛，勉強裝出笑容對她們說。

「義，我早就勸你要當心，唐錫藩那般人什麼事情都會幹的，現在……想不到我回鄉來就看見你這樣……」唐敬流着淚說，抽咽阻止了他的話語。

「現在說這些也沒有用了。敬，你不要傷心，我不會死。即使他打死了我，也還有那許多人。你回來得正好，你可以代替我。我們鄉裏正需要着有熱血的青年。……你快去叫英來，我還有話同他說。……」

……明天在祠堂裏開會，你去替我說話。……」唐義用了極大的努力喘息着說了上面的話。他的「一張臉變得紙一樣地白。」

唐敬望着唐義的臉，他站在牀前不動一下，他含糊地應着，眼淚不能抑制地奔流下來。

「快去呀！你站在這裏幹什麼？你快去呀！」唐義瘋狂似地睜大了兩隻血紅的眼睛望着唐敬，啞聲叫起來。「我不會死的！」他閉着嘴，喉管裏有痰在響。

一陣恐怖抓住了唐敬，他這時候不能不走了。走出大門他在擁擠的人叢中找了路跑開了。許多人要拉住他問消息，他却祇是搖搖頭。他的耳朵彷彿還聽見唐義的啞聲叫着：「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

唐敬走進了泥土的小路，他好像走進了一個夢境。周圍靜寂着。一個圓月掛在他的頭上。天空是清朗的。那山坡，那山坡上的五層塔，那碉樓，靜靜地聳立在那裏，和平常沒有兩樣。起了一陣微風。稻田裏的那種撲實的香味彷彿在空氣中飛舞，直衝進他的鼻端。蛙在田裏吵鬧地打起鼓來，蟋蟀也在路旁叫。月光在河面上流動。在月光下面黯淡地，閃耀着一些火光。

這鄉村並不是靜寂的，牠是一個活潑的有機體。在牠的每一個細

胞裏都顯示着生命的活躍來。牠在動，牠在叫，牠在呼喚他。牠就好像他的母親。他和他的哥哥唐義一樣，也和別的許多人一樣，他也是牠的兒子，他的血管裏也流着牠的血液。他不能夠離開牠，他不能夠看見牠衰弱下去。他應該出來，響應牠的呼喚，幫助牠，使牠繁榮起來。他應該來繼續唐義的工作。

他跑着。他的全身發起熱來，好像全部血液都給這鄉村點燃了。血沸騰着，沸騰得很利害。他覺得他的全身都跟着這鄉村在動了。他的全身都跟這鄉村在叫了。他的全個身子裏響着一個呼聲：『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他知道一個激烈的鬥爭已經開始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彷彿從那山坡上，從那五層塔上，從

那碉樓上，從全個土地裏，從全個鄉村裏都發出這響應的呼聲來。

## 月 夜

阿李的船預備着開往城裏去。

圓月慢慢兒翻過山坡，把牠的光芒射到了河邊。這一條小河橫臥在山脚下黑暗裏，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顫動起來。水緩緩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動，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裏面去。黑暗是一秒鐘一秒鐘地淡了，但牠還留下一個網把一切都掩覆着。山哪，樹哪，河哪，田哪，房屋哪，都被蓋在牠的網下面。月光是柔軟的，牠透不過這網眼。

一條石板道伸進在河裏，旁邊就泊着阿李的船。這船停在水蓮叢中，被那密集叢生的水蓮包圍着。許多紫色的花朵在那裏開放，蓮葉就緊貼着船頭。

船裏燃着一盞油燈，那光亮太微弱了。從外面看，一隻睡眠了的船隱藏在一堆黑影裏。四周是靜寂的，彷彿這裏就是一個無人島。然而的確有人在船上。

篷艙裏直伸伸地躺着兩個客人。一個孩子坐在船頭打盹。船夫阿李安閒地坐在船尾吸煙。沒有人說話，彷彿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再沒有新的話好說。這環境是大家很熟習的，客人也是老客人。船每天傍晚開往城裏去，第二天上午，就從城裏開回來。這刻板似的日程很少



改變過。這些老客人一星期裏總要來搭幾次船，在一定的時候來，不多說話，在艙裏睡一覺，醒過來，船就到城裏了。有時候客人就上岸，有時候客人轉搭小火輪上省城去。那年青的客人是這鄉村裏小學教員，家住在城裏，每星期六晚上就要進城去。另一個客人是城裏的一個商店夥計，在鄉村裏有一個家。爲了商店的事情他時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

月光在船頭梳那個孩子的亂髮，孩子似乎不覺得，他只顧慢慢兒搖動着頭。眼睛疲倦地閉着，但有時又忽然大睜開來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沒有什麼動靜。他含糊地哼了一聲，又靜下去了。

『奇怪，根生這時候還不來？』小學教員在艙裏翻了一個身，低

聲自語着，他向船頭望了望，然後推開旁邊的那塊小窗板，把頭伸了出去。

四周很靜寂。沒有燈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熟了。路伸直地輾在月光下，沒有脚在那上面走。在船邊，離他的頭很近一堆水蓮浮在那裏，有好幾朵紫色的花。

他把頭縮回到艙裏就把窗板閉了，正聽見王勝那個夥計大聲問船夫道：

「喂，阿李，什麼時候了？還不開船？」

「根生還沒有來咧！時候還早，怕什麼！」船夫阿李在後面高聲回答。

『根生平常在七點鐘就到了。今晚——』小學教員接口說，他就摸出了錶，然後又推開窗板拿錶到那裏看，繼續說：『現在已經七點八個字了。他今晚恐怕不會到了。』

『會來的，他一定會來的。他要挑東西進城去。』船夫堅決地說：『均先生，你們不必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天天給小火輪接送客人，就從沒有一次脫過班。』

均先生就是那小學教員唐均。他說：『根生從來就沒有遲過，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現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上恐怕給什麼事情把他絆住了，』夥計王勝說着，他把右腳擡起來架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沒有什麼事情，他不抽大烟，又不喝酒，不會有什麼事情留難他。他馬上就會來！』船夫阿李從船尾慢慢兒經過頂篷爬到了船頭，他一面和客人說話。他叫一聲：『阿林！』船頭打盹的孩子就馬上站了起來。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腳踏在石板上。他向岸邊走了幾步又回來解開褲子小便着。白銀似的水面上燦爛地閃爍着金光。圓月正掛在他的對面天空裏。那銀光直射到他的頭上。月光就像涼水，把他的頭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邊榕樹下一個黑影子在閃動。

『根生來了，』阿李寬慰地自語說，就吩咐孩子：『阿林，預備

好，根生來，就開船。」

孩子應了一聲，就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撥了一下，船略略移動，就橫靠在岸邊。

阿李還站在石板道上。那影子逼近了。他看清楚那人手裏提了一個小籐包，短短身材。來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張，他今天也進城裏去，他是鄉裏一家雜貨店的小老板。

「就開船了？」阿張提了籐包急急走過來，走上石板道看見阿李，便帶笑地問。

「正好，我們還等着根生咧！」阿李帶點心焦地回答。

「八點鐘了！根生一定不來了，」小學教員在艙裏大聲說。

「奇怪，根生還沒有來？我知道他向來是很早就落船的。」阿張說着就上了船，把籐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艙板上，從袋裏摸出紙烟盒取了一根燃起來，對着月亮安閒地慢慢兒吸着。

「喂，阿李，根生來嗎？」一個剪髮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雲紗衫褲，赤着腳，從岸邊大步走來，走上石板道就喚着阿李。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却躲了起來。他在什麼地方，你該知道！」阿李咕嚕地抱怨說。

「他今晚不會來過嗎？」那女人着急了。

「連鬼影兒也不見！」

「你不是在和我開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咧！」那女人更慌張地

問。

「根生嫂，和你開玩笑，我倒沒功夫！我問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李擺着正經面孔說話。

「壞了！」根生嫂尖聲叫出了這兩個字，只叫出了這兩個字就轉身跑。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來！」阿李在後面叫起來，他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那女人並不理他。她已經跑上岸，就沿着岸邊跑，忽然叫起了根生的名字。聲音裏帶着哭。

阿李聽見了根生嫂的哭叫，聲音送進耳裏，使他的心很不好受。

他站在石板道上好像是呆了。

「什麼事情？」三個客人都驚訝地問了。阿張看得比較還清楚。商店夥計爬起來從艙裏伸出頭問。小學教員推開旁邊的窗板把頭放到外面去着。

「鬼知道！」阿李掉過頭，抱怨地回答着。

「根生嫂和根生又鬧了架，根生氣得逃走了，一定是這樣！」阿張解釋說。「人家還說做丈夫的人有福氣，哈哈！」他把烟頭拋在水裏，又吐了一口濃濃的痰，然後笑起來。

「根生從來就沒有和他的老婆鬧過架！我知道一定有別的事情！一定有別的事情！」阿李嚴肅地說。他顯了納悶的樣子，因為他也不



知道這別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

『根生，根生！』那女人的尖銳的聲音悲慘地在靜夜的空氣裏飛着，飛到遠的地方去了。於是第二個聲音又突然響了起來，去追第一個，這聲音比第一個更悲慘，裏面盪漾着更多的失望。牠不會把第一個追回來，而自己却跟着第一個跑遠了。

『怎樣了？喂，阿李！』小學教員翻個身叫起來，他把窗板關住了。沒有人回答他。

『開船罷！』商店夥計不能忍耐地催促起來，他擔心着趕不上開往省城的小火輪。

阿李注意地聽着那女人的叫聲，他的心上的不安一秒鐘一秒鐘地

增加起來。他完全不聽見別人的話。他呆呆地站在那裏，聽那女人的喚丈夫的聲音，忽然說：「不行，她一定發瘋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

「爸爸，」那個時時在船頭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來去追他。

「你到那裏去？」

阿李只顧跑，不回答話。孩子的聲音馬上就消滅了，在空氣裏不會留下一點痕跡。空氣是給女人的哀叫佔據了。一絲，一絲，新的，舊的，彷彿那銀白的月光全是這些哀叫聚合成的，牠們不住地抖動着，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像一個活潑的生命給毀壞了，給撕碎了，撕碎成一絲一絲，一粒一粒的。

三個人在泥土的路上跑着，一個女人，一個船夫，一個孩子。一個追着一個。但孩子跑到中途就轉身了。

夜

船依舊靠在石板道旁邊，三個客人出來坐在船頭，好奇地談着根生的事情。全是些推測。每個人盡力去想像，盡力去探索。船上熱鬧起來了。

女人的哀叫漸漸低下去，於是就停止了。阿李在一株樹腳下找着了那女人，她力竭似地坐在那裏，身子靠着樹幹，頭髮飄蓬着，臉上是淚痕，眼睛張開，望着對岸的黑樹林，樣子就像一個女鬼。她低聲哭泣着。

127

「根生嫂，你在幹什麼？你瘋了嗎？有什麼事情，你說呀！」阿

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搖撼她的手臂，大聲說。

根生嫂把頭一擺，止了哭，兩個黑眼睛圓睜地看着他，彷彿不認識他，過了半晌她纔迸出哭聲說：「根生，根生……」

「根生怎樣了！你說呀！」阿李追逼地問。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呸，你不知道。那麼爲什麼就哭起來？你真瘋了！」阿李責罵地說，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們一定把他抓去了！他們一定抓他去了？」女人的臉上忽然現了一陣恐怖的拘攣，她瘋狂似地叫着。

「抓去了？誰抓他去？你說根生給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問。

他的心跳得很厲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個安分的人，人家爲什麼要抓他去。

『一定是唐錫藩幹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帶着哭聲說。『昨天根生告訴我唐錫藩在縣衙門裏報告他通匪。我還不相信。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見唐錫藩的人跟着他。幾個人跟着他，還有偵探。他就沒有回家來。一定是他們把他抓去了。』她說了又哭。

『唐錫藩，那個拚命刮錢的老龜。他爲什麼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嫂，你又不曾親眼看見人家抓根生去？』阿李粗聲地安慰她。他的聲音不及剛纔的那樣嚴肅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錫藩沒有做到鄉長，火氣大

得很。他暗殺了義先生，沒有得到好處。這幾天根生正跟着義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組織什麼農會，和他作對。我早就勸他不要和那個老龜作對，他不聽我的話。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紳。現在完結了。他給土豪劣紳打倒了！捉去不殺頭也就不會活着回家來。說是通匪，這罪名多大！」根生嫂帶哭帶罵地說。

『唐錫藩，我就不相信他有這麼厲害！』阿李咕嚕着說。

『他有的是錢呀！連縣長都是他的好朋友！縣長都肯聽他的話呀！』根生嫂漸漸恢復了精力，她的聲音增大起來，兩隻眼睛在冒火，憤怒壓倒了悲哀。『像義先生那樣的好人，都要給他暗殺……。你就忘了阿六的事情？根生和阿六的事情並沒有兩樣。』恐怖的表情

又在她的臉上顯現了。

阿李沒有話說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還記得很清楚。阿六是一個安分的農民。農忙的時候給人家做幫工，沒有工作時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納扁擔稅，帶着幾個挑夫到包稅的唐錫藩家裏去鬧過。過兩天縣裏公安局就派人來把阿六捉去了，說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時候，阿六剛剛挑了擔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個安分的人，他從沒有做過壞事，衙門裏却說他通匪。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呀！阿李現在相信根生嫂的話了。

阿李的臉色陰沉起來，好像有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他的心上。他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麼辦法。頭腦發脹起來，思想很亂，許多

景象在他的腦裏變換着。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說：「快起來，即使根生真的給抓去了，我們也得想法救他呀！你坐在這裏哭，有什麼用處！」他把根生嫂拉起來。兩個人就沿着河邊急急走着。

他們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過來。那孩子跑得很快，高聲叫着「爸爸」，臉色很難看。「根生……」他一把拉着阿李的膀子，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

「根生，什麼地方？」根生嫂搶着問，聲音戰抖得厲害。她跑到孩子的前面搖撼他的身子。

「阿林，說呀！什麼事情？」阿李也很激動，他感到了一個恐怖的預兆。



孩子阿林滿頭是汗，那一張小臉恐怖地拘攣着，說話時變得口吃了：『根生……在……』他拉着他們兩個就跑。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面三個客人都俯在那裏。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個跑到那裏去。『爸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叫起來。

根生嫂尖銳地狂叫一聲，就跟着跑過去。阿李也跑去了。

河邊是一堆水蓮，紫色的蓮花茂盛地開着。小學教員跪在草地上正把手披開水蓮，從那裏露出了一個人的臃腫的胖身體，平靜地伏在水面上。香雲紗褲給一顆樹根絆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個洞。

『根生，』女人哀叫着就俯倒下去伸手抱那身體，傷心地哭起來。

「沒有用了，」小學教員掉過頭悲哀地對阿李說，聲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一手鎗，」商店夥計接口說。「看，這許多血跡！」

「我們把他抬上來吧，」雜貨店的小老板說。

阿李大大地嘆了一口氣，緊緊捏着孩子的戰抖的膀子，癡呆似的望着水面。

將

---

軍

根生嫂的哭聲不停地在空氣中撞擊着，好像許多顆心碎在那裏面，碎成了一絲一絲的，一粒一粒的。牠們滲透了全個月夜。空中，地上，水裏彷彿一切都哭了起來，一株樹，一片草，一朵花，一張水蓮葉。

靜靜地這鄉村躺在月光下面，靜靜地這小河躺在月光下面。在這悲哀的空氣的包圍中，彷彿整個鄉村都哭起來了。沒有一個人是例外。每個人的眼眶裏都滴下了淚珠。

這晚是一個很美麗的月夜。沒有風浪。但是那從來不脫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脫班了。

城裏的人覺得很奇怪，直到第二天他們纔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 一個女人

隔壁的掛鐘敲了九下。金屬的沉重的聲音緩慢地在她的心上敲着。她吃驚似地抬起頭來，停止了縫紉，把眼睛掉向房門那邊看。門依舊掩着，沒有人推牠。她傾聽着，樓梯上沒有腳步聲，再聽下去，也沒有人在下面槌門。

將

她低低嘆了一口氣，把眉頭微微一皺，過後又把眼光掉到床上，在那里睡着她的三歲的小孩，他露了一個頭在枕上，睡得很好。他的小臉上留着笑容。她的眼光在這臉上停了好一會兒，於是她微笑了。

她又把頭埋下去，繼續動着針線。

房裏是很靜寂的。樓下偶爾有人在說話，但送到她的耳裏，已經成了含糊的低語。說話的是房東家的娘姨。房東太太大概還沒有回來，那婦人每天晚上都要到外面去。

這種寂寞的生活並不是這晚上纔開始的，但她現在却覺得有些不能夠忍耐了。時間突然變成了無限地長，一秒鐘一秒鐘捱下去，她的手却變得遲鈍起來，她的心也漸漸地離開了手裏的針線。她開始在想另一些事情。

她想，他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呢？難道是錢沒有借到手，他這時候還在街上奔走嗎？這是很可能的，他出去的時候就說過借錢的事

情恐怕沒有把握，時局是這樣不好，市面上又蕭條，朋友們大都是靠薪水吃飯的，他們自己也感到了經濟的困窘，那里還有餘力來幫助別人。她想，是的，借錢的事情一定是失敗了。但是房東太太明天就要來收房錢了。她答應明天一定把房錢付給她。房東太太的那副嘴臉真難看，她也不好意思再拖延了。本來在十多天以前就應該付房錢的，房東太太已經來討過四五次了。她知道那個婦人是很有錢的，並不靠這房錢生活，但是却從沒有一個時候放鬆她過。明天早晨再不把房錢預備好，她真是沒有臉見房東太太了，恐怕人家還要逼迫她搬開這里呢。而且孩子的牛奶錢也應該付了。牛奶公司的收賬員不是也說過明天來時非把錢拿去不可嗎？……

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她覺得頭腦隱隱發痛起來。她以前原是很強健的。但近兩三年來她的身子是一天天地衰弱了。尤其是最近兩三個月，她覺得人突然變老了許多，臉上的皺紋也加多了。她又得了頭痛的病。她稍微多用了一點心思，或者多勞苦一會，頭就會隱隱地痛起來。有時候頭痛得厲害了，她就吞一兩片阿斯匹靈，有時候她甚至不去管牠，讓牠慢慢兒好起來。這情形丈夫是不知道的，她害怕會引起他的焦慮，所以不告訴他。她自己也知道這樣支持下去是不行的，但是她終於支持下去了。

她是一個愛思索的女子。她的思想常常由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又再轉到第三第四以至許多件事情。但是她却很少去回憶她的過

去的生涯，特別是其中的某一段。她差不多把她的生涯中的那個時期完全埋葬了。她這三年來簡直沒有回想過牠，因為那個時期和現在的環境差得太遠了。她不敢讓那時期的她的面影再在她的眼前顯現出來。

忽然房裏起了說話的聲音。孩子在夢中含糊地說了兩句話。她沒有聽清楚。她小心地張眼看他。他在床上動了動。她便放下手裏縫着的孩子的衣服，走到床前，輕輕拍了拍孩子的身子，孩子不再動了。她在床前站了一會兒，便輕腳輕手地走回到桌子旁邊坐下去，又拿起衣服來縫。

她的手依舊慢慢兒動着。她的心又放在別的事情上面去了。她



想：他爲什麼還回來呢？他還在外面奔走罷。夜裏街上，是很冷的，現在就刮起風來了。她聽得見風敲玻璃窗的聲音。她又停了針線抬頭去看玻璃窗。她呆呆地望着。她看不見什麼，印花布的窗帷遮住了外面的一切。但是她想，外面是黑暗的，外面是寒冷的。他出去的時候只穿了一件衿衫，現在一定會覺得冷了。他的身子本來就不強健，恐怕經不起寒冷罷，去年有一次他在外面受了寒，不是回家來就病了好幾天嗎？這兩三年來他也太勞苦了，爲了養活他們一家三口，他就沒有在家裏一刻安寧的日子。尤其是這幾個月，她很少看見他露過笑臉。現在外面刮着風，天氣寒冷，而他只穿了一件衿衫在街上跑……這樣想着。她的頭又隱隱痛起來了。

後來她又埋下頭去縫衣服，她想把心放在針線上面，但是她却無法止住她對於他的焦慮。她時時停了針線，暗暗地祈禱着風馬上就停住，天氣變得暖和起來，讓他安全地回到家裏；希望他今天進行的事情很順利，……

這樣地過了好一些難堪的等待的時候，忽然她聽見下面起了男人的聲音，好像是他在說話。她便放下針線傾聽着，她想大概是他回來了。接着樓梯上就起了脚步声。但是上來的不只一個人。在這時候他和什麼人一道回來呢？

門上起了叩聲，於是門開了，先露出他的臉，臉上帶着笑容，他是安全地回來了。後面還有一個男人。

「芸，有個朋友來看你，」他帶笑地對她說。

她略略吃一驚，她想會有什麼男朋友來看她？這兩年來除了他的朋友外，她就沒有一個男朋友。她整天就忙着料理家務和照料孩子。

「芸，你還認識我嗎？」一個似乎是陌生又似乎是熟習的聲音撞進了她的耳裏。一個略略黃瘦的臉擺在她的眼前，這個臉對着她微笑，一對濃黑的眉毛，一雙發火的亮眼睛。她漸漸認識這個青年人了。

「你想不到我會到你家裏來罷，」那個客人帶笑說。

「鐵民，是你？」她的臉上露了一個微笑，驚喜地說。「想不到你會來這裡看我。……好，請坐罷。」她像一個主婦的樣子招待客人，剛纔在她的臉上掠過的邢光亮現在又淡下去了。

『你們瞞得我好緊！這兩三年我都不知道你們究竟在什麼地方，沒法找你們。我一天東西奔跑，就這樣過去了。今天湊巧在街上撞着了劍風，還是我先看見他，我幾乎不認識他了，冒失地叫他一聲，他才纔認出我。我纔能夠跑到這里來看你。你們都比從前老了。』客人坐下來就高興地說，他的眼光常常在她的臉上盤旋，顯然他是很高興看見她的。

她給客人倒了茶，就走到床邊，坐在床沿上，帶笑地看着客人，聽他說話，聽到最後的一句時她就略略皺一下眉頭，低聲說：『生活的負擔很容易使人變老的。』她的臉上露了一個苦笑。她站起來走到丈夫的身邊，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一兩句話。

『我不冷。飯吃過了。我和他在館子裏吃的，』丈夫點頭說。

『鐵民，不過你倒沒有什麼改變，你和從前完全一樣！』丈夫對客人說。『我們倒變了不少，我也不知道這兩三年我們是怎樣過下去的。』他的聲音裏帶了嘆息和羨慕。臉上起了一個痙攣。她就靠在他身邊，緊緊偎着他。她的身子微微地抖着。

『你還是一個人嗎？我想你大概已經有了伴侶，』她爲了要掩蓋那憂鬱的思想，便找出這樣的話來問客人。

『我，還不是一個人！不過這樣倒方便得多。我的工作比從前更繁重了。但我也覺得苦。你們離開我們的運動以後，情形改變得多了！我們已經有了大的發展，只可惜你們看不見！』客人說話的時候

他的臉上被喜悅的光亮籠罩着，熱情鼓舞着他，他覺得這樣的好消息一定會使他們高興，一定會使他們回想到從前大家在一起工作時的情形，那情形他至今還記憶着。特別是那時期的她，他永遠不能夠忘記。那時候她拋棄了學生生活到紗廠裏去做一個女工，和女工們住在一起組織工會。那丈夫新加入到他們的運動來，做着文化方面的工作。這兩個人結合在一起了。接着在一次罷工潮失敗以後，她就被迫着離開了工廠。他知道她是不怕危險的，但是不知道怎樣她和她的丈夫就漸漸離開了運動，終於完全和團體斷絕了關係。他們的行踪也沒有人知道了。他們甚至不把通信處給他。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他始終不明白。

『呵，』丈夫答應了一聲，表示聽懂了客人的話，但臉上並沒有  
一點喜悅的表情。她也是，她對於這個好消息不表示一點關心。她却  
時時把眼睛掉去看床上睡着的孩子。

這結果是出乎客人的意料之外的。他想：他們怎麼能夠這樣地冷  
淡呢？他們在過去和運動是有着那麼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她。他所知  
道的她決不會是這樣。固然她的面容有些改變了，但是從前的輪廓還  
留在那上面。分明是同樣的一個人！他有些不明白了。同時他感到了  
失望。

『宛華她們還常常記望着你，她們到處問你的踪跡，都沒有結  
果，你爲什麼不給她們一個信呢？』客人又說，他的聲音變溫和了，

他想到從前的一些事情，宛華她們從前常常說他是愛着她的，他也有過一點這樣的心思。但是那時候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貢獻在大眾的事業上，誰還敢拿戀愛的事情來浪費時間，他始終不會對她表示過什麼。以後一切都完結了。她剛纔還在問他現在是否有了伴侶。

『我們現在和從前的朋友完全斷絕關係了。我們的生活平凡得很，沒有一點好的景象，我真不好意思給從前的朋友們看見，』她緩慢地說，臉上露了一個羞澀的微笑，但她的聲音裏却帶了一點嘆息。過後她就的眼睛埋下，好像害怕迎着他的鋒利的眼光。她的一隻手輕輕搭在丈夫的肩頭。

客人不說話，他注意地看着她的這些舉動。他想：她從前完全不



是這樣。他親眼看見過，有一次在民衆大會裏她跳上講台揮舞着雙手作過一番熱烈的講演，她搖動着她的披着濃髮的頭，就像一個怒吼的獅子。她的講演點燃了羣衆的熱情，他也受了感動。……但是現在那獅鬃般的頭髮是沒有了，那活潑的姿勢是沒有了，那熱烈的話語是沒有了。她軟弱地站在丈夫的身後，只像一個溫順的妻子。

「我們現在老了，生活的擔子是很容易使人變老的，」她抬起頭感嘆地說。「劍的頭上已經現了銀絲了，」她說着就伸手去撫摩丈夫的頭髮，挑出一根白髮輕輕拉掉了。丈夫仰頭看她，對着她微微一笑。不知道怎樣客人總覺得這兩夫婦的笑裏帶了悲哀，平凡的悲哀。

生活的擔子，她已經兩次對客人提起牠了。在客人的耳裏這是很

陌生的，尤其是從她的口裏說出來。以前從她的嘴裏他聽見過不少的話語，但是他却從沒有聽見她說過自己老，她說過什麼東西會使人變老。

『老，笑話！你們都還很年青呢！你們都只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客人不相信地反駁說。

『芸，你就不記得重明常說的話嗎？』客人忽然想起就說。

『重明的話？什麼話？』她驚訝地望着客人，不懂得他的意思。

『你就忘記了？』客人說着，他的臉上也露了驚訝的表情。『重

明常常愛說：我們到死都是青年。他那時已經有五十歲了。你不是時常拿他來做例子嗎？』他不相信她真會忘記了那一句話。

「呵，……」她茫然地說，臉上沒有什麼表情，顯然她忘記了。許多事情都被她忘記了。她自己並不覺得可惜。但是他想起那些事情，他却不能不替她痛惜了。

「我的記性如今也變壞了。從前的許多事情現在都想不起來。」她看見客人的臉上漸漸帶了失望的表情，知道一個「呵」字不能夠使他了解，使他滿意，便加了上面的兩句解釋。聲音裏充滿了疲倦，也帶了一點惋惜。

「人經過了風波，就會把許多事情都忘掉的，我們如今才算是嘗到生活的味道了。」丈夫嘆息地說，這還是給妻子的話語下一個註解。

「宛華她們都好嗎？想起從前的事情就像做了一場夢，」她感傷地說。但是她接着又說了一句「如今連夢也不敢做了。」

「她們都好，她們都很努力。秋平最近到北方去了。景雲還在監獄裏，她被判了五年的徒刑，已經過了一年八個多月。學敏前一個月患肺病死在醫院裏。其餘的都在這裏。年青的祖英現在很不錯，她特別努力。」客人熱烈地說着這些話，就像報告勝利的消息。但是每一句話裏都含着一個問話：然而你呢？

「她們都好，」她用緩慢的聲音唸着這幾個字。「學敏……祖英……景雲……我還記得學敏有一個黃瘦的臉，她做事時候，常常咳嗽，我們勸她休息，她總不肯。她果然死了。」她的聲音有些苦澀。

客人想：她漸漸記憶起來了，事情還是有轉機的，他也許可以慢慢地找回從前的那個她來。但是她又繼續說了：

『她死了也好，活着不過多嘗點生活的苦味。』

這一句話就把客人的一線希望也剷除了。他明白從前的那個她是不能夠找回來了。失望使得他的心難受起來。

『你們可以常常到我們這裏去談談。芸，你也應該去看看宛華她們，她們都很記望你，』客人這一次是用了最後的努力去挽住那個剛纔失掉的一線的希望。

她微微一笑，這笑是無可奈何的笑。她辯解似地說：『我近來心境很消沉，簡直沒有心思到外面去走動。而且我和她們的環境不同，

見着面也不好說什麼話。」

顯然她是不願意和從前的朋友們往來了。客人的努力是沒有用的。她甚至沒有話和她們說，因為她已經變成了另外的一個女人。

「你們就不可以振作起來嗎？在這樣青的年紀正應該做一點有用的事情，我們都希望你們再回到我們的運動裏面來，依舊大家一塊兒熱鬧地工作。這樣，好嗎？」客人單刀直入地說了上面的話，他的聲音和表情都很熱烈，他想這些話多少總有一點效果。

「我近來做什麼事情都沒有心思。我的心境完全是一個老年人的心境了。芸還好一點，她還有明兒，她把她的精神都耗費在明兒身上。她愛明兒就比愛她自己的生命還厲害。」丈夫說着，他微笑了。

她也微笑了。兩夫婦都把臉掉去看床上的孩子。他們就這樣地把話題轉換過了，他們簡直不回答客人的那些鼓舞的話。

『這就是你們的孩子嗎？』客人的眼光也轉到了孩子的臉上，他無意地發出了這問話。聲音裏帶着大的失望。

隔壁的掛鐘忽然響了，接連敲了十下。

『是的，三歲了，可是頑皮得很，整天把我纏得要死！』她的臉忽然發亮了，一個異樣的笑容在她的臉上現出來。『可惜他睡得很熟，不然好叫他起來給阿叔行禮。』她的聲音裏充滿了得意和愛憐，這種聲音在這些時間裏客人是第一次聽見。

客人吃驚地注意看她，他有些不相信這些話是從她的嘴裏吐出來

的。但是他明明知道的確都是她說的話。他不能不想：現在只有孩子，纔能夠引起她的注意了，只有孩子纔是她所關心的了。

『不必，』客人帶笑地接連說着，臉上突然起了一陣痛苦的痙攣。但做着主人的這一對夫婦却不曾注意到這上面。

忽然孩子在床上動着，接着就發出了哭聲。她就慌忙跑到床前去抱他起來，抱了他在手裏輕輕拍着慢慢兒在房裏走。

『這孩子每天晚上都要這樣地哭一兩次，常常弄得他母親沒辦法，』丈夫抱歉似地對客人解釋說，聲音却是很平板的。

客人本來還預備一些話要說，但現在却不得不想：他應該走了，於是就告辭出來。這夫婦並不留他。妻子抱着孩子對他說了一兩句送



客的話，聲音是平板的。丈夫陪着客人下樓，把客人送出後門，客氣地點着頭，說了請客人以後再來的話。

丈夫送了客回來，妻子已經把孩子放回到床上了。房裏是很寂靜的。

『錢借到了嗎？』她溫和地問他。

他的臉色馬上改變了。好像一堆黑雲突然堆上他的臉來。他用一種疲倦的聲音說：『沒有。我走了好幾處，都不成功。時局這樣緊張，聽說日本軍隊已經到了昌黎，平津一帶都難保得住。誰還肯借錢給我？』

『那麼明天的房錢怎麼辦？』她慢慢兒移動着脚步走到桌子旁

邊，坐下去，過了半晌纔呆呆地說出這一句話。

「我這裏只有五塊錢，」他半憂愁半慚愧地說，就從袋裏摸出了一張五圓的鈔票，慎重地遞到她的手裏。

「這五塊錢哪裏來的？你又支了薪水嗎？」她問。

「芸，」他不回答她的話，却喚她一聲。她愁苦地看着他。他遲疑了半晌，纔畏怯地說：「我已經辭職了。」

她呆呆地望着他，好像不懂得他的意思。

「近來我們事務所裏裁掉了一個書記。律師把那人的事情都交給我一個人做。他同時又責備我偷懶。不管我的事情有沒有做錯，他天天都要借故教訓我一頓。這情形我實在忍受不下去。所以我今天辭職

了，」他半苦惱半畏怯地解釋說。

「芸，你不要責備我，我已經是受得氣的人，那情形我實在忍受不了。其實我不走，那裏也會把我趕走的！」他接着又帶了哀求的樣子說了上面的話。聲音裏含着眼淚，他疲倦地把身子斜倒在床上。

「這月份我剛剛做了半個月，除了支過十五元外就只有這五塊錢，」他看見她不說話，便一個人繼續地說，這一次他的眼淚淌出來了。

她不作聲，俯着頭默默地過了半晌，手裏捏着那張五圓的鈔票。

「房錢十二塊，牛奶賬四塊三角，我們以後還要吃飯，這五塊錢怎麼夠？……明天……」她抬起頭把鈔票攤開放在桌上，低低地這樣

自語着。

一個青年的面孔，在她的眼前慢慢兒搖動起來。她的頭又隱隱地痛了。

## 父 子

『爸爸，怎麼人家不到我們這邊來呢？』孩子疑惑地，帶了點失望地問他的父親，他站在父親的身邊，面前是兩個籬筐，裏面裝了好幾顆白菜和一堆番茄，每一樣稀稀的裝不滿半個籬筐。

『你不要性急咧！慢慢兒，人家就會來了。』父親帶笑地回答說，把手在孩子的頭上拍了一下，他的笑有些兒勉強。他不知不覺地把眼光去看那籬筐，幾顆枯萎的蟲蛀過的白菜躺在那裏面。他又看那番茄，番茄也不行，有兩三個開始在壞了。這一看就把他的希望打消

了不少，他的心馬上就陰沉起來了。

他等待着。他默默地望着那過往的人。他看見一個人走近來，就連忙做一個笑臉來歡迎他或她。但沒有用處。那人終於做了別人的主顧。沒有誰肯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翻弄翻弄。

他也有些着急了。人家看不上他的菜，這樣的東西，人家完全看不上眼。人家甚至不肯走過來，向他問價錢。但是他今天把這些菜賣不出去又怎麼辦？他真正着急起來。他看見人，就高聲叫嚷着。他還用了不自然的聲音向人誇示他的菜是怎麼好，怎麼好。

『爸爸，我們幾時回家去呢？』孩子又在旁邊問了。孩子擡起那一張黑瘦的臉，用那一對黑眼睛看他。孩子似乎不懂得他們兩個爲什

麼應該在這街角白白地站這許久。孩子只盼望着能夠早些回家去。

『小寶，不要心焦，賣完了菜，我們就回去！』父親望着孩子憂鬱地笑了。不過孩子似乎還分辨不出這笑和別的笑有什麼大分別。他就蹲下去把手伸在籃裏弄着一個番茄玩。父親看着孩子這樣做並不去干涉。父親的心在別處。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幾時才賣得完呢？』孩子想到這個又擡起頭追問了。他只想能夠馬上就伴着父親回去。

父親這一次回答不出來，他自己也想找一個人來問問看，找一個人來回答他。

父親的菜依舊平靜地躺在籬筐裏，父親的心却在家裏和街角兩處

跑，跑得很匆忙，因此就使得他的額上滴下了汗珠。

孩子完全不覺得，他也不再問什麼了。他站起來離開父親，跑到前面人叢中去了。父親不說話，只是用眼睛跟着他，過後就把手不住地在短衣上面擦，這短衣是破爛的，上面黏了不少的塵垢。

一個年青的女子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摸索了一番，問了價錢。他快活地想希望來了。但是她並不還價，把一個番茄拿起來，又擲進了籬筐裏，口裏咕嚕着就逕自走開了。他想說話挽留她，但他却只是癡呆似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時孩子跑了回來。眼睛發了光，他熱烈地說：「爸爸，我肚餓。我要喫。——」



孩子一定是看見別人在喫什麼東西，他也想喫，就跑回來向父親討錢去買。但是父親却把孩子的話打插了，他說：『小孩子這樣容易肚餓是不行的。大人都沒有東西喫，小孩子也應該忍耐一下。』

父親說到這里却說不下去了。他的肚皮開始在發痛，而且叫喊起來了。他知道那東西在作怪。他要忍耐也不容易，何況那孩子。沒辦法他只有把兩隻手用力在胸膛上擦。臉色有些兒不好看。

『爸爸，你幹什麼？』孩子拉着父親的衣角驚訝地問道。

『肚皮痛，我昨天喫多了東西。所以小孩子要學會忍餓才行。多喫東西就要肚皮痛！』父親裝出一種嚴肅的聲音說：『喫飽了，肚皮就要痛。』

孩子有點不相信父親的話。他明明記憶着昨天一天他們一家人就只喝了兩碗白粥。他從來就沒有喫飽過。昨天上午父親喝一碗粥，母親喝一碗，祖母喝一碗，他喝一碗不夠，粥就光了。下午也是這樣，他驚訝地望着父親，他不明白父親幾時多喫了東西。

『小寶你不怕肚皮痛嗎？』父親故意做出嚴肅的樣子看孩子，再問了這一句話。

『爸爸，我不喫東西了。』孩子忽然這樣大聲說。過後他掉頭想了想，又自語似地加了一句。『奇怪！不喫東西，餓起來，肚皮也會痛。』

『胡說！』父親擺出莊嚴的面孔責斥了孩子。

孩子不再纏父親了。父親在旁邊看見這樣子却默默地流下眼淚來。

「爸爸，主顧來了，」孩子忽然歡喜地拉着父親的衣角說。

一個娘姨模樣的女人提了一個菜籃走來。她在籬筐前面站住了。她彎着身子伸手去揀白菜。一面問：

「多錢一斤？這樣壞的白菜！」

父親用戰抖的聲音回答了。他要的價是極便宜的，他只怕多要錢就會把主顧趕走。他還忙着解說菜是怎樣怎樣地好。

那女人隨便還了一個價，比他討的價低了好一些。他只得請她再加一點。他想這一筆生意大概可以做成功了。他的眼睛只是在女人的

臉上和籬筐裏打轉。孩子暗暗在拉他的衣服。

『喂，你又來了！』一個粗暴的聲音在旁邊響了起來。那個三角臉的警察又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他們是彼此認識的。他前天會挨過一下那警察的警棍。

『先生，對不起，我馬上就走，做了這回生意就走。』一種恐怖突然抓住了他。他勉強壯起膽子連忙陪笑說，聲音抖得很厲害。孩子躲在他的背後。

『滾，馬上就滾！』警察把臉色一變，就粗聲罵起來。一隻腳踢那籬筐。

『我馬上就走，只做了這回生意。請你，開恩。……』他膽怯哀

求說。

「不行！不行！……」警察不聽他說話，只顧自己一連說了許多個不行。

「請你饒我這一次，只做了這一回生意。以後我再不敢犯法。我們一家四口人就靠着這個喫飯。先生，你要開恩……」他差不多要跪了下去。他只希望那女人馬上就買了他的東西，付了錢。

但那女人不說什麼只做了一個歪臉就走了。最後的希望斷絕了。警察用力一踢。踢翻了一個籬筐。番茄滾在污地上，有的開始碎了。

「每天五角錢！你完全不納捐！我不把你抓進公安局罰錢，已經算是很開恩！你還不快滾！哈哈，你有生意？誰肯要你的壞東西？」

警察得意地笑起來。

父子兩個一齊俯着身子去拾那些散在污地上的番茄。父親分辨着，聲音含糊，裏面還有眼淚。

『給我滾！』警察把警棍在那彎曲的背上敲打着，又用腳踢，然後把另一個籬筐也踢翻在地上。

這兩父子和警察爭吵了一會兒，只得拾起了破碎的番茄和白菜，放回在籬筐裏。

父親終於挑着籬筐默默地走了。孩子跟着他。父親臉色發青，憤怒和悲痛壓着他。好幾對眼睛跟在他們後面。

『爸爸，回家去？』孩子畏怯地問父親。

父親不答話，他挑着擔子往海邊走。孩子也不敢再問。

父親忽然回過頭生氣似地問：

『小寶你爲什麼不生在有錢人家？』

父親的臉色不好看，聲音不好聽，問話意思不好懂，孩子不敢回

答。

父親又向前面走，不再說話。一步，一步，脚步是很沉重的。孩子在後面跟着，默默地，甚至帶了恐懼的。

到了海邊，放下擔子，父親嘆口氣，換了溫和的聲音對孩子說：

『小寶倘使你生在別的人家，現在也該進學堂讀書了。』

父親拍了拍孩子的肩頭。眼淚忽然落下來，落了一滴在孩子的臉

上。

孩子驚訝地看着父親。他不明白父親爲什麼要這樣說話，這樣做。他只是叫了一聲『爸爸』。他的聲音也是悲痛的。他想到方纔的事情也傷心。父親不答話，默默地望了他幾眼。

他們站在沙灘上。地下全是黃沙。前面是海。風吹着水時時打擊沙灘。一股一股的白浪。浪聲很大。沙灘上沒有別的人。

孩子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到這地方來，更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俯身去拾那沙粒。父親從身邊摸出一塊布，把沙粒拾起來包了一大包。

『小寶你快點跑回家，把這個交給媽媽去！你說爸爸把米買回來了！』父親命令似地說。

將

軍



孩子有些遲疑，他奇怪把這包沙粒拿回家去有什麼用處。他不相信沙粒就是做飯的米。他不伸手去接那沙包，只顧用驚疑的眼光看父親的拘攣着的瘦臉，過了半晌他纔問道：

「米！——爸爸，你呢？」

父親又拍了拍孩子的肩頭勉強用溫和的聲音安慰那孩子：

「小寶，我還有點事情。你一個人先回去。我馬上就回來。媽媽在家裏等着你。快點去！你快跑回去。這包米是媽媽要的。」

孩子接過了沙包，起初還不肯走。但父親在催促，繼續地催迫着。孩子終於摔了沙包跑步走了。他的脚印還留在沙上。

父親望着去了的孩子的背影，眼裏不覺暢快地流下了眼淚。

他想：要是生在有錢人家，孩子這時候一定好好地在學堂裏讀書了。他又想：孩子一定會活下去。這可愛的孩子會活下去，而且不會弄到像他現在的這樣子。

於是他掉過身子，向着那白浪一步一步地走去。

這時候孩子正捧了那一包沙粒在街上跑。

幽 靈

一

我從地上爬了起來。沒有一點創痛。我彷彿記得先前是給一輛汽車撞倒了的。我又彷彿覺得是在馬路中間好好地睡了一個午覺。

總之現在我醒過來了。

我的眼睛上好像架了一付眼鏡。眼前一切都擁擠着，搖晃着。

我站在馬路中間，身邊有着些微的血的氣味。左手邊有一個黑影子，是一個人躬着身子在舐地上的血。

我立定了身子。街市是很熱鬧的。有許多車輛：電車，汽車，黃包車。我和那個人在馬路中間。

大的聲音來了，又去了。一輛汽車從對面衝過來。我敏捷地躲開了。

我走到了人行道上。我再去看馬路中間的那人。他依舊在那里安閒地舐着。似乎汽車從他的身上駛過去而他却沒有一點損傷。但也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這種行動。

我也不覺得奇怪，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慢慢兒在人叢中走着。許多人在我身邊走過，但沒有一個和我相撞。

我在往回家的路上走。我覺得疲倦和饑餓。在家裏一定和往常一

樣妻給我煮好了晚飯等着我回去吃。看天色和聽肚皮我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

我加速了脚步。我覺得我走得很快。但路却永遠是走不盡似的那麼長。燈光和笑語引誘着我。在家裏我也有燈光和笑語的，還有妻的安慰，孩子的笑……

街市依舊是熱鬧，天已經完全黑暗了。到處是燈光，店舖裏就像在白天似的光亮。少爺，小姐，太太，姨太太在那裏面進出。笑聲從酒樓中送出來。還有一些女孩子的聲音跟着胡琴調子抖動。一輛汽車在大公司遊戲場的門前停住了。

街市雖是很熱鬧的，然而我冷，我餓。我要回家。

我認識這些街道，它們離我的家並不很遠，怎麼我走了許久，還是依舊在這些街道上呢？

一部電車在前面停住了。我知道這一路的電車是駛到什麼地方去的，牠會把我送到我住的那一條街，我還是搭電車回家去罷。省得再走這麼長的路。

然而誰把我的腳抓住了。我驚奇地埋下頭看。一個人在下面。他半身陷在土中間，他一隻手抓住我的腳。

「你是誰？怎麼在這裏？成了這樣子？」我驚駭地大聲叫起來，預備去拉他。

「我是修造這馬路的工人，」他帶哭聲回答着，他抬起頭在看

我，臉上堆了一些淚水。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隻腳就從後面踏過來，正踏在他的頭上。他只叫出半聲就把頭縮下去了。

的確是一隻人的腳，粉紅色的襪子，瘦小的青色鞋子，頭兒尖尖，後跟兒有那麼高。

我生氣地想把那隻腳抓住，但是我一回頭就看不見牠了。我自己却坐在馬路邊。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坐下來了的。

我納罕地站起來。我又走到人行道上。我埋頭去找那個修造馬路的工人，我看不見他。我拭了拭眼睛，我依舊看不見他。一定是方纔我頭腦發了昏。

我去搭第二部電車。我又被一個悲慘的叫聲止住了。我埋下頭

看。一輛別克汽車在我身邊跑過去。一個血淋淋的頭植在地上。叫聲就是從那個頭上發出來的。

我驚惶地抓住旁邊一個紳士叫起來。我要他和我去救助那個受傷的人。我明明抓住他的左膀，我明明對他說了許多話，他却做出完全不覺得我這個人存在的樣子，他昂然地走上電車的頭等車廂裏去了。

那個血淋淋的頭終於給一隻腳踏進地裏面去了。那一定是馬路工人的頭呀！他們的頭。似乎是應該受踏踐的。不然，爲什麼紳士們都不去理他們呢？

但是我要搭電車回家去了。我冷，我又餓。我的袋裏又沒有錢。

第三輛電車到底來了。



人是擁擠般的多。今晚就像在過節。

我擠上了第三輛電車。搭客很不少。我袋裏沒有一個銅子。那個買票的向每個人要了票價，却單單放過了我。

車上是很熱的，然而我有點兒冷。那許多搭客男的，女的，很高興很起勁地在談話。我一個人是寂寞的。

忽然我聽見一些哭聲，這哭聲透過搭客們的笑語送到我的耳朵裏。我吃驚地把眼睛掉到外面看。

呀！馬路中間，前面前面，盡是人頭。光光的頭頂在那里擺動，就像大風吹着一個瓜田裏的瓜。我們的電車和別的汽車都在那些頭上駛來駛去。

哭的不是別個，就是那許多頭。

『你看！』我驚駭地抓住一個瘦漢子的手膀說。

這個人簡直不理我，好像我不會對他說過這句話，甚至就好像我不在他的身邊。

『你這人怎麼這樣驕傲！看你這神氣也不過是一個洋行小開，好好地和你說話，你却不理我！』我這樣想，就有些生氣。

外面哭聲更大了。我又抓住另外一個生意人。我告訴他馬路上的景象。我大聲說話，他却好像聽不見。他反而諂笑地去回答旁邊一個時髦女人的問話。

我生氣地恨恨看了他一眼，罵了他幾句，他依舊當作不看見，不

聽見，只顧嬉皮笑臉地去和那個女人講話。

電車上是很擁擠的，那麼多的人！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事情笑樂。他們完全不注意到那馬路中的景象。他們儘管笑語着，安閒地讓那許多人頭在他們的脚下哭泣呻吟。他們一點也看不見，聽不見。

他們都在做夢呀！在這樣的時候還在儘情地笑樂。一點也不去聽那周圍的哭聲。

我感到恐怖，我感到寂寞。我恐怕我會發狂。

我終於閉了眼睛，蒙了耳朵。但是不久我就到了應該下車的地方了。

我到了家。

我離開家，不過八九個鐘頭，怎麼我就覺得像在外面耽擱了許多天似的。家，多麼可愛呵！這房屋一定也認得我！

後面關着。我歡喜地在門上敲了幾下，沒有應聲。我又重重地槌了幾下，也沒有人來開門。我明明聽見房東的娘姨在裏面說話。我喚她，大聲喚她，她就像耳朵聾了一般。

我着急地槌着門，我又高聲喚着妻的名字。以前我回家來遇着樓下沒有人給我開門時，我就高聲喚妻，她一定會跑下樓來給我開門。

這時候門忽然打開了。開門的是娘姨，她提了水壺出來。她今天變得很不客氣，她不理我，却馬上把門掩上，逕自走了。

我也不管這個，我就匆匆跑上樓去。

房門開着。我聽見孩子和妻說話。

快樂幾乎壓倒了我。我跑進房裏。我先喚一聲妻的名字。

妻埋着頭坐在方桌旁邊縫衣服，她一針一針地專心縫着。孩子跪在櫥子上面讀着桌上攤開的一本兒童畫報，他平時就常常這樣地度過他的夜晚的光陰。

他們並不抬起頭看我，也不回答我的呼喚。孩子靜靜地在翻閱畫報，妻默默地縫衣服。情形是有些慘淡的。

我很奇怪。平時妻並不是這樣子。她一看見我回家，就會放下任何事情來歡迎我，安慰我，好像我每天到公司辦事情，完全是爲了掙

錢養活她和孩子的緣故。但是今天我帶了寒冷和饑餓回家來，她却做出看不見我的樣子。

我走到她的面前。她依舊不抬頭。我又喚她，我又撫摩她的頭，她依舊不抬頭。她完全不理我。

我便去摩孩子的頭，向孩子問話，孩子却只顧翻畫報。

我便走到妻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們夫婦兒子三個恰恰坐了方桌的三面，還有一面是緊靠着窗台的。

我起初沉默着，有些生氣，有些納悶。他們爲什麼要不理我，這緣故我還猜不透。

『不要開玩笑。我餓了。晚飯想必早弄好了，快拿出來吃罷。』

我陪笑地對妻說。

妻停了針線，把頭往我這邊看了看。我想她一定明白我的話了。

但是她癡癡地看了半晌，兩隻眼睛亮亮的，沒有一點驚奇，沒有一點喜悅。她低低嘆了一口氣，却又把頭埋下去了。

她就好像沒有看見我。她裝假真裝得像，但她平時並不是一個會裝假的女人。難道我今天做了什麼得罪她的事？或者她抱怨我今晚不該回來得比平時遲。

『夠了，不要再作弄我了。你抱怨我今晚不該回來得很遲嗎？其實現在也不算很遲呢！』我陪笑地對她說。『而且我今天在馬路中間跌了一交，幾乎暈過去了。幸好沒有被汽車輾死呢。說起來笑話，你

看我把頭腦都跌昏了。我會見馬路中間有許多個人頭在哭。飯弄好了嗎？或者你們已經喫過飯了。那麼快些弄一點給我喫罷。」

妻依舊默默地縫衣服，連頭也不抬起來。

「喂，難道你的耳朵聾了？我說了這麼多的話，你也該答應一聲呢！我今天做過什麼事情得罪了你，使你到現在還生氣？我說我要喫飯，我餓了。」

妻依舊不答應。

「好，還是我自己來弄罷。」我嘆息說，就站起來。「想不到有了老婆在家裏，還得自己料理飲食。」

我不知道她把菜和飯放在什麼地方。小條桌上一張報紙蓋着一些



東西，但我總是揭它不起來。難道是妻用什麼東西把它黏貼在那上面？

我又走到方桌面前，在方桌上拍了一巴掌，大聲對着妻的臉說：

『我要喫飯，快給我去燒。』

妻依舊很鎮靜地做着針線。

『媽媽，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呢？』孩子忽然闖了書抬頭問妻。

我明明在他們的旁邊，要看她怎樣回答！

『乖兒，我不是給你說過爸爸已經死了嗎？』妻安詳地回答說，

聲音却有點悽慘。

死了？孩子的爸爸除了我以外還有誰？我分明活在這裡。她却說

我死了！我並沒有死！

『爲什麼人死了就不會回來呢？張家哥哥說過人死了也會回來。他的爸爸也死過一次，』孩子正經地問妻。

妻嘆了一口氣，停了針半晌不說話，然後做出一個苦痛的微笑說：『癡孩子，張家哥哥騙你的，你的爸爸是不會回來了。要是他回來我們也不會成這樣子！』她伸手去摩他的頭。『你還餓嗎？』

『我不餓，』孩子搖頭說，抓住她的那隻手。

我分明地站在她的面前，她還說我不會回來。我死了？我有點驚恐地問自己，不，沒有的事，我明明活着。

『媽媽，』孩子依舊不滿足地發問。『爲什麼人死了就不會回來

呢？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像爸爸那樣的人，他那樣愛我們，他捨得拋下我們不回來嗎？」

妻不答話，她把眼睛望着電燈，亮的淚珠沿着她的臉頰流將下來。

「媽媽，爲什麼張家哥哥，李家姐姐，他們都有爸爸，他們的爸爸常常給他們做新衣服穿，買好點心吃，我的爸爸就該死嗎？你知道爸爸在什麼地方？我們去找他回來。」

「媽媽，房東太太今晚還來嗎？她那麼凶，我真怕她。媽媽，你就把房錢給她罷，免得她再來鬧，我真怕她。她真討厭。她還罵你。爸爸却不回來幫我們。」

「你的爸爸——永遠不會回來了……」她迸出了這哭聲，就把頭俯在桌上低聲抽泣起來。

我站在她的面前，我撫摩着她的柔軟的頭髮，我埋下頭低低在她的耳邊說：『我回來了，我沒有死。你看，我分明站在這裡，在你的面前。你不要哭。』

我忘了饑餓，忘了一切。我只記着我沒有死。我被妻的眼淚，妻的話和孩子的話所感動。他們的話是很平凡的。而我也就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平凡的丈夫和父親。

我的眼淚沿着臉頰流下來，我自己覺得。我想我的眼淚會落到她的頭上。

孩子從櫓上跳下來，走到妻面前，拉她的手勸她不要哭。但妻還在低聲抽泣。而且口裏唸着一個人的名字，這就是我。

我忽然覺得心痛，失望鑽進了我的心。我不能夠給她幫一點忙。我這樣撫慰她，她一點也不覺得。我盡力答應她的呼喚，她却絲毫也聽不見。她說，我已經死了。

我真的就死了嗎？爲什麼我還站在這裏，爲什麼我的心還知道愛？我在平時就有什麼差別呢？我分明不會死。

我急得流出眼淚，我覺得淚珠沿着面頰流下來，但我看不見，這是無形的。

「我在這裏呀！我沒有死，我就站在你的面前呀！你伸手就可以

摸着我的身子！」我用力大聲叫喊。

妻默默抬起頭拭了眼睛，安慰了孩子兩三句，就拿起衣服繼續縫起來。她時時還在嘆氣。她完全不覺得我在她的面前。

我想我一定死了。我說話他們聽不見，我站在這裏他們看不見。我流着無形之淚，我……

我絕望地走到床邊，就疲倦地躺下去，再也爬不起來。

「趙師母，請你下來……」房東太太在樓下尖聲叫。

妻應了一聲，略一躊躇就放下衣服下樓去了，剩下孩子在房裏。他依舊靜靜地翻閱他的畫報。

樓下起了尖聲的談話，後來似乎有些爭吵，但我聽不清楚。我想

下去，我又掙不起來。

過了好一會兒，妻上來了，生氣的樣子，喘着氣，臉上帶着淚痕。

她不說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又拿起衣服在縫。但一面縫，一面又忍不住抽泣幾聲。孩子問她話，她也不理。

孩子不作聲了。他似乎專心翻閱圖畫書，却時時暗地偷看她的動作。

屋子裏很沉悶，只聽見她的抽泣聲。

房東太太進來了。這個老不要臉的女人，年紀至少在四十以上了，嘴唇還塗得那樣紅，打扮得像二十歲的姑娘，只是那聲音却像老

鴉叫，再也沒法改變過。

這個老東西自然也看不見我。她扭着身子到妻對面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去。

「哼，哼，你還這樣癡心。那個死了的窮鬼你還想他做什麼？他活起也沒有給你安逸日子過！你難道還想給他守節？他留了什麼東西給你？你娘兒以後拿什麼東西來吃？我勸你聰明點——」

這不要臉的老東西，她罵我，她勸我的妻！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一定要起來去給她兩記耳光。

然而我倒在床上，不能夠起來，我掙扎，也沒有用。

「我不要聽你這些壞話！不要拿牠來污我的耳朵，」妻氣得臉通



紅，放下衣服大聲對房東太太說。「我癡心，是我自己情願。」

「你情願，但是兩個月房錢爲什麼付不出來？你付給我，我馬上就下去。」

「你下去，我明天就付給你。你現在就下去，讓我清靜一會兒。」

「哼，明天，我已經聽見你說過幾十個明天了，還看不見你拿出錢來！」房東太太冷笑起來。我恨她，我心裏很着急，當初爲什麼不睜開眼睛，却胡亂租了她的房子來住。我開始在床上罵她，但我的聲音她是聽不見的。

「明天一定拿錢給你。你現在只管給我走，」妻依舊生氣地說。

「哼，你明明拿不出錢，何苦說大話？我曉得你今晚上連飯也沒

有燒，就只買了幾個大餅給你兒子吃。哼，我看你這樣硬下去怎麼行？你難道就讓你兒子和兩個餓死嗎？只要你肯答應人家，你們的衣服飲食都有了，我的房錢也有了。你的年紀也不輕了，要和姑娘們比也難比上。好容易人家看上了你。你還要搭架子，說什麼替你那窮死鬼守節？……我問你究竟答應不答應人家？總之我明天要我的房錢。我勸你還是聰明些，不然莫怪我明天不客氣！……」

我的心痛着。我可憐我的妻，我恨我自己。窮死鬼，她當我的面罵我，我不能夠回答她。她侮辱我的妻，折磨妻，我不能夠趕走她。

『我在這裏，我就在這個房間裏。不要答應她，不要答應她！她是個引誘人的壞東西。我並沒有死！你叫她滾出去罷。不要聽她的

話，我會養活你們母子的。我不是已經養活你們這許多年了嗎？叫她滾出去呀！」我用盡了力量叫喊着，但是她們都彷彿沒有聽見。

我記起了妻今晚沒有燒晚飯的事情。……

「好，我明天給你回信罷，」妻低下頭過了片刻忽然低聲這樣說，聲音有些顫抖，連耳根也紅了。

我覺得我的心也冷了。明天……我想。

「那麼，你答應我了，」那個老婦人高興地說，對她做了個詔笑。妻低低應了一聲，過後又紅着臉哀求似地說：「請你讓我甯靜一會兒罷。你已經把我纏夠了。」她說完就站起來在房裏走了一轉，便伏在床上恰恰睡在我的旁邊。

「哈哈，我去了，只要你答應，我什麼事都可以依你，」她又露一個媚笑便扭出房門下樓去了。

我絕望地低低哭起來，無形之淚，無聲之哭。

「你真的答應她嗎？你真的不要我了嗎？我，我是多麼愛你呵！我就在你的身邊！你怎麼看不見，」我悲痛地撫她肩頭，在她的耳邊悲聲哀求着。我的眼淚也流出了。

妻伏在床上低聲哭着。她喚我的名字，過後又說：「××，要是你看見我今晚的情形，你恐怕也會傷心罷。你爲什麼拋下我們母子呢？要是你還活着，我也不會到這樣地步。」

「不要答應她罷，我就在你的身邊，」我又一次哀求說。天呀，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她聽見我的話，知道我就在她的身邊呀！

孩子走到床前來安慰妻。妻握着孩子的手。我連孩子也比不上。過了一會兒，妻忽然自語似地說：「我不能忍耐下去了。爲了這孩子的緣故，我只有答應她了。」

妻說這話就好像在回答我的哀求。這一段話就把我的希望完全毀滅了。

妻決定了，她是有理由的。我愛她有什麼用呢？我已經死了。我真正死了。我不能夠幫助她，不能夠養活她。我甚至不能夠使她見我的身子，聽見我的話語。

我想我應該走了。這裏已經不是我的家，沒有我住的地方了。我

留在這裏得不到一點安慰。在這裏我看見妻的眼淚，而妻却看不見我的眼淚。

去罷，在這個世界裏已經沒有我的地方了。還是我自己走開不來妨害別人的幸福。

這樣一想，我陡然從床上起來站到屋子中央了。

我留戀地用告別的眼光看了房裏的陳設，這是我死後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我才發現陳設是這麼簡單，許多東西已經不見了。我記起了那個老婦人方纔的說話，妻今晚連飯也沒有燒。

我在房裏癡癡地立了許久。

妻和孩子躺在床上相抱地睡熟了。

我走到床前，把他們的可愛的睡臉着了一些時候。我的眼淚向着他們的兩頰流下去了。但是我的眼淚是無形之淚呵！……

我自己捶着胸膛，我哭起來，但是我的哭是無聲之哭呵……

但是那心痛，我的心也一樣地知道痛楚呵……

我俯下頭吻了他們兩個的面頰，不怕會驚動她們。

於是我低着頭吞着無形之淚，靜悄悄地走了。

我不知道我應該走向什麼地方去。

## 在門檻上

一

星期六晚上我在日光咖啡店裏面參加意渥多底講演會。

講演完畢，聽衆都散去了。廳子裏還有幾個人。我找了一個機會走到那個老革命家底面前，問了他幾個問題。我認識他，我在半個月前曾經見過他一面。

意渥多今年快六十歲了，却有着年青人底熱情。他底每一句話都是伴着眼睛裏的一道光芒射出來的。笑和怒在他底臉上不斷地輪流現



着，表示出來他底愛和恨。身子很是墜定。手底揮動表現着他至今還有着大的力量。眼睛裏燃燒着強烈的火焰。這一對眼睛，對於我並不是陌生的，我在每個像他這樣的人底臉上都看見過。

他說完了話。側着頭向旁邊的一個女郎喚了一聲『馬得蘭』。那個女郎正在和人說話，便應了一聲，然後走了過來。她穿了一件米色外套，戴了一頂深黃色的帽子。右邊領口上插了一朵紅玫瑰花。不是別個，她就是方纔做主席的那女子。

『我底女兒』，意渥多指着她對我說，樣子有些得意。他用一隻手去拍她底肩頭，對她說了我底名字。

我驚奇地看那女郎。她伸出手來，給我一個同志般的緊握和微

笑，兩頰紅紅的，眼睛亮亮的，鵝蛋般的面龐，金黃色的頭髮，論年紀不過二十歲光景，這樣年青。

「我聽見考利生夫人提說過你，我很願意和你見面。真是歡迎得很！……我底父親底演說使你滿意嗎？」她底聲音非常清脆，她說話時那一對亮眼珠不住地在我底臉上打轉，同時笑容還留在她底臉上。

「好極了！我一生從沒有聽見過動人的演說。」我感動地讚嘆道。我說的是真話。我直視着她底眼睛，這眼睛裏含有一種我看不透的東西，望着這眼睛我就像受到一次祝福。

「你很會說話，父親聽了一定很高興，」她帶笑說，於是掉過頭去看她底父親。他笑着點了點頭，便拍她底肩膀說：「我們回去罷。」

他又問我：『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可以一道走，我住在第五區的T街，』我回答道，我知道他住在第六區的P街。我回旅館就要經過P街口。

我們三個走出了咖啡店，時候已經不早了。巴黎的春夜是很寒冷的，除了幾條熱鬧的街道而外，街中就沒有幾個行人。這時候天微微在飄雨。我拉起了大衣領。雨點還不時飄到我底臉上。晚風也在刮我底臉。我把眼睛去看他們，他們父女沒有一點怕冷的樣子，他們堅定地下着脚步，談着話，父親把一隻手搭在女兒底肩頭。

我起初不作聲，只默默地在旁邊看他們，聽他們說話。我們又走過了一條街，那里有街燈，很亮。我們底影子在濕地上模糊地顯現

了。我稍微走在後面，看見了他們底影子慢慢兒在動。我又注意地看他們底身子。父親顯然比女兒高出一個頭。他走得不快，身子不住地微微抖動，有時也要喘氣，他底年齡究竟不算小了，他還整日在家勞苦地工作着，說不定在最近的將來死就會來把他抓去。這是很可能的。這時候，在這寂靜的街道中，一個父親把手搭在女兒肩上，慢慢兒走着，這景象似乎是淒涼的，這兩個人好像沒有一點力量。然而決不是的，事實上這兩個人底身上却表現了絕大的力量。父親是意，他是全世界勞動階級敬愛的革命家，許多人甚至把他當作父親般看待；女兒馬得蘭我以前並沒有看見過，雖然還是這樣年青，但從她今晚在講演會裏的舉動看來我就可以知道她在運動中已經佔了重要的地位。

他們決不是孤另另的兩個人，在任何時候他們都不是孤獨的，在他們底後面就立着那廣大的羣衆，只要他們高呼一聲，馬上便有春雷般的叫聲來響應。這並不是夢想。今晚會場裏聽衆的發狂般的拍掌歡呼聲還在我底耳邊蕩漾。

「一幅何等動人的圖畫！」我感動地低聲讚嘆道。

「吳，你爲什麼這許久不說話？」意涅多大概聽見了我的聲音，便掉過頭來拍拍我底肩頭大聲問。馬得蘭也住了嘴來看我。

「我在看，」我微微一笑，這樣答覆他。

「看什麼？」馬得蘭插口問。

「看一幅圖畫，」我平靜地回答。

「圖畫？什麼圖畫？」他驚訝地問。「你看這紅天嗎？在紅天裏那些高聳的古教堂越發顯得黑暗可怕了。」

「不是這個，我看的是另一幅圖畫，」我微笑地分辯說。「這幅圖可以題着革命的兩代人，畫上現出一個父親和一個女兒，這兩種人在一塊兒就表現出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

「你想這力量就可以摧毀那黑暗的，罪惡的世界嗎？」他不等我說完就突然發出這問話，接着又大聲笑起來。

「是的，我相信，」我直率地回答，這時候我的確這樣相信，我把我底肩上的多年來的黑暗的重壓摔掉了。

馬得蘭走過來，到我底身邊，默默地把我底手緊握了一下，她的

手是這樣地熱！我覺得我的身子也在燃燒了。

「吳，你加入到我們底運動裏面來有幾年了？」意渥多起先把頭望着那紅天，半晌不說話，像在思索什麼，後來忽然埋下頭來這樣問道，他底面部表情是很嚴肅的。

「六年，」我簡短地回答。

「六年？你還是這麼年青呢！你比馬得蘭也大不了多少！」他驚訝地望着我說。『你看她在我們底運動裏面也只有兩三年的歷史，』他指着他底女兒。

我也去看她，她的一雙眼睛在黑暗裏放射光芒，嘴唇上掛着微笑，她底臉上沒有一點兒陰影，她底身子永遠是堅定的。她完全是一

個新的人，我用讚美，羨慕的眼光把她看了好幾眼。

「六年？我想不到你已經有了六年的經歷！這六年也許是不容易度過的罷，」他溫和地撫摩我底肩頭，拍拍我底背，像父親對待兒子一般。

「是的，六年的確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日子是過得很慢的，」我堅忍地回答說，聲音裏無意間洩露出了我底苦痛。我不能夠說得快，過去的六年間的回憶並不是愉快的，提起牠們，我不能夠沒有一點悲戚。黑暗的現實像一個黑影至今還壓着我底兩肩，我不能夠把牠擺脫掉，只有當犧牲的火在我底心裏燃燒的時候，我纔可以暫時忘却牠，但過後牠又會威壓地爬上我底肩頭來了。這六年裏我很少有過快樂的



時候，的確這六年是不容易度過的。我最後又用略帶點悲痛的聲音加了一句：「但是我今年已經有二十三歲了。」

「你底苦痛一定很不小罷，我從你這聲音裏也可以想像到牠。我知道在你們那邊年青人底生活是很痛苦的，比我們這裏的還要痛苦。」  
意渥多底顫抖的聲音裏充滿了同情。

「是的，」我只痛苦地說了這兩個字。

「你底父母還活着嗎？」馬得蘭掉頭來望我，她底亮眼睛不住地在我底臉上打轉。

「都死了，他們死得很早，」在這個世界上我的確是孤另另一個人。孤寂便是我底最忠實的友伴。

「啊嘯！」她悲憤地叫了一聲。

「這也好，聽說在你們那邊常常是做父母的武斷地支配了兒女的全部生活。你們那里的家庭就等於一個黑暗的王國。這是真的嗎？」依舊是那老人底顫抖的聲音。

我應該怎樣地回答他呢？他底話是太真實了，立刻給我喚起了許多可怕的回憶。雖然我愛過我底父母，雖然在很小的年紀我就永久失掉了他們，但我依舊不得不在那和專制的王國一樣的富裕的大家庭裏度過了我最幼年時代的光陰。那十七年的生活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夢魘呵！我讀着線裝書，坐在禮教的囚牢裏，眼望着許多人在那裏面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永遠貢獻着不必要的犧牲，而終於

得着滅亡的命運，還不說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這十七年的生活幾乎把我底兩個肩頭壓得不能夠動彈了。但我怎麼能夠使他們了解這情形呢？

『我自己的苦痛是不要緊的，更可怕的，是看見別人受苦而無法幫助他們！那樣黑暗的家庭！這十七年內我已經用眼淚埋葬過了不少的屍體，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犧牲，完全是被腐舊的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底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了一個可怕的黑影，我沒有一點留戀。但是如今六年已經過去了……』我憤激地說着，說到這里悲痛阻塞了我底咽喉，我不能說下去，但我底意思已經明顯地表示出來了。

馬得蘭溫和地看着我，安慰我說：「呵，我還不知道你有着那樣

大的痛苦！你底過去是那麼悲痛的！但是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你也是自由的了！我們應該祝賀你！」她說罷又伸手來把我底手緊握着。

自由？我如今果然是自由的嗎？在我們那邊我被人追蹤着像一條野狗，沒有機會讓我自由說話，沒有報紙給我發表文章，沒有地方讓我自由現身。我永遠躲在黑暗的茅屋裏，窒息着我底聲音，把自己弄成一個啞子，我底眼睛永遠看着陰暗，我這樣地過去了許久。我那裏還有一點自由？最後我到了這所謂自由的國土。在這裏我依舊被人監視着，注意着，警察時時到旅館來向房東太太探問我底行動，房東太

太太常常藉故到我底房間裏來想從我口裏探聽一些消息，辦居留證時我受了不少的留難，前一天在大街上還被警察拉着查看居留證，因為沒有把牠帶在身邊，還受了一次大窘。而且說不定今晚回到旅館裏房東太太就會對我說：『要你明天早晨到警察廳去，你已經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出境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說到自由，豈不是一個反面的諷刺麼？

但我並不會反駁馬得蘭底話，我也不把這意思向她說出來，我知道在運動裏，在生活裏她都是太年青了，她底經驗還不能夠使她明瞭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願意在她底純白的心上染一點血跡。我只把我底悲痛吞在肚裏。

意渥多一定明白我底意思，他又輕撫着我底肩頭說：「吳，我很了解你。六年的時間固然是夠長了，但是爲了一個理想，一個信仰，這還是太短呢！告訴你我已經等了將近四十年了。這將近四十年經歷對於我就像是一個長的夢。那許多過去的事情，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然而那長期的等待並不會摧毀我底精神。你看，就是在今天我還是和四十幾年前一樣地充滿着希望和信仰。吳，我告訴你，不要怕那長期的等待，不管是一年，十年，二十年，那等待總有一天會終結的，我看不見那一天，不要緊，她總會看見的。（他指着他底女兒）至少在她底後面的人總會看見的。」他底聲音突然停止了。溫和的聲音裏含着確定，在四圍的空氣中飄蕩。

痛苦咬着我底心。我底心受傷了。我驚恐地叫起來：『還要等那麼久？』對於我，六年已經有半個世紀那樣地長久了。如今他告訴我還要等待更久的時間。他不會錯，他已經有了四十年的經驗。

『吳，這並不算久。一個人爲了理想就犧牲掉他一生的光陰，這並不算長久呢！』他依舊溫和地說。『我對於我過去的將近四十年的光陰，並沒有一點悔恨，我貢獻了一生的精力給我們底理想，得不到一點個人的享受，永遠生活在那長期的等待裏，我對於這命運並沒有一點抱怨。』

『勇敢！』馬得蘭在旁邊帶笑地拍起手來，他也笑了。

這時候我們轉了彎走進SG大街了。那里比較明亮些，步道上

一些行人，好幾家咖啡店裏射出來溫暖的燈光，送出來一些笑語。再走過兩三條馬路我們就到P街了，意渥多却提議到咖啡店裏面去坐，喝點東西，我也很願意。因為這樣我可以和他多聚談一會兒。我怕馬上就回到那坟墓一般的房間裏去，我在那里永遠是孤寂的，整天看着對面的陰暗的古建築，嗅着那窒息着人底呼吸的煤氣。

我們進了一個咖啡店，這裏面的確比外面暖熱些。有人，有熱氣，有笑語聲。我們揀了一張靠裏的桌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三杯牛奶咖啡。

侍者很快地端了杯子來。我斜倚在靠背椅上，一隻手輕輕撫着那杯子，一面注意地聽意渥多談話，我知道他喝了咖啡後一定有更多的



話對我說。

『父親，你爲什麼常常說那長期的等待？我簡直感覺不到！我一點也不覺得日子過得慢。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看到那黎明的未來，你也可以，』她用清脆的聲音說。臉紅紅的，被一道光輝掩蓋着。我知道是信仰在鼓舞她，是熱情在鼓舞她。我被她底面貌感動了。她接着又指着我說：『你也可以。』

我呆呆看着她底臉，像又受到一次祝福，我漸漸地忘了那過去的陰影。我在她底臉上彷彿看見了那黎明的未來。

『馬得蘭，你還不懂得，』意渥多開始溫和地說。『你也許比我幸福一點，你們這一代人也許比我們更有一點，更強健一點，因爲

你們沒有那過去的陰影。我却有……但是我已經把牠克服了。我有許多痛苦的回憶，你沒有。……你還記得你底母親嗎？那個愚蠢的好女人，她永遠不了解我，她永遠拿一些舊觀念來折磨她自己，結果她終於跟人跑了。」他噓了一口氣。

『父親，你還提她做什麼？你不是已經把她忘掉了嗎？』她把一隻手壓在他底放在桌上的手上面，帶笑地安慰他說。

『但是這時候我又記起她來了。』他微笑地說。『我並不怪她，她沒有一點錯。那是十六七年前的事，從那時起我就不會得到她底消息。現在她應該到五十歲了，不知道他底生活怎樣？我祝福她生活得幸福一點，我究竟多少愛過她一點。這是我底靈魂底一隅，只有這個

是屬於我個人的……」他底聲音在暖熱的空氣裏微微顫動，眼睛看着遠處。好像在看一個我們所看不見的景象。

同情壓倒了我，這個白白喚起了我底一個深深埋葬了的回憶。我自小就愛上了一個純潔的姑娘，在某一個時期裏她是我底暗夜裏唯一的明燈，是我在舊家庭裏的苦痛生活中的唯一的安慰。但是另一個青年來把她給我奪走了，她做了一個不必要的犧牲，讓傳統的觀念零碎地宰割着她，我只知道她染了不治的疾病，就不會得着她底以後的消息，我不知道她現在是否還活在世界上，假若她還活着，我也希望她過着幸福的日子。我也有我底靈魂底一隅。我如今也打開了牠。

一個清脆的聲音把我從回憶中喚起來。這是馬得蘭在說話。她緊

握着她底父親底那隻手，感動地說：「父親，我多麼愛你呵！」我看她底臉，她正用了愛憐橫溢的眼光在看她底父親。

意渥多用另一隻手去撫摩她底手，又把眼光埋下來回答她底注視，過後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咖啡，便微微向後面一仰，頭枕在靠背椅上，用手把嘴一抹，對她微微一笑，喚了一聲『馬得蘭』。然後又把眼光移到我底臉上。那眼光是很柔和的，我看見他底眼睛有什麼東西在發亮。

他哭了！我覺得我很了解他。我現在也想哭了。

「還有一個女人，我底靈魂底一隅裏還有一個女人，她是我永遠不能夠忘記的，」他又把眼睛移去看遠處，看那他底幻想中的景象，

然後用顫動的聲音說，聲音是很柔和的，就像在愛撫那個回憶。「另一個女人，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形容她——這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我在齊利池，她也在那里的大學裏讀書。後來我回到巴黎，她不久也來到這里。我們在一起生活，共同來爲理想工作。但不到半年，她就離開我走了。她永遠不能夠忘記她底那個苦難中的『俄羅斯母親』，那里來了幾封信要她回去工作，她毫不遲疑地去了，我沒有理由可以阻攔她。我們是有了信仰的人，爲了牠我們只得犧牲一切，甚至我們所最愛的東西。……她去了。我記得很清楚，我送她上車以前，我們在一個小咖啡店裏度過那最後一點鐘的光陰，那情景是可悲的。她那邊的情形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她回到那里去就像

踏進虎口裏。雖然我們約定了幾年後的相會，但我們兩個都沒有把握她會生存到那時候，她底命運是判定了的：在監牢裏或放逐地上憔悴呻吟到死。她知道，我也知道。但我們都沒有挽救的方法。她自己對於那命運似乎沒有一點悲感，然而我看見她毅然地去赴那悲慘的命運，我不能夠沒有一點悲惜。我愛她比愛我自己還厲害，尤其是我看見她被那崇高的獻身精神鼓舞着的時候。……她去了，在聖彼得堡來過一封短信報告她平安地到了那里。以後她就沒有信來，我沒法和她通信，我並不知道她底地址。我時時記念着她。我很注意地翻閱各報上的關於她那邊的消息。我盼望着在報上看見她底名字，幾個月後我果然找到了。她被牽連在一個所謂陰謀事件裏，在哈可夫省被軍事

法庭判決了死刑。在五月十一日那一天，那日子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沒有進一點飲食，我也沒有笑過，工作阻止我，使我不能夠到那邊去和她訣別。那一天是個陰天，她和她底兩個同伴被絞死在一個廣場上。她是在俄國受絞刑的第二個女人，第一個是蘇非亞柏洛夫斯加亞，在那邊對於女人素來沒有死刑的，……她死得很勇敢，她帶着微笑走上絞刑台，她先用眼光向下面人叢中看，像在尋找什麼東西，過後就把眼睛看着遠處。當絞繩套進了她底頸項時，她閉着眼睛喃喃地唸着一個字，我知道這些詳情，是從巴黎某雜誌的俄國通信上知道的。那個通信員不知道那一個字底意義。那是尼克，她從前就這樣稱呼我。她臨死還在喚我底名字，還在那人叢中找尋我底面貌，這只有

我一個人懂得。但是我已經不能夠對她做什麼事情了。……她，這  
個女人，她底名字叫安娜，你也許知道她。她底影象永遠藏在我底心  
裏。我常常在夢裏看見她，橢圓形的臉，寬大的額，大的眼睛，淡黃  
色的頭髮，鈴子般的聲音……想不到別人會殺掉她！……她已經死了  
三十幾年了，但那影象還是很新鮮的。她永遠存在我底靈魂底一隅  
裏，這一隅是完全屬於我自己的，我只有這一點東西是自己私有的……  
……但是三十幾年就這樣平淡地過去了。……」

沉默控制着我們，我和馬得蘭都呆呆地望着他。我的心痛楚着，  
是被一種形容不出的複雜的感覺壓着痛。

『父親，這也是過去的事情了，』她溫柔地笑着說。『爲什麼還



要記着那些過去的事情？我們談點未來的事情不好嗎？你看吳快要被你底話引哭了。」她又笑了笑，把椅往她底父親那邊拉，身子偎着父親，很親熱的。她說到我時把眼光在我底臉上停了片刻。那一對亮眼睛裏面蓄着淚水。她說得不錯，我也快要哭了。

「馬得蘭，」他用苦澀的聲音喚她，同時掉過臉給她一個長久的注視，臉上堆着柔和的微笑，然後略略搖頭說：『不錯，這是過去的事情，但牠是永遠不會消滅的。昨天晚上我偶爾讀到屠格涅夫底散文詩在門檻上，我在那頁書上面又看見她底面影了，我覺得就像在昨天才失掉了她。屠格涅夫底詩顯然是爲她寫的。……呵，這樣的一個女人！我怎麼能夠忘掉她？……馬得蘭，你讀過這首詩嗎？』

『是的，父親，我讀過的，一首很好的詩。但是，現在我們回去罷！時間很遲了。你明天上午還有一個講演會呢！你看吳也很疲倦了，他要回去睡了！』她像一個被溺愛的小女孩似的對她底父親這樣說，一面暗暗地給我示意。

我本來要分辯說我並不疲倦，但看見馬得蘭底樣子，我就不作聲地站起叫侍者來算了帳，意渥多也站起來。於是我們就走出去了。

一股冷氣迎面撲來，我打了一個寒噤。雨已經住了。天空是一片杏紅色，好像巴黎城起了大火。幾個古建築底塔頂顫巍巍地聳立在那裡，多麼衰老，多麼孤寂，顯出快要倒塌的樣子。尤其是迎面的賽納河畔的聖母院底兩個鐘樓，鬼影一般地在紅光裏搖動，這好像兩塊墓

碑，上面塗滿了血液，現在快要倒了。一陣恐怖的感覺壓倒了我。

「吳，你看，這是聖母院。雨果底一部小說裏面有過一幅可怕的圖畫，描寫那個偽善的牧師怎樣從那鐘樓跌下來跌死在地上！」意渥多走在街上又用另一種聲音開始說，一面指着那兩個可怕的陰影。

「這麼高！我知道將來還有許多人會從那上面跌下來的。」

「呵，巴黎又在發燒了！這火光中不知道表現着若干的罪惡的行爲呵！我只希望那一天……我能夠忍耐……」他自語似地繼續說，後面的話變成了喃喃的私語，我聽不清楚。

「我底父親平時並不是這樣的，他今晚上太激動了，」馬得蘭在我底耳邊低聲說。「他底過去的生活是很苦痛的，他是一個有着極端

的犧牲自己的精神的人。我從不曾聽見他抱怨過他底命運。」她怕我會誤解她底父親，便又解釋似地說了上面的幾句話。

『是的，我很了解他，而且我很佩服他，』我感勵地說，我還想說更多的話，然而感情把我底喉嚨阻塞了。

『謝謝你，我真是高興得很！』她快活地一笑，突然把我底右手緊緊握着，我看見她底臉在發光，我底心也發亮了。我也是很快活的。

不久就到了街P口，他們父女告辭走了。我們約定明天在他底講演會裏再見。

我回到旅館裏，房東交了一封信給我，是我底哥哥從故鄉寄來的。他許久不給我寫信了。這封信裏敘述了幾件悲慘的事情，也提到

我從前愛過的那個姑娘。她最近病死在她底丈夫家裏。關於她，信裏只有這麼短的一句話，但已經是很難得，而且很湊巧的了。

我沒有流淚，我只嘆了兩三口氣。這靈魂底一隅我要把牠永遠關閉着。

二

我在星期日上午的講演會裏又遇着意渥多和馬得蘭，我們談了許多話。意渥多底今天的演說是特別動人的。這時候他又顯出來一個最強健的人格，一個最優美的精神。他底每一句話簡直是每一股火焰，點燃了每一個人底熱情。在他底身上除了頭上的灰白髮和臉上的皺紋外，就沒有一點老年人底痕跡。他站在講台上就活像一隻生龍或活

虎，他做出各種姿勢，說着火一般的話語，合於理論，又富於熱情，使得聽衆都着了迷。

在一陣拍掌歡呼聲中他走下了講台就被一羣朋友包圍着。我聽見那個意大利的亡命者法布利祝賀他說：「你真是個永遠年青的人！」

馬得蘭站在我底斜對面，她得意地望着我笑，好像在說：「你看，我昨天晚上說的話不是很對的嗎？」

我不回答，我默默地望着她底美麗的，光輝的臉，我又像受到一次祝福。我是很快活的。

### 三

不久西班牙的革命爆發了，革命黨人佔據了巴斯羅納城，他們父

女就祕密到了那邊去。他們底行動真是祕密得很。事前連我也不知。某一天傍晚我去看他們，纔知道他們在前一天晚上就搬走了。房東太太也不知道他們搬到什麼地方去。我對着空屋感到片刻的悵惘。後來我就到朋友處去打聽他們底消息。許多人都說不知道，最後還是法布利對我暗示說他們到西班牙去了。

我坐在巴黎城裏等候着西班牙的消息。報紙上自然登載了許多，但那上面却沒有他們父女底姓名。一個多月以後西班牙政府的軍隊重進了巴斯羅納城，在那裏屠殺了不少的革命黨人。但報紙上也沒有他們底名字。

又過了幾天一個朋友從巴斯羅納逃到巴黎來。我在法布利底家裏

會見了他。他告訴我們，意渥多和馬得蘭都是在最後一次的混亂中死去的。當他化裝逃出那城市時，經過一個廣場，還看見他們父女屍屍體躺臥在那裏的血泊裏，身上有許多傷痕，顯然是經過了長久的抵抗後才被害的。

我相信他不會說謊，但我過後又疑惑起來他在驚慌和匆忙中會不會看錯人嗎？那兩具屍體也許是另一對父女底罷。

我盼望着他們會回到巴黎來。

#### 四

三個星期又過去了。

今天我無意間借到了一本書，那裏面有着屠格涅夫底散文詩在門



樓上，我用我底微弱的聲音把牠讀出來：

『我看見一所大廈正面開着一道窄門。門裏是濃密的黑暗。

門檻上站着一個青年女郎，一個俄羅斯的姑娘。黑暗裏吹着寒冷的雪風，送出來緩慢，沉悶的聲音。

『——「呵，你要踏進這門檻來，你可會知道在裏面有什麼等着你？」

『——「我知道。」這就是她底回答。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侮辱，受苦，監獄，疾病，甚而至於死亡。」

『——「我知道。我準備來忍受，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

打擊。」

「——甚至你底父母，你所愛的人也都要使你受這種痛苦，給你受這打擊。」

「——縱然人家拿恨來報償我底愛，我也甘心。」

「——好，你必須犧牲，你必須滅亡，只剩下一個孤寂的

坟墓，沒有人記着你底姓名，沒有人知道你底愛。」

「——我不要憐憫，我不要感激，我也不要光榮。」

「——而且你還要準備去犯罪。」

「——是，倘使犯罪是必需的，我也不怕。」她說着就埋

下了頭。

「裏面的人聲停止了片刻，過後又發出這樣的言語：「你是否知道，將來在苦難中你也許會否認你現在的信仰，說你的犧牲全是徒然？」

「——便是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請求你放我進去。」

「——好，那麼進來罷！」

「這女郎踏進了門檻。一重厚的門簾立刻放了下來。」

「————一個獸子！」有人在這樣嘲罵。

「————一個聖人！」另一個人低聲回答。」

我把這首詩讀了兩遍。書頁上現出來一個少女底頭：金黃色的頭

髮，鵝蛋般的面龐，紅紅的臉頰，亮亮的眼睛，嘴裏還彷彿在說：『我一定可以看見黎明的未來。』

我忘了自己地把頭俯在書頁上面。

在外面聖母院底鐘聲悲哀地響着。

## 玫瑰花的香

—

馨來了。她插了一束玫瑰花在我的花瓶裏。花瓶放在書桌上，在那旁邊攤開的吸墨紙套上面她留了一個字條：「玫瑰花是一個象徵，你知道。」

玫瑰花瓣的染着墨汁似的深紅色就像一團一團的血。

我在書桌前面坐下來。我陷進了濃郁的香霧裏面。房裏的景物在我的眼前漸漸地變得模糊了。

但我還在想：這是自由的象徵，還是愛情的象徵？難道馨會愛我？

於是在玫瑰花的香霧中我慢慢兒嗅到了別的氣味。這彷彿是血的氣味。血似乎也是香的。

馨近來對我很好，我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我喜歡她，這是真的。朋友們說她愛我，我不相信。從她的嘴裏我從沒有聽見一句關於愛情的話。她並不會當面對我說過她愛我。

關於馨的事情，雖然朋友們談得很多，實際上我知道的却很少。她爲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三年前從她的家庭裏逃跑出來，就住在這都市裏讀書。她的生活是很儉樸的，只靠着她的一個出嫁的姊姊來接

濟她。

朋友們常說馨活潑可愛，我也承認，不過近一兩個月來她的態度却有些改變了。和她來往的男子並不少，有許多人追逐她，她却從來不會和誰講過戀愛。朋友修有一次在失望之餘就氣憤地罵她不懂戀愛，好些人都附和着這個批評。如今他們忽然又說她愛我。女人的心理恐怕只有鬼纔知道罷，我只知道：要獲得馨的愛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從來就不敢做愛情的夢，更想不到去獲得馨的愛情。

我不願意再想這些事情，就從左邊的書堆裏拿了一本書來翻看，想把我的思想集中在書本上面。

這書是一個英國學者的著作，題名是自由論。一個很美麗的題

名。我讀了幾頁，忽然在那書頁上發見了一個歪臉，牠在譏笑我。同時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不錯，自由是一個很美麗的名辭，然而你真正懂得牠的意義嗎？』

誰在我的耳邊說話？房裏明明只有我一個人。難道是我自己在譏笑自己？

馨也在譏笑我罷。她不是說玫瑰花是一個象徵嗎？她說我知道，我知道那是自由的象徵嗎？

我突然變得煩躁起來。我的頭好像被什麼沉重的東西壓着一般。房間裏彷彿發了火。我不能夠這樣忍耐下去。我應該去找馨，找着她問個明白那是什麼象徵，問她究竟幹着什麼樣的把戲。



馨住在一條僻靜的街道裏，她的住房是一個舊式的小樓。那房東是一個老太婆，她平日對馨很好，所以她就在那里住了三年。

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在黑暗裏摸索着登完了那狹小的樓梯。在馨的房門上我輕輕敲了幾下。那裏面有光亮。

「誰呀？」

「我，我是文。」

「請進來。」

馨給我開了門，她的充滿了健康色的臉上露了一個愉悅的微笑。

白衫子，花格子布短裙，下面是一雙赤腳踏在一對木屐上。

「我知道你會來，」她帶笑說。她讓我在一把藤椅上坐了。

奇怪，她什麼都知道。

她的房裏也有一瓶玫瑰花，是放在一個矮桌上的。我想起了我家裏的那一瓶玫瑰花。

『那麼你也該知道是爲了玫瑰花的事情，』我接口說。我望着她的嘴唇，那嘴唇也是紅的，唇邊露出一圈微笑。

『呵，那玫瑰花，』她笑了。『我送你的那玫瑰花，難道你覺得牠不好嗎？』她的兩隻亮眼睛釘在我的臉上。

『不是這個，』我分辯說。『是爲了那字條。你說的是什麼象徵，我不明白。』

『不明白？』她頑皮地嗤笑了。『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會不明白？』

我不相信！」

我只願望着，她並不開口。

「玫瑰花，那是愛情的象徵。」臉上依舊露着笑，聲音很清朗，但我覺得似乎帶了點戰抖。

我完全想不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起初我還以為是我聽錯了。她的這意思我簡直不明白。

「愛情的象徵？」我疑惑地重複唸着。

「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嗎？」她含笑說，那一對眼睛帶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望着我。

不錯，我有些明白了。我的心漸漸跳動得厲害起來。我不知道我

應該說什麼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預備來接受那幸福。

「但是你該知道我不愛花，」我笨拙地說了這句話，我的眼睛却不能不看她。

「這有什麼關係呢？那是從前的事情。現在他們說——」她住了口。她的眼睛裏冒出火來，把我全身的血都燒熱了，我覺得我的臉開始在發燒。

我想：他們的話不錯。

她的臉上也發了紅。她的眼睛看得人不知道怎樣纔好。那眼光在變換，接連表示了好幾種意思。但我却不懂得。我只有一个思想：抱吻她。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

『你不要裝傻了！我早就看透了你的心。那一次在修的家裏，他向我求愛的時候，我分明看見你的臉上起了一陣苦痛的拘攣。我拒絕了他的愛，把這消息告訴你，你那時是多麼高興。』

她這時候會怎樣猜度我的心呢？我在想什麼，她決不會知道。我心裏哀求着：——不要說下去！你就把我拿去罷！

『你不記得兩個星期以前，一個雨夜我一身濕淋淋的跑到你家裏來，我說不願意回到自己家裏去。你就讓我睡在你的床上，你自己却跑到一個朋友那里。那樣大的雨，你一定要走，我留你也留不住。你那时候只要稍微聰明一點，你就可以把我拿到手了。你這傻子！』

她興奮地說話，聲音微微顫動着，就像在回憶當時的情景。她的

引誘的眼光籠罩着我的臉。就像燈光一般，牠把我的心照亮了。沒有黑暗，沒有痛苦。沒有過去，沒有將來。

在她的眼睛裏我埋葬了一切。玫瑰花的香霧包圍着我。

我站起來她也站起來。兩個身子漸漸合在一起了。我沒有說話，只是低喚着她的名字。

『去遠了！那一切都去遠了！……這一刻，讓我平靜地度過這一刻……不要來攪擾我……文，你就在我的身邊……』

她喃喃地說話，聲音很低，顫動，含糊。她好像是在和我說話，又像在對另一個人說話。

我勝利了！我把響得到手了！我不能不得意地這樣想。但這思想

又被她的低語打插了。

「即使是夢也不要緊，……我只要這片刻的安靜。……你們都走這些去罷。……爲什麼單單纏繞着我一個人？……文，你果真在我的身邊麼？」

我不能不開口了。我應該安慰她，使她明白我們不是在夢裏。我很奇怪，她爲什麼會說這樣的話。這和她平日的言行是不大符合的。她不再開口了。那樣熱烈的擁抱使我忘記了一切。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哭聲響了起來。女人的哭聲，但不是在這房間裏，是從隣近一個人家裏送來的。

接着起了吵罵和物件撞擊聲。哭聲愈響愈高，聲音有點兒悽慘。

我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馨忽然放鬆手，離開了我。她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睜大了眼睛四面看。

「那丈夫又在打他的妻子了，」她低低說了一句，臉色就漸漸陰暗起來，好像有一個暗影壓到了她的心上。

我不說話，我很清楚地感覺到那激情是一秒鐘一秒鐘地消退了。隔壁的活動並沒有停止。丈夫在罵，妻子在哭。從那婦人的哭聲裏我似乎聽到了「我與其活着這樣受罪，還不如死了好」的話。

我用憂鬱的疑問的眼光看着馨，好像在祈求她給我一個解釋。

「這人家我很知道。丈夫是一個機器工人，從前性情還和平。他



近兩月來失了工，就漸漸變得暴躁了。他常常和妻子吵鬧。有時候在外面借到一點錢，喝了幾杯酒回來，就借故打他的妻子。那婦人這個月裏進了河南一家工廠裏作工。他賺錢來養活他和兩個小孩。可是丈夫打她的次數更多了。近來他們隔不到兩三晚上就要吵鬧一次，有時候小孩也哭起來。」

她用憂鬱的低音說話。她只是敘述一件事實，聲音裏並不帶半點評判。我不能夠知道她這時候心裏在想什麼。

不要管這事情罷。我們爲什麼不可以繼續我們剛纔的愛情的表現呢？——我對自己說，我還想對她說，但是我的勇氣已經消失了。

她的眼睛不再看我了，她站到窗前。她的眼睛在看別的地方。

隔壁的哭聲繼續着，聲音却低了好些，後來就慢慢地停止了。接着是丈夫閉了嘴，讓那女人悲聲訴說她不幸的境遇。

我不走，我在和自己掙扎。我等着機會來重燃起先前的那種熱情。

忽然那女人的話語被一個男人的哭聲壓住了。那個男子一面大聲哭，一面在說話。

將  
軍

馨掉頭來看我，苦惱地解釋說：「他們的吵鬧常常是這樣結局的。丈夫到後來就哭，說些責備自己的話。於是妻子就去勸慰他。」

我的臉上露了一個苦笑。我含糊地應了一聲。我注意地看她的眼睛。那眼光變了，裏面並沒有愛情，只有一種深的苦惱。

我自己也被一種深的憂鬱壓住了。我不能夠說出這是什麼緣故。

我想決不是因了那夫婦的吵鬧。但是我不能不對自己說：——今晚上對於我一切都完結了。

在玫瑰花的香霧裏我又嗅着了血的氣味。

她的苦惱的眼光還在我的臉上盤旋。那眼光彷彿在說：——你去罷，現在用不着你了。

我走的時候，她給了我一個微笑。這微笑也是苦惱的。

我莫明其妙地到這裏來，現在又莫明其妙地走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樓梯。街中很冷靜，只有一兩個車夫拖着人力車慢慢兒走着。濃墨汁的天空裏嵌着稀少的星點。

我有些疑惑是在做夢。我又想：我如果把今晚上的事情告訴修或別的朋友，他們一定會責備我說謊。

## 二

吃過晚飯我正要去看響，却在公園裏遇見了她，她站在鐵欄杆前面，看那小屋裏面囚着的鷺。看見她，我心裏非常快活。

鷺，那隻生在印度靈鷲山的猛禽站在鐵棍上面望着她叫。她把手一拍，牠就飛起來，牠的翅膀真大，把那間小屋差不多遮去了一半。但是鐵欄杆攔住了牠，牠只得落在地上。馬上牠又跳上了鐵棍，又飛起來，又落在地上。牠的鋒利的嘴，牠的鋒利的眼睛，牠的鋒利的腳爪這時候都失掉效用了。牠又絕望似地叫起來，好像在悲惜牠的失去

了的自由。

「這小屋和靈鷲山比起來不知差了多遠！這時候鷲的心理我倒很想知道，」馨掉頭對我這樣說，她的眼睛裏又露出了一種深的苦惱。在我們的頭上陽光漸漸地熄滅了。

「馨，」我溫和地喚了她一聲，去把她的右手輕輕捏在我的手裏。她的手好柔軟！

她把身子向我這邊移動，緊緊靠在我的身上。眼睛依舊望着那隻在小屋裏撲翅膀的猛禽。

「馨，你不記得昨晚說的話？那一切都去遠了。只有我在你的身邊。……讓我們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平靜地過一些時候罷。」

她的身子微微抖着，我很深切地感覺到，而且我的身子也開始顫動了。過了半晌她掉轉身低聲說了一句：「我們走罷。」

在樹蔭道中我們緩步走着，她緊假着我，一隻手挽着我的膀子。滿地是樹影。好幾對男女青年在我們的旁邊走過去。有些學生迎面走來，投了些好奇的眼光在我們的臉上。

「文，你說得不錯，讓我們找一塊安靜的地方逃避一些時候罷，」她低聲說，我不知道她爲什麼用了「逃避」兩個字。

「文，我需要暖熱，這人間太冷了。我支持了三年，這三年不是很容易過去的呀！現在我怕，我怕我不能支持下去了。」她的這些話猛烈地震撼着我的心。那心開始痛了。

這時候我們走進了一條側路，旁邊有一條石凳是空着的。

「我們坐一會罷，」她說着就先坐下去，我也坐了。

「你用不着怕。我願意幫助你。我一定幫助你支持下去。兩顆心合在一起就可以和全世界宣戰。我願意把我的心，我的愛情完全獻給你，」我熱烈地說。我的聲音裏差不多要淌出眼淚來。我當時並不覺得我的話是怎樣地誇大。

「我的過去生活裏也充滿了黑暗，但是從這時候起那一切都算完結了。你的眼睛就是我的明燈，牠會把我的心照亮。我們兩個就開始來建立我們的新生活罷。」愛情的幻象使我忘掉了一切。我的血快要燃燒起來。我恨不得把身子鎔化了，鎔化在她的愛情裏，兩個身子合

在一起，鑄成一個新的人。

「文，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愛情。我需要男性的熱來溫暖我的心。你以後不要離開我。」

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祈求似地對我說話。世界上似乎就只有我們兩個了。

將  
我了解她，她了解我。我們以後還說了許多話，許多使彼此的心曲愉快而顫動的話。

於是我們兩個離開了公園。依舊是她偎着我，一隻手挽着我的膀子。

軍  
一輛汽車在我們的面前飛馳過去。這是一輛灰色的囚車，裏面裝



了些武裝的兵士。

一個陰影投在我的心上。沒有一點疑惑，至少有一個人是被載去槍斃了。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恐怖地偷偷去看馨的臉。方纔那上面還籠罩着喜悅的光輝，可是如今完全黯淡了。

我們默默地走着。我不敢問她一句話，我怕她的回答會把我的全部希望都毀滅掉了。

我們走到了我的家。

『進去坐坐嗎？』我擔心地問。

『不，我要回去了，』她短短地回答。過後她又加了一句解釋：

『我有些不舒服。』

我想我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也不多說話，只淡淡說了一句：

『好，我送你回去。』

我們依舊默默地走着，走到她家時天已經全黑了。

進了她的房間，我們對坐着。她不開口。我找些話來問她，她只是拿『是』或『不是』來回答。

『我這一晌來心情很不好，脾氣很壞，要請你處處原諒，』她忽然說了這樣的話，臉上露了一個憂鬱的笑容。

是的，她這幾天的確是脾氣不好，喜怒無常，別人真沒法知道她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她完全不是從前那樣的活潑的姑娘。她自己如

今也有些明白了。

然而我却對她說：『沒有的事情！你完全和從前一樣。』

『你不要騙我。我知道我近來有些變了。』她說着就笑起來。這一次她的憂鬱漸漸淡了。我想我們的愛情也許就會重新燃燒起來的。

『馨，現在一切都去遠了，這里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爲什麼還拿憂鬱的思想來折磨你自己呢？每個人都有戀愛的權利的。爲什麼我們就不該有？』我說着就走到她的身邊去抱她。

她不拒絕我，只給我一個微笑。但她的接吻却是很熱烈的。我知道她愛我。我覺得我更愛她。

那一瓶玫瑰花就在我們的身邊。濃郁的香霧包圍着我們，使我忘

掉了一切。

世界上彷彿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了。但是漸漸地哭聲從隔壁人家送了過來。是低微的女人的哭聲。我想不去聽牠，牠却滲透了這僻靜街道上的靜寂的夜。

馨在我的懷抱中顫抖着。她不說話。我想她也許不會聽見。我希望那哭聲馬上就停止。

馨忽然掙脫了我的懷抱，驚惶地往四面看。她苦痛地低聲說：「那婦人又在哭了。」

這一句話就像一塊石頭打在我的心上。痛苦是沒有終結的。我知道在這里在這晚上我們的愛情又完結了。

『馨，你明天就搬家罷！不要在這裡住下去了。再住下去你就會變成瘋狂的。在這個大都市裏我們就不可以找一塊安靜的地方？』我極力在挽住那失去的希望，我祈求地對她說。

『安靜的地方？』她低聲重複唸了一句，過後帶了絕望的樣子說：『到處都是一樣。毒已經蔓延到病人的全個身體了。』她的眼睛裏射出了恐怖的光芒。她慢慢地掉頭去看她的書桌。

牠的話像毒汁一樣地流進了我的心。但我不能夠反駁她，她說的是真話。我恐怖地跟隨着她的眼光去看書桌。那上面躺着一份港報。

長江一帶發生水災。日本飛機轟炸灤東鄉村。上海某工廠失火，焚斃女工數十人……

這些字陸續映入我的眼簾。

響的眼光轉到我的臉上。我們交換了一瞥恐怖的眼光。

我無意間把肘一動，就把花瓶撞到地上了。一個響聲打破了這屋裏的沉寂。玻璃花瓶碎成了幾片。地上積了一灘水，玫瑰花凌亂地散落在水裏。

我慚愧地，苦惱地，恐怖地拾起花。她走過來掃地。我把玫瑰花握在手裏，憐惜地吻牠，那香味刺進我的鼻裏。却使我的心發嘔了。

完結了！今晚上又完結了！一切的希望都給摧殘了！

『你不要管牠。你就放在那里，等我自己慢慢兒來收拾牠，』她這樣說。那憂鬱的眼光却說了要我走開讓她一個人在家裏的話。

我走了。心裏却掛念着她。我走在街上，一切都變冷了。天空現了海水一般的深藍色，在我的頭上橫着幾大片黃色的雲。

我忽然想到了幾年前的屠殺。修告訴過我那時候在這些街上每隔五六步遠就躺臥着一個殘廢的死屍，修自己在兩次的危險裏保全了性命。他說的決不是假話。

我彷彿看見許多鬼從地上爬起來跟在我後面走，我就害怕起來，拚命跑着，跑進了熱鬧的街道，纔漸漸地把自己的紛亂的心曲鎮定了。

我回到家裏，心裏只有黑暗和疲倦。那本自由論還躺在書桌上。我甚至不敢看那個書名。在這個環境，自由這名辭不就是一個反面的

譏刺麼？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想着我和馨的戀愛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門上忽然起了熟習的敲聲。

我不想站起來，在床上叫出了『進來』兩個字。

門開了，進來的就是馨。想不到她這時候會來。

『你！』我叫着，我驚喜得跳了起來。

『今天晚上我不要回家去了，』她疲倦地說，就像走過了很長遠的路程。

『爲什麼你忽然又變了心？』我想問她，但我却不敢問。我怕這問話又會把這個好消息給我打消掉。我想我們的愛情有了轉機了。



她在我的書桌前面坐下來，摸出手帕揩拭了額和嘴，用一種冷笑的聲音唸出了那自由論的書名，然後掉頭對我說：『那夫婦給警察帶去了。你走後他們吵得更厲害，女的嚷着一定要去自殺……』

『不要談這些事情了。爲什麼我們就不應該安靜地過一刻呢？那愛情，我們就不該享受愛情的幸福嗎？』我不顧一切，痛惜地用悲聲打斷了她的話。

她愛憐地看着我，她的面容，她的眼光都漸漸在改變了。她站起來，走到我的身邊，我一把就抱着她。玫瑰花的香又使我忘掉了一切。

這晚上她睡在我的床上，我並沒有到朋友那里去。這夜晚是美麗

的，柔和的。當她的身子在我的熱烈的擁抱下面顫抖的時候，她像唱歌似的用顫動的聲音說：

「這一刻，就讓牠繼續到永遠罷……就讓愛情來把那一切給我驅逐開罷……這一刻我只要嗅着玫瑰花的香……我只要見着你，……黑暗，痛苦，寒冷，……夠了，我受得夠了。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溫暖，我需要溫暖，……不要把溫暖給我拿走罷……」

她說出了我心裏的話。我的感情和她的是同樣的。

這一刻我的全個身子都滲透了快樂。我想不到會有明天。

### 三

明天終於到了。昨晚的快樂似乎成了一個美麗的夢。在下面的街

道上很早就響起了汽車的喇叭。

她臨走的時候告訴我，她打算不再讀書了。她的姊夫近來的經濟情形很不好，商店生意壞，捐稅又太重，今年虧本很大，她因此不願意再累她的姊姊。

我自然用盡我的力量來安慰她，我還說我可以幫助她。她只是笑了笑。因為她知道我並沒有這力量。

但是我想我一定有辦法。

#### 四

我和馨接連過了四天的快樂的生活。在這快樂中我們也看見了一些暗影。但牠們終於被快樂掩蓋了。

第五天我沒有去找她，我被別的事情纏住了。但是我晚上回家却看見書桌上放了一個字條，她留下的字條。

她來過了。在字條上她寫着這樣的話：

「我是來告別的。毒已經蔓延到病人的全身了。我不能夠再裝做一個瞎子。一刻的快樂只給了我以後的更長久的苦痛。玫瑰花瓣上面已經濺上了病人的膿血。我嗅到那毒氣了。我要救自己，我便去做一個醫生。你不要找我。我們將來一定可以在那病人的身邊會見，我知道你有一天也會去做醫生的。我熱烈地吻你……

你的馨。」

我讀了這字條還有些兒不明白她的意思。我連忙跑出去，僱了一

部人力車一直坐到她的家。

我急急跑上樓去。她的房門開着。我去扭燃了電燈。

房裏沒有人。除了一點舊傢具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傢具是房東的。無疑地馨是消滅了。

我在房裏徘徊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忽然在屋角裏我發見了一束玫瑰花，花瓣已經枯萎了。我拾起牠來，拿到我的鼻上，一種淡的異樣的香味慢慢兒沁入了我的鼻裏，使我想起了她的字條上面的話。

「張先生，」一個女人的叫聲把我從思索裏喚醒過來，那是馨的房東，那個和藹的老婦人，她帶笑地望着我。她知道我是馨的好朋

友。

「鍾姑娘搬走了，她沒有告訴過你嗎？她說搭船到上海去。」她的帶了皺紋的臉上露了驚訝的神情，她一定奇怪：我會不知道她已經搬走了。

「我知道，」我含糊地應着。其實我知道的是另一件事情。到上海去，那是馨的假話。我知道她一定在這城市裏。

但是我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呢？

我遲疑地望着那一束枯萎了的玫瑰花，我的眼淚慢慢兒滴在花瓣上面，從那里透出了一股一股的淡淡的異香。

## 父親買新皮鞋回來的時候

### 一

月接連着月，年跟隨着年，像打鞦韆一樣地翻過去，就這樣迅速地經了許多個年頭，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可是我如今長大成人了。

孩子的記憶是很模糊的，從那時到現在我已經忘記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只有一個面孔還留下來，通過這些年代，鮮明地刻印在我的腦裏，這是父親的面孔，昨天我還在舊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父親的文章。

父親的臉是一個溫和的瘦臉，有一頭濃黑的短髮，有一張大嘴，當他笑的時候，那神情是很有趣的。『齡兒，來！』父親從外面回來常常這樣喚我，要我爬上他的膝，他逗着我笑，我望着他的張開的大嘴，那裏面有兩排雪白的牙齒。

父親是愛我的，他從沒有對我發過脾氣，當他每次把我喚到他的面前時，他總是對我做着笑臉，給我說些好聽的話，或者用他的柔軟的手撫摩我的頭，他永遠用他的溫和的聲音喚着我的名字。有幾次我做錯了事情或者我對母親發了脾氣，他也並不責備我，他不過把我叫去，溫和地給我解釋一番，直到我聽得心平氣和時，他纔放我去玩。其實他的話我有一大半還是不會懂得。



父親是忙碌的，白天他很少在家裏，早晨一大早就他就匆忙地出去，快到傍晚纔回來。晚上他除了看書寫字外，就和母親和我談些閒話，說些故事。那時候在我們家裏日子還過得愉快。我常常笑，我也看見父親笑，和母親笑。

漸漸地父親有些改變了，我不知道這改變是從什麼時候起的，不過我看出來他是慢慢地變得憂鬱，變得陰沈了。起初父親偶爾不回來吃晚飯，或者吃過晚飯後就出去，讓母親和我在家裏寂寞地閒着，母親做着針黹，我重複地翻閱那本破舊的圖畫書。時候是冬天，外面風刮得很厲害，有時候又落雨，父親回來，樣子很狼狽，他的鼻子凍得通紅，手凍得冰冷，有時頭上身上都積着雨點。母親自然就放下針

藩來照應他。他不多說話，默默地坐下來，我和平時一樣跑到他的身邊，親切地喚聲『爸爸，』他應了一聲，有氣無力地把他的手撫摩我的頭，張開嘴對我一笑，這笑容已經和從前的不同了。過後他就說：『齡兒，你去睡罷，』就吩咐母親打發我去睡。我不敢說一句反抗的話。我想父親是變了，漸漸地變得可怕了。

在床上我還沒有閉眼，就聽見母親在和父親低聲說話，彷彿母親的話說得很多，父親不過說幾句，過後又像母親在哭的樣子，我在被窩裏面害怕起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後來也就睡熟了。

日子照樣地過去。父親每天晚上依舊出去，而且常常回來得更遲，母親一個人坐在家裏等他，她早早就打發我去睡，她說父親回來

看見我不睡一定不高興，我問她父親這些晚上在什麼地方做事情，她只說不知道。我想她一定知道，但她却瞞着我。我有時就執拗着不肯去睡，然而終於受不住寒冷，又經不住母親的一番好聽的話，就只得屈服了。

父親爲什麼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呢？父親爲什麼要變得憂鬱陰沈呢？我不知道，問母親，也得不到着明確的回答。我只看見父親的顴骨漸漸地變高起來，臉色漸漸地變黑起來；母親的也是。母親也跟着父親變了。

於是他們把我送進了小學校，早晨母親送我去，下午她接我回家。我的生活有些改變了；父親的却還是那樣，每天只有在早晨我可

以看見他。他總是擺着一個嚴肅的面孔，偶爾也笑，但笑得不像從前那樣的可愛了，他很少再把那一嘴的白牙齒露出來給我看，而且嘴上也多了一圈鬍鬚。

接連有兩天父親在家裏不和我說一句話，那臉陰沈得就像堆滿了黑雲，他和母親也只說了很少的話，而且在一個角裏說，聲音很低，我完全聽不見。晚上父親回來得比較早，我還沒有上床，他的臉色青得很難看，在臉上閃耀着一對血紅的眼睛。我那時正俯在桌上讀國語讀本，突然看見父親的臉，我有些吃驚，我還以為是別的人闖了進來。

我一半畏怯，一半高興地喚了一聲「爸爸，」就爬下椅子，預備

跑到父親的面前去。

父親不回答我，他的臉色依舊是那樣陰沈的。好像他就看不見我一般。他把嘴一動，給母親做個姿勢，一面說：『齡兒，……馬上打發他去睡。』

母親並不辯駁，她順從地答應一聲，就走過來，牽着我的手帶我去睡。我看看父親的臉，又看看母親的臉，知道不能夠有什麼希望了。心裏很想哭，覺得非常寂寞無趣，又不敢說一句話，就默默地跟着母親走進後房間去睡了。

母親給我慢慢地脫衣服，她低低地嘆了幾口氣，但她並不說話，却時時在偷眼望父親，父親在房裏埋頭踱着，我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些

什麼。

「你好好地睡罷，」母親給我蓋好了被，低低地這樣說了一句，她的臉俯在我的臉上，忽然從她的眼裏，流下了幾滴淚珠。母親哭了，像她那樣大的人會哭起來，爲了什麼事情，我不知道。我正要問，母親馬上就拭了眼睛走出去了。

「齡兒睡了嗎？」我聽見父親問母親道。「睡了，齡兒近來很聽話，」母親這樣回答。

接着外面就起了叩門聲。父親馬上對母親說：「你到裏面去。」他自己就去開門。

母親進來了，她却躲在房門邊偷看外面。好奇心引動了我，我也

把臉緊貼在板壁上，從縫隙裏看出去，我可以看見父親的動作。

父親開了門引進來兩個人：一個是穿着舊西裝的瘦漢子，一個是紫色面膛身材高大工人模樣的北方人。這北方人手裏提着一個大籐包。

父親把門關了，回來問那兩個人道：「你們沒有遇見別的人嗎？」

「大概沒有，我們在路上很留心，」穿西裝的說。

「重要的東西都在這里，」那個北方人把籐包放在桌子下面，莊重地說，就在靠牆的椅子上坐下來。

「我想這里大概不要緊，沒有人注意到這里，」穿西裝的說，「不

過你也得當心。」他也坐了。

「我知道。你那里怎樣？今晚上恐怕有問題，」父親沉重地說。

「我那里不能回去了，」穿西裝的回答說。「他也得馬上搬家。」

我看他那里明天也會成問題。說不定會有人供出他那個地址。」

於是他們三個人就把身子俯在桌子上面，頭擠在一起，低聲談論着什麼事情，談了好一會兒，又看見那個穿西裝的摸出自來水筆和本記事冊寫了一些字，三個人一面看，一面談話，後來穿西裝的就站直了身子把剛寫過的那幾頁從記事冊上撕下來燬了。

父親去開了門，送走了那兩個客人。母親老是躲在門後面看，客人一走，她馬上就走出去。



『什麼事情？』母親膽怯地問父親道。『他們是什麼人？』

『兩個朋友，公司裏的同事，我們談的是生意上的事情，』父親做出冷淡的樣子回答，一面就從桌子下面取出那籐包，提着向後房間走。

我連忙翻過身子，把頭縮在被窩裏面，害怕被父親走進來發見我在偷看他的舉動。這時候我的好奇心漸漸消失了。做生意買賣，是很平常的事情，連一個小孩也知道。我起初卻不會想到生意上的事情就是這樣的，那麼籐包裏面一定是裝的買賣的東西。

一會兒沒有動靜，我把頭從被窩裏伸出來。父親並沒有進這房間。他在和母親說話。

『你不能看，這是別人的東西！』父親在外面分辯說。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幹的是什麼事情，你不爲你自己打算，你也該愛惜船兒……』母親差不多要哭了。

什麼事情？母親爲什麼向父親說這些話？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我連忙把頭貼在板壁上去看。母親坐在靠牆的椅子上，父親就站在桌子前面。那個籐包橫臥在他的腳邊。

『輕聲點，輕聲點！』父親受窘似地接連說。

『不要瞞我。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怕我還看不出來嗎？

……我知道的。我有一個親戚就是爲了這事情死的。他的舉動就和你現在的一樣。』母親一面說，一面揩拭眼睛，她的聲音並不大，不過

我可以聽得清楚。

「你既然知道，就不要說下去了。說下去也沒有一點用處，給別人聽見反而不好，」父親屈服似地溫和地說，就在桌子前面的櫥上坐了。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他好像埋着頭在想什麼。母親依舊坐在那裏，斷續地抽泣着。

過了半晌，父親抬起頭來又在向母親說：「希望你了解我，我自己是不能自主的。那熱情，那理智，都把我趕上那條路。你記着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的一個。但是那公道是要來的。……」他站起來去替母親揩眼淚。

「然而給兒，你就不爲他的前途想想嗎？」母親動着頭掙脫父親

的手這樣說。「這籐包放在這裡是不行的。我們都會給他毀了！」

「不但爺兒，還有你，但是我也顧不到這許多了。這籐包不放在這裡又有什麼地方好放呢？爲了公道，我把我所最寶愛的也要貢獻了出來。現在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時候了。這好像是一種遺傳病，我的父親就是爲了這個死的……你既然知道這些事情，你就應該了解我。你不看見我這些時候已經受夠了苦痛嗎？」那時候我還不能了解父親的語意，但是他用一種顫動的聲音說話，那聲音裏面含得有愛，把我聽得要哭了。我連忙又把頭縮進被窩裏面，不再去聽父親和母親談話，不久我就聽見父親提着籐包進了房裏來，母親跟在他後面。他們兩個幫忙着把籐包放在床底下。母親不再和父親爭吵了。

「齡兒倒睡得很好，」母親嘆息似地說。「這個孩子真可愛，下一個月他的生日就來了。我打算給他買一雙新皮鞋。」

父親沒有回答。

我在被窩裏聽得清清楚楚，却不敢動一動，我想到那新皮鞋，心裏就高興了。

晚上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但第二天醒來我也就把牠忘記了。我也忘了父親和母親談的事情，我也忘了床底下的籐包。父親的臉色似乎比前幾天溫和一點。他帶着笑容把我的頭撫摩了許久，然後纔出門去。

父親依舊每晚上出去，母親依舊做着針黹等他。母親早早地就打

發我去睡了。她要我聽從她的話，她不再說父親不高興我遲睡，她却允許了我一件事情：在我八歲的生日到來時，她給我買一雙新皮鞋。那樣的新皮鞋自從我在學堂裏看見一個有錢的同學穿了來上學過後，我就向母親要求過幾次。不說別的，單爲了那一雙皮鞋，我也得聽從母親的話。

過了幾天，在一個傍晚我們剛吃完晚飯，還沒有離開桌子，就有人來找父親。我認識那客人，他的高大的身材和紫色的面膛，我那晚上在板壁縫裏看得很清楚。他站在門角裏在父親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父親的臉色就變了。他們兩個又低聲談了幾句，就一道走進後房間，把籐包提出來，由那北方人擱起走了，父親陪着客人出去。

母親望着他們出去，便寬鬆似地嘆了一口氣。我問母親那籐包裏放的是什麼東西，母親只說不知道，又說是父親的同事寄存在這裏的。

我們等父親回來，但過了許久，還不見父親的影兒。後來父親進來了，神情很是驚惶。他一進門就吩咐母親說：『把臉兒打發去睡。』他說話聲音很沉重，不但我有些怕他，連母親的臉色也漸漸變了。

我知道一定又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但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爲什麼一定要打發我去睡。我想問母親，看見母親的那個憂鬱的臉，我又不敢開口了。我只得默默地跟着母親走進後房間。

這一晚上我在被窩裏聽見父親和母親搬東西的聲音。他們時時跑

進後房間來。他們在忙着收拾東西，我們又不搬家，我不知道他們晚上收拾東西幹什麼。

第二天早晨母親不讓我進學校，父親也不到公司去，他們一晚上就把行李完全收拾好了，說就要搬家。他們年紀大的人自然比我知道得更多，但是我們好好地住在這裡，沒有什麼事情，為什麼突然就要搬家？我始終不明白這事情。問母親，母親又不肯給我解釋。

父親早早地押了行李去了。過後我和母親也坐上黃包車走了。地方不很近，我覺得我們經過了許多條長的街道。後來車子在一條窄巷裏停了下來。前面是一個舊院子，母親去敲那兩扇油漆的大門。門開了，一個婦人出來，她和母親說了幾句話，就把我們引到裏面去。



母親告訴我，這是父親的同事的家，在這里人家給了我們一間房子住。只有一個不很大的房間，我們的許多東西就堆在那裏面。

我們沒看見父親，只有兩個中年婦人來和母親談話，來給母親幫忙。那兩個女人我是第一次看見的，面貌還算和氣，母親叫我喚他們做孀孀。

我們把屋子佈置好了，這里無論如何不及我們以前住的地方好，我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搬到這里來，我也不明白母親爲什麼就胡亂地跟他做。

晚上夜深父親纔回來，我已經睡了，第二天一早他走出去，這晚上沒有回來。這是第一次在外面睡覺。

母親也不要我上學了，她說：我們住的地方離學校太遠，不方便。她就叫我家裏溫習功課，她每天教我認識幾個新字。

家裏的生活是很寂寞的，這人家沒有孩子，外面又是一條僻靜的窄巷，一天很少有人經過。我沒有一個遊玩的伴侶，整天又看不見父親的臉，除了母親外院子裏就只有那兩個被我稱爲『嬉嬉』的婦人和兩三個被我稱爲『叔叔』的陌生的男子。每天我真正過得沒有趣味，只有母親時常給我一些安慰，一些暖熱。但是母親比從前更瘦，更多憂愁了，我時常看見她皺着眉頭嘆氣，有一兩次一個人在房裏流淚。

父親一連幾夜沒有回家，這很使母親擔心。我每晚總要問她爲什麼父親不回來，她帶笑地回答說父親被公司派到別處去做生意去

了。過後我一旦閉了嘴，她又皺着眉頭噙起氣來。

於是一個晚上父親回來了，時候還早，我剛剛爬上床，外面正落着大雨，父親就淋濕得像一隻落湯雞，樣子很可怕，我幾乎不認識他了。

「你？——你弄成這樣子？」母親放下針線驚訝地說。「雨落得這麼大，你還跑回家來？」

「一隻狗老是跟着我咬，倒是這場大雨救了我！」父親喘息地說，一面在解衣服的鈕扣，母親遞給他一塊毛巾讓他去揩拭頭上的雨點，母親又去檢出乾淨衣服來給他換。

「你也應該愛惜愛惜你的身體。你的身體本來很弱，再也經不起

你這樣地糟塌，」母親一面幫忙父親穿衣服，一面勸慰似地說。「我替你擔了這幾天的心。」

「這幾天過得真苦，外面狗咬得厲害，我簡直不敢回家裏來，怕連累你們。老張帶的消息，你得到了嗎？今天實在忍不住了，趁着這次大雨就跑回來看。看見你心裏倒很快活。」父親的聲音變得溫和了，和他從前的差不多。奇怪父親那樣大的人會怕狗，真想不到！

母親起初不說話，望着父親的臉，默默地垂淚。後來她忽然迸出哭聲說：「你從此就都改了罷。你看，你給我們帶來了多少的苦痛！這幾個月來我就沒有快活過。我每天每夜都替你擔着心。」母親的聲音很低，但我知道她哭了。

父親默默地在房裏踱着，過了半晌他纔說：「不行。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我自己再沒有選擇的餘地。爲了衆人就顧不得我自己。我並沒有做過一件錯事情。我做的全是爲了公道。」

「我是你的妻子，翰兒是你的孩子。你拿什麼給我們呢？我們並沒有一點錯過。你爲什麼要給我們帶來痛苦？」母親的哭聲使得我也在被窩裏哭了。

「我只有一顆心，一條性命。我顧到衆人，就顧不得你們了。我們大家都沒有錯過，誰都怪不了誰。」父親的聲音很苦澀，我想，父親也許要哭了。

「那麼你當初爲什麼又要和我結婚？——」母親差不多一個字一

個字地說出這話，似乎有什麼東西阻塞了她的咽喉，她再也接不下去。

父親嘆一口氣，沉默了許久，他看看母親哭，說不出話來，只把脚不住地在地板上擦磨，掙扎了許久，後來纔說：『那是我的錯。我們這種人的確是不應該結婚的。我們不應該有妻兒。我們孤獨地去受苦，孤獨地去死，自己一個肩頭承擔了一切，自己吃完種下的苦果，不再給第二個人留一點苦痛。我已經犯了不可挽救的錯誤了。我的確對不起你們。但是我已經足夠苦了！你爲什麼還忍心拿那些話來磨折我？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夠再見面多少次！我怕……』我想父親也在哭了。

父親這晚上沒有走，第二天他留在家裏，他和母親過得很親蜜，他們似乎忘記了前一晚上爭吵的事情。此後父親就接連在家裏住了幾天，晚上雖然出去，却回來得很早。我覺得我又找回來我的溫和的父親了。於是我的生日就到了。

母親前一個月就允許了我，要給我買一雙新皮鞋。我的生日快到來的那幾天我就天天催問着母親，害怕她把那事情忘記。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生日是一個很好的晴天，早晨父親出去時，母親叮嚀地囑咐他，要他一定把新皮鞋給我買回來，他回答說不會忘記，他還說他下午就會回來，帶我出去看戲。我這天的高興自不必說。

我們在家裏吃過中飯就等着父親回來。我在院子裏玩，一聽見脚

步聲我就跑出去看，以爲是父親買了新皮鞋回來了，我們去迎接他。但是一個下午過去了，父親的影兒也沒有看見，連母親也有些着急了。

晚上很遲我們纔開始吃晚飯，母親約了同院子的那兩個中年婦人來。但我們吃得很沒趣味。我想到那一雙新皮鞋，我差不多要哭了。

吃完飯，我就覺得很疲倦，兩隻眼睛老是想閉起來，等父親等得有些不耐煩了，父親依舊不回來。母親沒辦法就只得打發我去睡了。她安慰我說明天早早起來就有新皮鞋穿。

我剛剛睡好，就被一陣急速的打門聲驚醒了。我看見母親去開了門，那一個紫色面膛的北方漢子走進來，低聲和母親說幾句話，母親



就匆忙地掩上門跟着他出去了。

我心裏跳得很厲害，不知道在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我也有些覺得那個北方漢子到我家裏來，決不會帶來什麼好消息，他到我家裏已經是第三次了。我想支持着不要睡去，好等母親回來，向她問那詳細情形。但後來不知道怎樣我竟然昏昏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問母親晚上到什麼地方去了來，母親根本就否認她昨天晚上出去過，她說我是做夢把頭腦弄昏了。但母親的一雙眼睛却是紅腫的。我又問她父親把新皮鞋給我買回來沒有，却惹起了她流眼淚。

我要的新皮鞋始終沒有被父親買回來，而且以後我也就永遠沒有

看見父親的面孔了。母親也不再提起父親的事情。我若問她父親在什麼地方，她就說父親到外省做生意去了；問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她就說明年。過了一年我再問她，她又拿一個明年來回答我。這樣的明年已經過許多個，而父親却始終沒有回家來，我甚至得不到一點他的消息。

我是靠着母親把我養育成人的。爲了我，母親歷了不知若干的辛苦。可是我剛剛結婚，和母親同住不到半年，母親就永遠離我而去了。在她的遺物裏面我無意間發見了一份舊報紙，那上面登載着父親的消息和照片，從那里我纔知道父親的最後的歸宿。

以上的話是寫給你看的，祥，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的八歲的生日，我恰恰沒有給你買回來母親許你的一雙新皮鞋。

祥，孩子，你今天是失望了，你不會得到你夢想的新皮鞋。我記得很清楚當我空着兩手回來的時候，你的眼睛裏閃耀着那麼明亮的失望的淚花。看見你含淚糾纏着母親的樣子，我差不多也要淌出了眼淚來。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就突然地在我的眼前顯現了。

祥，孩子，你決不會知道，二十多年前在這家裏也曾經有一個八歲的孩子寂寞地度過他的生日。那孩子就是你的父親。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天我也會像你今天那樣焦急地盼望我的父親買了新皮鞋回來。但我也只得到了使人流淚的等待，更不幸的是，新皮鞋不見來，我的

父親也就從那天起失掉了。

在那些時候我永遠不會把父親了解過。而且爲了新皮鞋，爲了他給我和母親的種種的寂寞痛苦，我常常詛咒着那失去的父親。你看在前面的我的文章裏面我又把他描寫成了一個怎樣嚴厲不近人情的人物。我如今纔知道我是怎樣地把他誤解了。但是現在又輪到你來描寫我的時候了。

這也許是個悲劇罷，當我寫上面的文章，也就是在回憶裏尋求我的父親的面影的時候，我常常覺得我是借用你的筆來寫我自己；我不僅是在描寫我的父親，同時彷彿又是在描寫從你的眼睛裏看出來的我的面影了。我知道你會詛咒我，像我詛咒我的父親那樣，因爲我會給

你寂寞痛苦像我的父親所給我的那樣。

祥，孩子，我不抱怨你，這詛咒是我應得的。你看，我離職的父親一樣，我也犯了那不可挽救的錯誤了。我本也該孤獨地去受苦，去死，用自己的肩頭去承擔一切，自己一口吞盡自己種下的苦果，不再給第二個人留一點苦痛。無名地生，無名地掙扎，無名地死，用我的一顆心，一條性命。我不應該留下一個兒子。我的父親說過：『爲了公道，把最寶愛的東西也貢獻了出來。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現在又輪到我來重述着他的話語了。父親果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的一個。這『爲了公道』就像是一種遺傳的病症，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又傳了給我。我祖父爲了這病死了。我父親爲了這病死

了。我不是第一個，我也不是最後的一個。孩子，我也許還要把牠傳給你罷，而且你也許還會傳下去，使我們一家世世代代都做傳染這公道病的病菌，世世代代都做被人狩獵的捕獲物，被人輕視的賤民，被人懼怕的毒物。

將軍 祥，孩子，我對你是犯了怎樣大的一個錯誤了。我留下你，我就會把公道病遺傳給你，使你將來也走我祖父，我父親，我自己的路，使你將來也會像我們那樣受苦。我們決不能夠避免掉這種病，因為公道已經混在我們的血液裏面了。祖父的血裏有牠。父親的血裏有牠。我的血裏有牠，你的血裏也會有牠。而且假使我們不終止這個血統，這種病就會永遠傳下去，我們子孫裏面決沒有人能夠治好牠，而去享

實現社會的種種幸福。所以孩子，不能夠從我起，就從你起罷，你不要再犯那不可挽救的錯誤。從你起就把我們的血統終止了罷。

「祥子，今天我不過給你一個失望罷了，以後輪着我給你的苦痛的時候還多着呢！我不知道你到什麼時候纔能夠了解我，像我如今了解我父親那樣。但是我恐怕我已經沒有充分的時間來等待了，我父親是在我八歲的生日裏失去的。今天是輪到你的八歲的生日了。我在任何時候都會像我的父親那樣地突然消滅的。所以我不能夠等待，我不能等到你懂得我的交卷的那一天，我就寫下這些話，我把牠放在我的文件中間，希望將來我離開這人世以後你可以從我的遺物裏面尋出牠來，牠會作為我的遺言那樣，告訴你關於我的一切，牠還可以供

給你一些生活經驗，免得你將來再去犯我們幾代人都犯過的錯誤。至少當你將來爲了種種的苦痛詛咒你父親的時候，你也會知道你父親曾經爲了同樣的原因詛咒過你祖父。記着，我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現在我的話快寫完了。四圍是靜悄悄的。你母親和你都安靜地睡熟在床上。你也許在夢裏會看見父親買了新皮鞋回來罷。但是你母親，這個可憐的好女人，她太勞苦了，明天天一亮她又得忙碌起來。她對待我就像我母親對待我父親，而我折磨她也就像父親折磨母親那樣。歷史似乎是循環的，一切做過的事又重新來做，一切都一樣。但是我們應該來把牠終止了。孩子，我們應該來把歷史改造了。



孩子，去罷，你長大起來，你去，去把歷史改造過。用你會祖的血，用你祖父的血，用你父親的血，用你自己的血去改造歷史罷。

## 將 軍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

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

響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雪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很不错，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

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脚跟似地，他要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

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爲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子，就像把將軍的官

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走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膽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膽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



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晌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候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

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却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  
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達，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

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接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達，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特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

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挽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達，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折磨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

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睛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了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達，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

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裏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

……』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

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了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自主地把臉壓在她的手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

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



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里規規矩矩地坐下來，拿出那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又是這樣的話！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老是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

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鬍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

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着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

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她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

「將軍，你喝醉了？今晚可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這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魯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

「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侍者看見他不說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

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那胖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國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的大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悉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她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腳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

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的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踏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沒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



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沈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的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讓安娜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完全沒有醉，尼切渥……』他用力斷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上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轉動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

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原书空白页

## 後記

前面的十篇短篇小說都是我在今年內寫成的。現在應了友人好意的要求把牠們編在一起出版了。

我寫短篇小說不過是近兩年來的事情，也曾出過三本集子。在量方面是不多的，而且在我的作品裏面這也只能算極小的一部分，但爲牠們而挨的罵却似乎不少了。不知怎樣那些在南北各日報附刊上面寫讀後感的批評家之流就常常喜歡拿一個短篇來代表我的思想，從而大發一番議論。其實我在藝術方面是一個毫無修養的人，和那些批評

家完全不同；我沒有能力在一篇短篇小說裏就把我的宇宙觀人生觀以及我對於種種問題的觀念全般寫出來或者暗示出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批評家們所具有的那種天才。自然爲了不要折磨天才的頭腦的緣故，我似乎不應該再把小說集拿來出版。既然冒昧地出版了，就應該來挨天才們的罵。

我從沒有一個時候敢說我的小說寫得好，而且當一些不曾讀過我的作品的新朋友當面客氣地稱讚我的小說時，我也只會紅臉，只會覺得有些難受。近來有過一次覺得那些天才的批評家實在糾纏得有些令人討厭了，就差不多要發誓說，以後不再寫小說，尤其不寫短篇小說了。但最近因了偶然的機會得與一些批評家和教授稍微周旋了一下，

尤其是前些時候讀到一篇名教授的文學雅俗觀和前两天在一個宴會裏恭聆了一位剛從四川參加了科學社年會回來的植物學家兼文學家的各教授的教益以後就覺得我的小說還應該寫下去，如果沒有別的原因，單爲了使教授們不舒服，我就應該寫小說，讓他們看見斯文掃地而嘆息；單爲了使批評家們不舒服，我就應該寫短篇小說，讓他們在幾千字的文章裏吃力地去找尋作者的宇宙觀人生觀去。記得那位植物學教授說過，『不會寫文言文的人就寫不好白話文，』又說：『沙士比亞以後，就再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他。』我就是一個不會寫文言文的人，我就是一個把沙士比亞看得一錢不值的人，但我偏偏要寫些教授們討厭的不通的文章。至少這些文章的存在，總不會給教授們什麼好處。

我既然播下一些毒草的種子，那麼，掃除牠們，也就要費去教授們的一些寶貴的時間。

爲了這個緣故，我就很高興地等着我的這本小說集的出版了。自然文章大半都是幼稚的，但內容就不一定全是空虛。我目前也管不了這許多。我不給牠們修飾什麼，我也不爲牠們遮蓋什麼。我把牠們送到世界上去，讓賢明的讀者來做一個公平的裁判官罷。我的作品的生存與死亡，全由他們來決定。我相信我的作品，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將來是會被淘汰掉的。我自己不能夠再有一點偏愛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北平